求己斋回忆录

徐永昌

目录

求己斋回忆录序

求己斋回忆录弁言

求己斋回忆录 01

求己斋回忆录 02

求己斋回忆录 03

求己斋回忆录 04

求己斋回忆录 05

求己斋回忆录 06

求己斋回忆录 07

求己斋回忆录 08

求己斋回忆录 09

求己斋回忆录 10

求己斋回忆录 11

求己斋回忆录 12

求己斋回忆录13

求己斋回忆录14

求己斋回忆录跋

弁言

赵正楷

一、求己斋日记是徐公次宸起自民国五年一月一日迄于民国四十八年六月十二日病重绝笔止之个人言行经历之作。以时间计达四十三年又六个月，以空间计，则涵盖我国境界并涉及东西列国；由于他的一生事业均与国家军事政治发生关系，故其所记，直可以说是中华民国开国来迄于北伐抗战收复失土偏安台湾的一部历史写照。所以王平先生（字均一，隰县人，徐公三任省主席时之秘书长，是第一位曾由徐公手中读到其日记的人，亦是徐公认定‘可与共机密者只此一人’之人）曾说："前人日记多是文学意味厚，徐先生的日记，则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可当资治通鉴读。"

二、民国成立，国父为求宪政统一，以总统之位让袁世凯来做，岂意袁氏不以国事为重，要想过过家天下皇帝的迷梦，结果很快的以身殉梦。可是他虽一死自了，却使政治风气一变而坏！继起诸公，莫说对宪政的公仆观念不曾学得，即传统所谓作君作师、以教以养、为民父母的施政原则，亦难保全。军阀干政，内乱起伏；徐公身在军中，每因职责关系，不及记事，甚至有整年未作日记者。来台退役转任总统府资政后，比较悠闲，乃将民国二十一年以前日记所阙不能连贯之历程，口授回忆录补足之，即"传记文学"年来所刊出者是也。

三、求己斋日记手稿，皆记于徐公定制便于随身携带的一种横格小本内，封面黑色，本脊有孔道可插铅笔，遇事即时取出记目备忘，然后乘暇再略述之。用完一本，再接一本，依序编次，终其身共得三七一本，复经徐李西铭夫人以三年工夫誊抄于专印之求己斋日记十行本（亦有少数为十二行本）上，亦达一二四册。每册五十页，前后两面合五（六）百字，约略估计可得三百万字，再依徐公指示整理精简，当亦不下二百四十万字，此皆指由民国二十二年起之日记而言也。

四、至于民国二十一年以前者，则已由杨学瀛君为之整理并在北平荣宝斋刻为木版，惜未印行而卢沟桥事变作矣。仅有朱印样本一部携来，现经传记文学社刘社长复印保存，俟将来"求己斋日记"全部正式出书时，或即影印冠之于前，或并排印以期一致，届时当再适切斟酌之。

五、徐公自清末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夏由武卫左军随营学堂毕业，由小兵一跃而任哨长（排长）起，至民国四十八年（一九五九）七月病逝台北止，在这半个世纪中，经历过推翻专制

以迄辅佐元首指挥对日血战，而他又是大战终结在东京湾受降的中国代表，所以他的回忆录与日记便成为近代史家所极珍视的资料。至于他做人处事求己修身的功夫，日记中亦随处可见，当亦是读者所不愿忽视者。余尝集其日记中语为联自励云："照道理行事；凭良知做人"，谨录于此，尚望博雅贤达青年俊乂为补益焉。

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一月至八月

一月七日同蒲路长八百二十五公里，修准轨须七千二百万元（此前五年所估，若按粤汉路衡州至长沙二十万元一英里计，现在似须九千六百万，因粤汉之最近修者如此也），修米达准轨似须四千万元，今修米达轻轨，按兵工筑路，阎先生所计只须一千二百万（依杭江轻准轨须二千七百万以上，依山西新测亦须二千万元），阎先生预计，山西十年必成三千五百华里（此其全路），前四年必成八百二十五公里，又阎先生所定窄轨，其路基则按准轨做。

八日国势衰危，非过激思想所能挽救，社会主义也无用，必平心静气深刻的谋出路，不偏不私不激的求改进。余以为治标莫如强制国人用国货，以诱导其爱国心，治本莫先于改善教育，与明是非。第一先强制公务人员服用国货，其次提倡一般人民服用国货。关于此事，余于二十年十一月九日，曾有明令于全省，去岁一年中，可以说无日不在呼号中，在十月间，长江一带负责当局间，尚有怀疑余言者，今正，中央亦下令公务人员非服用国货不可（惟无办法规定，其结果恐令自令也）。此令似为蒋先生所主持，盖渠每同情余说，去岁十月十六日，令禁海洛因等毒品即其证也（余由汉口乘船去南京之几日中）。

去年海关粮食入口总值三万万。

二月四日三日以来天冷极，较去岁最冷之日数少，而冷甚。去岁（十二月二十日，即旧历十一月二十三日），最冷不过零下十度，今则达零下十七至十八度。余以为此间从此或可种竹，天已变暖（冷的日数已较前几年渐减，且竹最惧风，非十分惧冷），而人尚墨旧。闻上海某两日，日间竟冷至零下十四度，且由南京至济南，沿途积雪，均有半尺以上，再北则虽方下雪，一二日即化，固由于天较暖，而雪亦实少，每次只下一二寸而止。

五日山西兵工厂每月能出山炮二十门、野炮四门、重炮二门、机枪三十架、手机枪八百支、步枪一千六百支；每日山野炮弹五百发、重炮弹一百二十发、步枪弹十三万发、炸弹五千个。新火药厂完成，尚需八十五万元。

七日仪上月十九日晨四时病，二十日晨三时逝世。渠孕期已届临盆，一病即入于昏迷，因而无一遗言（亦即旧历腊月二十三日之早四时病也），临行与余一吻而长别，岂非大异事耶。余自十九日晨耳鸣起，至今不愈。余失眠多日，今益甚。此事初不忍记，今忍无可忍。

［沈注］"上月十九日"应为旧历腊月二十四日，此处疑有笔误。

忆仪之誓，与仪之恋不已，渠诚静俭朴，殊难得。某日语予，常去北平太耗费了，又谓你知我为什么叫你晚走一分钟。又忆仪起与卧，其面容是两样。又去秋某日，在院中望见其眉宇间有一片黑，近视则无，更令其走远则又有。渠询何作，虽未之告，但予心中总觉有点诧异。

渠不好予躺著，对予非时之躺卧，必强予起而后已。忆第二次见面之顷，余午睡适梦惊（见渠在城台上一步迈空而下）。又去夏某夜，予在吉祥听戏（杨四立之盗魂铃，某某之康小八，似为绍戡所约），骤感与渠万一分离之不安。又最近月余，渠常呆坐不动，每恐予过劳，临别之前一小时，尚暗立予后，候予停阅读。方劝予节劳。行前一小时，予因爱偶言来世我们还在一起，渠骤然蹙眉。无论此一偶言之离奇，即前此种种，其偶然欤，抑真有神奇不测的前定欤（其病状中医谓为子痫，西医谓系妊妇常犯之尿毒入血云云）。又渠某日言，我交给你了，我不管了，是何相托之深也。

［正楷按］仪，全名是万仪，究为何许人，是否姓万，不悉。前几年特以询之陈崇嶽（前国民三军军需处长，随徐公年久，为迄今在台硕果仅存之国民三军旧人——其他如张槐青、方克猷、杨祥征、吉文蔚、韩栋才等等及随从之副官王汉臣、勾晋青均已谢世）亦不知情。盖以居家得不到继室之助而产生之一段情缘也。仪家在北平，殁于太原，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七八日记有万忠者，盖仪之兄弟耶。

九日杨耿光（杰）来，所谈中央及张（汉卿）之抗日计划，仍多似是而实非者，况此实非之计划，亦不见得能做到。最后予与耿光说，中央若不于最短时间内规定切实办法，令各方兵迅速开到预定抗战线，必至热河不守之时，中央尚未运兵到北方，此时蒋先生首受国人责难，仅来一杨耿光不能塞责也，况国士损失问题，非蒋先生责任所止之问题乎。杨瞠目无言，久久乃曰，我到平后先往热河视察，似不至无办法也。又与耿光说，汤（玉麟）部、孙（殿英）部，及张（汉卿）基本部队中之靠不住、无训练各部，皆不能作数，必确指定十师以上有训练之精兵负责守之，方保无虞。且真有把握时，日寇或竟不来，不然必偾事。

耿光今日离晋（彼四日来）。

顷与秦绍文（德纯）一函，最后言必须全部责任皆付精锐之兵，方有把握。又日军不来则已，来则必速，我中央兵必须早早开到预定地点。盖热河不守，滦东工事归于无用，中央如再不确有办法，试闭目一想，成何局面，谁尸其咎，吾恐太行山阵地未成，而国已不国矣。

三月二十日早到（三十三）军部候崧生（井岳秀），同出城之汾河堤一带骑马，并摄影。

二十一日雪下记日前（十日左右）在石庄，于中山誓师八周年纪念日，开会时，演讲者仍多述满清如何，汉民族如何，骤听之下，几不知中国现在是什么国家。予意辛亥年以前或者可以，现在尚应如斯乎。又蒋先生讲八年后不但收复东三省，且要收回台湾琉球。且举八年前之今日，国民党力量只能在粤地，而今日之国民党，视昔日如何，所以云八年后国民党可以云云也。

予一向颇钦蒋之深沉，然则八年后云云，得无与三五星期肃清江西共党之语同其成效乎（此为十九年末，在南京出发剿共时之语，前年在平曾与张岳军谈蒋先生之平共语有失）。

往者予以吴子玉（佩孚）为爽直之人，但民十一以后觉其已近于妄人。民十七予与蒋先生晤于保定北平间，觉其不仅爽直，且亦深沉，并曾与阎（锡山）先生一再谈之。今后如何，予甚希望其不似吴也，盖牺牲一个人才固不可，况关系国家之钜乎。

人之于冯（玉祥）也，民十三以前，觉其事事皆是，以后觉其事事皆非。曾见论人之求一学求一艺，必如中迷中魔，乃得有成。不意执政者亦然，亦必有些魔力迷信附之，乃见功成名立。民十一以前之吴，正与民十三以前之冯同。

或谓义和团、红枪会等，皆一种邪气的勇敢，及其邪退迷醒，则立就委靡，然则彼过去之若干所谓英雄者流，其亦当时正有一种魔力附之耶，予甚望今后人才，凭人的力，不要有魔的力，因为今后需要人的政治也。忆民十四夏日在陕灵间道上，与（刘）蔼如论人物，以为如胡（笠僧）如冯（焕章）如岳（西峰）等，正似戏剧中先放一把焰火出场的脚色。（汽车因沙抛锚时闲话）

二十六日早起颇冷，温度已降至零以下（今日夏历三月初一），湿处皆冻，日前（二十二日）大雪约五寸余，为近二年来所未见，河东亦落雨，闻三二寸不等。昨得杨虎城电，谓关中落雨三寸，麦苗得活若干矣，盖关中及河东已荒旱四五年，灾情之重，为民国以来所仅见。两旬前，予遣员赴绥包（包头）购船购粮，试运至河津以下，谋平粜救济沿河一带，昨得绥电，谓筹备就绪，款到即下运。如河运顺利，不特河东大半得救，即关中亦得力不少，一星期前，永济县民多以犁具呈纳抵租，官无办法，报请设法，则河东之灾可想（萃崖来谓虽上中之家，亲戚来无留饭者，此实数十年未见之饥馑）。然中路以北各地，且谓谷贱伤农，汽车运价太贵，尚不如人力车之合算，是汽车路之交通，与民饥无与也，然而全国各省曷为亟亟修之哉。

黄河船运，由包头至陕洲，二十年前尝通，嗣以豫陕及河东粮价常贱，又因沿河驻军勒索多，致他货亦无人运，久乃不通，亦无人敢走矣，今试行之，尚未知究竟。

二十八日匈奴最凶的时候，汉家赶著与之求和，在他犹豫未答应的时候，并且加上一个皇女去求亲。其后匈奴内哄，有时一部已完全降汉，其他一部想求亲，汉家不与，想投降，亦不准。内哄是如此厉害，我觉的医这种病，再没有比日本来打击我们的法子强，我们对于此次日本之侵略，是应如何的感谢他。我尤其觉的日本要再不明来打击，将来我们要有亡种之忧呢。

匈奴只是一个内哄病，即致于求降不得。若我们现在之病，且不止于内哄，而一切不争气的病，如懒惰、浮浅、奢侈等等，写不胜写，使真亡国，也应当之无愧。

四月四日军队是裁编过渡中之军队，财政是罗掘俱穷之财政，社会是破产落后之社会，“察绥防地几二千里，滦东至北平无此之长，而军队有一、二十万，如察绥者，实非晋军所能负责”。北平军分会可以因应敌情，适宜调动，我若担任，必至贻误，此日前复转耿光电也（括号内是复中央华北办事处之中段）。

昨夜微雨，今早较大，午后方晴。原定今早走崞县，因雨乃止。晚在绍戡家饭，适何敬之有电，请阎先生担任指挥察绥军事，阎复以次辰正在去平，请与详洽（以复电示予）。

五日因昨雨甚大（下约四五寸）今日仍未成行，傍晚与阎先生谈久之（阎先生述蒋拟请汪同签字日约诸事甚详，且谓蒋已决定下野计划），晚饭在药痴（孙奂仑）家。

六日早九时走，壮侯（方克猷）因回忻州，同予车。过忻州后，路太泥泞，难走甚。过原平时，天又小雨，在站食莜（方言读油，莜麦即燕麦也）面甚甘。傍晚到崞县。予到站后即步行进城游览，市人从予后如逛会然，予极不自然。后出北门，绕水渠归站，行约十五里，饭后乘夜同槐青进城看古碑记，十时方归。

七日早五时起风极大，冷甚，如冬日，穿皮袍马褂犹冷。至城北上坆。先到郑家营（距县城十里）下汽车，西北行约十里，步行至沿沟村，上坆后，进村晤续西堂（名恩铭、秀才），已七年不见矣。十时出村，晚五时方到大同。距城四五里即下车，雪地路极难走。上坆后，因避迎接人员，绕城走约十余里，进城后已上灯，路尤难走。在济南春饭，饭时耿幼麟来谈至十时方上车，即睡。

八日早七八时到张家口，宜生（傅作义）、慕颜、次楣（梁上栋）来接，未下车，在车息三小时开车，晚六时到平，子均来南口相接同在同和居饭，饭后到素云息久之。

过南口时晤贺渭南（平绥路站长，崞县人）略悉十七年奉军撤退时及其以前，仅京绥车皮带东北一千五百辆以上，车头七十辆以上（每车皮值八千以上，客车一、二万，车头每个值十七、八万），共损失约四千万。并云京绥、京汉、津浦、陇海四路，以京绥损失最少，其他三路之带东北者更多，而奉张藉以广修铁路，因之激出九一八之剧变，此间接国家受害者，而数年来，国家各地因各无车皮而直接所受损失更不能计。

九日早晤哲明（熊斌）悉中央之请阎先生担任察绥军事，意在如阎不允，则请予继。予力辞之，颇费口舌。渠并谓此间同仁咸主兄任，如过辞，无乃失一般之望，予复百般解释之。

晚晤何敬之（应钦），彼此语如之（晚饭在鲍志一所）。

十日晚饭在居仁堂，闻冷口告急。

据秦绍文由前方归谓，宋（明轩）军四千之伤亡者，受飞机伤亡者一百五十人，受炮伤亡者约不及千人，受机枪步枪者约三千弱，而此三千弱数，则以轻机枪者为最多数。

十四日早间运动后，子范朋友卫耀东、杨建三两君来，绍介相晤李西铭女士（按即后来之徐夫人）。午饭在东兴楼，王庭午约，鲍志一、荣臻云冷口早失迁安亦在不守，现均退过滦西。

晚饭前到永增（军衣商），又至西单，归往李涵础（培基）家。慧如（吉文蔚）来坐久之，新自汉口归也。晚饭在丰泽园，晤则明。

十五日早何敬之来谈战事，并谓汪、蒋均言战则丧师失地，和则丧权辱国，实在不好做主，且各有苦衷。予大不谓然，盖假定他人当政，即可不丧师不丧权，则应让他人干，否则亦不应自馁，若如今日之敷衍误国，罪或过于丧师丧权也。

十时往中央公园，遇卫、杨两君于春明馆茶坐。

二十四日午间在公园晤李振林与老闻，游览久之，午饭在万仪家，饭后在西升平休息，又之东方饭店。

二十五日早同绍戡及李女士到农事试验场（及西直门外万牲园），游览久之，名园荒芜，不胜今昔之感，午饭在李家。

二十九日晚饭在米市胡同陆宅请作民、竞武等颇醉。

昨晚与宜生在鼎瑞居饭，饭后之中央饭店，予独出访李。

三十日晚饭在陈半丁家，饭后独归，幸绍戡陪李候予。五

月三日午饭在福全馆，三时石曾（李煜瀛）来谈久之，渠谓国际拟日本撤回大使，惟须中国先撤，且谓如与日本妥协，将尽失其他各国。又谓可不可我们各国自固起来以抗日。予告以合不能抗，各个如何能抗。更陈（庞炳勋）来坐久之，晚六时方去，余同绍戡之东晓市稍浏览后同至李家，即同之福全馆饭。

【沈注】是日，国民政府依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设立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管辖冀、鲁、晋、察、绥五省，平、青两市，明令特派黄郛为委员长，于学忠、韩复矩、徐永昌、宋哲元、傅作义等二十二人为委员。

四日早先起往宜生处，归经西单，午后三时石曾来，谈久之。哲明、宜生均来，谈至晚六时，余到小外郎营稍坐，即赴玉华台之约。饭后归接李女士。

五日早同绍戡到琉璃厂，归与李下五子棋，与言晚即返晋（康子林、孙伯琦【禹行之子】先后来）。午饭前李赠物以去，余若有所失。

十三日早十一时往居仁堂（先宜生处，又至西单）讨论军事。余力主守平津，先缩短战线。一时归，冯钦哉、段子均先在。

昨与李约两三点往，后以董约四时会，三时先至庞家，四时至董家，五时往鼓楼，六时方至李家，彼此倾谈，益融洽，逐约定明日绍戡来谈，在斯晚饭，同进城，绍戡已睡，呼之醒，与谈久之。

早间先往（蒋）伯诚处，未晤。在军分会晤何（敬之）、黄（膺白）、蒋（伯诚）、张（岳军）、熊（哲明），汽车均开他处，为免敌机见也。敬之极著急，但当会议时，频看报，与会无聊客、叫人等事。余主张之要点，渠均记下，作命令准备，但临散会，闻徐庭瑶电话说尚能守半月，又不急矣。今日原曾拟请岳军南下，后均以徐之电话中止。

【沈注】黄郛于五月十四日夜车自沪入京，次日改乘津浦车赴平履任，是十三日尚在沪，并未抵平，此处所记似有误。

十四日午前何敬之约（因徐已失石匣，按昨日电话尚言能守半月，乃当晚即失），至居仁堂谈军事久之，予仍主必守平津。出至丰泽园，更陈、绍文、勉之、钦哉、老段均来（午前绍戡送李归，并与其家人谈话、购物）。午饭后绍戡、胪初往公园，赴杨之约，余之李宅，候绍戡同往福全馆（胪初先来）。

十五日早绍戡送李，余候哲民、宜生。又之段宅晤勉之、绍贤后即上车返并（太原）。

六月一日端节吟（白夫人吟璧）似拜节，似陪不是的一些行为，使余整日不安，今日思之，尚使我不知如何才能抛开，当时吟几泣出。

西铭于端阳来并（李夫人初抵并），适我在中和斋开会，绍戡去晤垣缠悉（议应付冯先生张垣通电问题，余主慕颜部先撤出张垣，又张岳军亦来电问晋如何应付，当即电复）。

端节后一日何竞武来，晚间在省府请井崧生、续范亭等。又后二日，适星期二例会，先解决公安局各问题（局长局员打架事），后即之山西大饭店晤何。昨（初八）早陆恭斋来，谈久拟辞职问题，昨晚与西铭握谈久之，两意至洽。

【沈注】是年端阳节为阳历五月二十八日，非六月一日，此处似系补记。

二日山西初小学生七十五万，高小生三万八千一百，初中生一万人，高中生六千人，大学生不及二千人。

昨午与子均、绍戡食饺子，饮酒甚佳。后与西铭谈尽日（如领略天地山水花木清光秀色等，西铭一面做针线，一面与余谈话，可人甚）。

昨何敬之、黄膺白联电约余往平。哲明亦有电。

六日原说昨日走平，后悉平汉昨无快车，始改今日走。昨（星期一）早与阎先生由九时谈至一时，主要为察区问题，阎先生又动野心，以为照中央意思，由我方出兵迫冯离察，即由我方指挥官主持察政，察月可余二十万，咱兵饷所缺即有著落，赵、杨、贾、周等附和之，余谓不然，宋离察抗敌，冯乃入察，亦号召抗日，宋之不愿返察，因冯其旧长官，我若乘机取察，对宋对冯皆属不义，且各杂牌咸拟有察，我独有之，岂非众矢之目，阎先生屡道其利，余则屡举其害，终不谓然，后以相持久，竟见之于颜色。归寓后甚后悔无修养，盖余主张晋绥方面应纯洁的助平分会安定北方，自身惟有在求社会渐走上自强之道，换言之，即欲在政治上为社会创开一条生路。十二时上车，郭载阳同走至榆次，途次王俊英竟至与王段长口角，可恶甚。在娘子关以前，略与西（铭）玩叶子戏，到石时李舒民、王栋臣等来晤，十时多上平汉车，与西同车谈至欢。

七日早到平，何竞武等来接，即往何之车上谈颇久，后到居仁堂晤何敬之，又至丰泽园晤黄膺白，悉一切已决定，庞主察、宋绥靖主任，（孙殿英自要主察，且条件甚多，如增兵三几旅，饷若干等，何敬之谈时几欲泣下，以为中国无办法，其实冯钦哉等都想要主察也）。按

此可见中央许察归阎，完全是骗人，而阎竟于此等时间尚想有察，岂非利真能令人智昏耶，当余到居仁堂时，余自无话可说，旅熊哲明亦来，言中央即此意见。

十二日　午饭后到外郎营，其家三子妇似中邪，哭泣不已，出之西升平洗澡，八时半方饭，饭后即之居仁堂会议，为因蒋先生之电，一、黄河以北皆交冯（焕章），但须多人保其不叛中央等，二、多人劝其不要近赤化，而交还察政，免为日人造机会，三、在三五日无办法，决用兵，黄拟予冯以全国林垦督办，请其略如蒋之第二条办理。

十三日午饭在宋明轩之新寓，午后曾在瀛寰（饭店）坐久之，哲明、绍戡先在，十一时归，与西谈由洽。

十四日午前王茂斋、康子林均来，午饭在春华楼，卫龙章请，温静庵亦来。午后陈济棠之代表王君同门湘文（致中）来，稍坐即上车南去。

十五日今日报载孙殿英对察事，主张由政治解决，并云渠今后不再向国人放一枪（然则前日尚表示，对渠如无办法，庞等主察与绥靖，通过将有问题，又渠前日开一条款要主察，几使敬之无法应付）。

七月□日早与石曾谈极久，子均亦来。石曾询黄膺白能否有为，余谓黄似不能久，因其用内戚沈某接长平绥，用袁良接长平市，一则自私，一则操切，自私而操切，如何能久。

【沈注】黄膺白之内弟为沈怡，浙江嘉兴人，德国德兰斯登工科博士，曾任上海工务局长。时任平绥路局长者为沈昌，字立孙，浙江桐乡人，美国麻省理工及康乃尔大学工科学士，曾任上海市政府秘书，但非黄之内戚，袁良，字之钦，浙江杭县人，早岁留日习警察。民十三，任黄氏摄阁时之秘书长。民十七，黄氏长外交，袁任司长，俱获信任。

二十六日今日上午在迎宾馆开会，为政分会成立后第一次例会，予为河北农田水利委员会（按为徐公十八年主河北省政府时所设，详见其“求己斋回忆录”）之恢复，特出席，对提案有所说明，略如下意（另有提案）。

一、盐斤加价为什么。

二、水利之亟应兴修。

三、已往经过。

四、希望恢复实行。

如不能恢复实行，以后再提倡捐集等，能否得人民信仰，与政府之许可，又“国纪”“舆情”，“加捐加税其历史之重例”。

八月十六日早往西城，归时适李看护来，化初（王道元）正陪之坐谈，予亦与谈久之（谈涛

贝勒事)。吟(璧)正由医院归,予因王价之传语,大动肝气(目前为小事亦曾动气,今已两次矣),王化初、段子均、康子林均在坐,大悔,有如大病,傍晚在医院与吟坐谈久之。

晚在米市胡同陆寓请黄季宽、万寿山、鲍志一、何竞武、王绍贤、熊哲明等,十时即上车返省。

二十四日午晚两餐请绍戡、肖韩吃便饭,饮酒颇多,晚饭陈养空亦来,烫酒者以一时取不到绍酒,而竟烫啤酒以代,殊出人意料之外。菜少而陋,直不如小乡村娶媳妇之喜酒。西落落大方,安之如泰(因今日与之行拜庙见礼)。

【正楷按】是日为李夫人西铭来归。

二十五日早开会时,为冀育堂厅长之教育费问题,使人心烦气塞,久久不决,终且以学潮为恐吓,与石(友三)李(际春)之闹兵饷,同一形势。午饭在美利,樊虚心请,不便却,头晕甚。

二十八日早间开会,决议十年建设计划本年应施行之件,会后与阎先生决定均一继任财政厅长、恭斋继任建设厅长、尊光继任秘书长。

在平时,余曾谓宋、庞何以不主张裁兵(恢复战前饷额),不然君等终有关不到饷之一日,或至影响大局,渠等未置意,归途在汽车与绍戡复讨论之,绍戡云,所谓无私心不发公论,公其防人指责。某日余复与何竞之切谈之(在皇城根四号),何立约余开会,隔日开会,并请余尽其说,长城战前,军饷不及五百万,现增至七八百万矣,如何得了。

三十一日早点后,往第一招待处,回看东台(江北)邰爽秋教授,畅谈两小时,欢甚(所谈不外年来余所主张改革教育,与服用国货两问题)。

昨早请张欣斋、陈崇嶽、陈禹祥、濮绍戡等相继来,办理还款等事,九时邰教授来拜,谈渠提倡土货诸端。晚间阅看邰氏在北平与无锡之讲演印品,十时即睡。

【沈注】:邰爽秋,字石农,江苏东台时堰镇人。南京高师及东南大学毕业,年少中国学会会员。留美习教育,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归国初任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校长;历任中央、中山、暨南、中公、大夏、光华、劳动各大学教育学院、系、研究所教授、主任,平素提倡庙产兴学及提倡国货运动,布衣布服迥异时流。民廿五,回乡竞选国大代表,竟不敌从事党务工作之翟锡琛而落选,人皆惜之。

《传记文学》第 303 号:(1987 年 08 月)

徐永昌将军“求己斋日记”(二)作者:徐永昌

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九月至十二月

九月四日　日来常闲坐东院，看花看树、听鸟鸣、看云行，觉闲适甚，若将主席职务辞去，岂不更是心旷神怡。惟每思及所谓农村破产（我个人观念，以为除少数富人与官吏外，均将破产，此所云农村破产，从时髦语也），则忧心如焚，盖仅恃极少数人服用国货，与其呼号，实未能济事也。

醉心用外国货，可以亡国，而教育不想法改革，必至灭种，服用国货，尚有极少数人在呼号，而教育改革问题，一般人确切仍在向此洪水猛进不已，虽有三二觉者，亦不敢毫无忌惮的公开批评，此等诸问题，已入知觉，则无时、无地、无事不受其激刺，喜闲如我，花也、树也、鸟也、云也，同时一一间以亡国灭种之影像，则闲适立地变成纷扰，然则我必先谋辞去主席职，或者能少减我忧欤？书此以志。

五日　　侮来不足哀，战败不足惧，屈服不足耻，其所哀惧耻者，在能否觉悟其所受侮之由，今日不在有报复之心，而在有自心之努力。

今后中国治不治，全看国人有无觉悟，要看国人有无觉悟，当先由下之两点著眼，一闹党见否？二能裁兵否？

对于此次的侮，心已死者，当然在旁观，共产党当然在乐祸，内哄者当然在不管，而我们身临切近，首当其冲的，有如受创之肉，亦不知有动于中耶？

六日　两日觉腹寒何也，今日与吟璧写一信，并托子均一函。昨日午后，观天际妙云，如临水之沙岸，截然一线，诚天趣也。西（铭）能识此，解意甚。

二十三日　　连雨三日，今早略晴，与刘允丞、井崧生等在清和园早饭（渠等九时到余寓，因同出），饭后之典膳所，贾煜如、并约绍戡，谈矢野日代办及原田参赞来并游历，约与阎先生及予晤谈，煜如商余公宴之。午后又雨，至夜未晴。

近月余来，日人之明暗来晋者，不下二十余，或谓多来调查兵要地理者，余谓晋固华北重镇，兵要地理早为所悉，何调查之有，日人亟亟于知晋，其将又有事平津耶？

近日方叔平（振武）率吉鸿昌等，暗结日本，联络汤玉麟，谋进据北平，且至诱刘桂堂与之合作（因刘不见重于日，刘颇与北平接近，故方极力拉拢，与之合攻北平），此皆两月前通电抗日之最激烈者。

近日中央亟谋接收华北政财，其撤换鲍（毓麟）公安局长一事，则尤露短小气势，然则中央对保守华北，不弃于敌，则毫无决心何也。

二十四日　今日仍阴。昨晚饭后，与矢野、原田略谈，悉矢野易姓名来游，人少知者，且云游绥远后才归国。

日前与更陈一长函，托其对河北农田水利委员会恢复，及其基金之催讨，能尽点力才好，如约张励生进行更佳。

二十五日　午请刘允丞，饭后绍戡云已上辞呈，不愿担任省府秘书事，余劝之再再。

不能禁吸鸦片而禁种，是何地奉行行公令何地穷，今禁种之令更严矣，而不禁运，官且设局收其税，岂非奇事。

中央建设委员会，令全国于两年内修成三十万公里之公路，我不知是走什么军，去秋在平与褚民谊、张溥泉（继）辩论久久，余谓人民之多使用汽车，实甚不利（且此项巨款出于国库则不如做他事，如出于人民，则更不了，因我国无汽油，且不能造汽车），溥泉以为走大车亦好，褚谓终不能逆潮流不主多用汽车也，余谓事有先后缓急，不能躐等进也。

中央令各省举办保卫团，我不知做人么用，谓军队不能剿匪，何以要这军队，谓不如保卫团实用，何以不裁军队，谓军队能剿匪而裁不动，我以为那只好等到能裁了军队时，再办保卫团亦不晚，盖今天人民已到无能额外出一个钱的时候，即使办了，不落到土豪劣绅手里，亦必落到共党手里，害民有余，安能保卫地方。

去年已觉到谷贱伤农，今年更是雨水调和，中央必于这时举办棉麦借款，在人则物去而物价不减，在我则政府虽眼前有钱用，而人民平白的物落了价，是不啻借人一千，而人实出了五百，那五百我们人民少了，渐演到人民少种田，多游闲，将来外棉麦亦用完了，我们棉麦少人种，是今日借人的，以后预约买人的。

当塘沽协定以前，石友三曾登报声明，闭门读书，安能与闻滦东伪军事，然则今时滦河一带石友三部收编，且成最棘手问题，有吴季玉者，确系料面（吗啡）巨贩，近亦登报述其名誉、守法律等等，且有大律师为任保护，按这才叫没有私心不发公论呢。

二十七日　马君图（正楷按：马名骏，晋城人，留英学生，曾任教育厅长，时任查禁毒品委员会委员长，抗战初还乡奉母，打游击以身殉国）取儿媳，午前余同崧生往贺之，因谈及自古收土匪之偾事，造乱以至亡国。

午饭在李慕颜家，允丞、崧生。佩兰、煜如、兰荪、星如、萃崖、运青同坐，偶谈及十五年余回晋未久，曾主张必改革教育，并拟将并市中学以上之学校，皆迁玉晋祠迤东一带（晋阳故址），成一学区，晋祠建一大图书馆，晋祠暨天龙山连一大公园，由该地到城修一电车路（如先迁农林学校于半山，尽力造林），教育已得整顿，而城内居家亦免拥挤，阎先生谓教育至此，实因时局环境造成，此积重难返之势，非无此心，实不暇也（因须尽全力为此），待君将来做云云。

又余曾主张雁门关北，桑干河南，屯驻两师兵，积久可以在该地一带既为练兵之佳地，亦免该地一带之荒凉，然则以上两事至今不能办也。

十月六日（星期五）　早闻叶湘石（荃）昨晚到省（一向居五台山），住车站附近之交通旅馆，早点往候之，渠午车走，因同话至上车方归，与渠十八年时在平晤饮于柏林寺（邓宝珊在）坐，似秋深时也，转瞬四载，人则犹昔，国已频危矣。

车站归来，与均一谈，请其转商阎先生二三琐事，午饭禹祥在，渠真达人，余万不逮。晚饭在山西大饭店，王猷丞、王监先、李絅卿、耿桂亭请，又之李锡九处略谈。

八日　傍晚接石曾沪电云，前谈之和平安定建设方案，宋子文极赞成，盼余于最近期间到平一晤，渠十二日准到平。

晚饭余请关蕴中、崔文征等在清和园吃涮锅子，适阎先生约余谈话。汪精卫请王懋功来说，须解决孙殿英事。李庆芳（枫圃）函息，日拟于民二十四年内并我华北，并云在此几年内我抗日呼声高，其受祸亦大而且急，其函内第二条云，民二十七、八年，日完全退出中国，此时中国受国际共管（其语有似一种消息者，有似推测者，亦有似预言者）。晚饭即在绥署，坐有王懋功、南佩兰。

九日　早与阎先生商谈去平问题，阎先生主去。傍晚请绍戡先复石曾一电，询其到平约住几日。

王懋功来谈庐山会议要点：一、对内，只求安定建设，所有一切有纠纷性的言论行动力避之。二、外交，对日除承认满州国与割东四省绝对不能外，其他一切均取相当应付主意，对欧美于不至触犯日本忌妒外，极力亲善之。三、棉麦借款，交经济委员会负责支配：1．救济农村；2．整顿棉纱业；3．整顿币制；（以上三项为主件），并设人民监察机关。四、党务，如外间报载某年开某会。五、财政，即因中央军政不足（中央每月收入约两千万，而每月支出为三千二百万）发行一万万公债（如近日报载一万万债券可易五千万现金，似名关税库券）。

国家至此，仍不闻如何减少支出之预计，而仅恃借款，犹之贫者不计如何节省，如何出力赚钱，只一味的倚赖典当，终必倾家破产，观此可知当局仍类似堕落少爷。又借款救济农村，何如免除苛捐杂税。

［沈注］行政院于十月三日决议发行关税库券一万万元。财长宋子文发表谈话谓系归还旧欠。

十日　早开会时王懋功亦到，午饭在正大饭店，关蕴中请。

农村破产与救济农村，为近一二年间极时髦之名词。前几个月中央且成立农村救济委员会，去年在汉口时，蒋亦云须多设几个农民贷款银行，余则每对此拟设一疑问：即农村何以破产，明其所以破产之由，则救济有法矣，不然救济自救济，无补其破产也。

农村破败之原由如下：无知识、不道德、自私、懒惰、奢侈、取巧、贪便宜（其结果不便宜），此属于人心与教育者。金丹与鸦片、盗匪、内乱、苛捐杂税、军队多、骚扰多、游手好闲者多、无味不急之机关多、摊派多，此属于用人行政法令者。外货充斥、旧有工业农田日衰、新的工业农田不振，此属于国势运会者。

余以为救济农村，必本以上三者，不客气、不操切、不急进、不灰心、不畏难，踏踏实实、稳健的改革而图治之，不惟可救济农村，亦所以救济国家也。

十一日　昨晚与肖韩谈满城祠堂碑记之整理、西湾堡员志青牧墓工程两事。

日前与李德邻（宗仁）代表黄建平谈，悉广西省国家及地方两项收入为千五百万，鸦片税为千五百万，共三千万。以一千万做行政经费，一千万做建设经费，一千万为军事费。其军费一千万似不足，中央每月协助一二十万(闻广东、福建中央对之皆有协助，不过多少不等耳)。

余谓西南所谓元老之与南京不睦，而至时常龃龉者，是为争权（说不到闹意见），陈济棠等之不论对元老对南京，若离若合者，则为自主，其两三年来，西南时时鼓动北方捣乱南京者，有的为反蒋，有的为自主，甚至有鼓动人家乱起来，他们才可乘机要地盘、要钱。这虽说的过甚一点，但他们真不配说爱国也。

晚在肖韩家整理满城祠堂之碑记（已刻石于十八年秋，去年曾一度改正，今见其拓片仍多不妥，特又改之，思再另刻)。

十二日，早悉吟壁又病（身上起疙瘩)，慕颜来座谈之久。十一时至肖韩家，改正满成碑记，午请王栋臣，贾、朱、南、王、李、关、樊、孔、杨作陪，饭后诣西（铭)，适出购物与洗澡，因记此。

十三日　昨晚及今早连接石曾三电，速余莅平晤谈。早间胪初出示刘君实电云，葛湛侯询彼此均到平一晤如何，意者湛侯之北来，或为孙殿英事耶？晚在萃崖家饭，余等为其贺新局也。今日吟璧略见好。

复石曾电，询渠何日北来，余即起身来平。

十四日　日前见报载有云：南宋末年，士大夫贪不守法，有郑薰者素作贼，以军功得主簿，众不礼焉，郑乃献诗云："郑薰素行本非端，重有狂言上众官，众官做官还作贼，郑薰作贼还作官。"今日之国家，或竟到了此种地步。

早请吴圭璋、陈禹祥来闲谈，午饭在美利，并约李某及濮绍戡、王均一来［昨午饭后同绍戡看孟文储（名兴富）寓]。

十五日　早晤阎先生，因余明日将往平也，渠以为我们欢迎膺白，并赞助之，对殿英则不姑息。

韩向方（复渠）来电，询余如确往平时，盼迅电告之，意在亦拟诣平，晚在署宴孙桐岗、王祖文。

十六日　早阴微雨。

上车前往崧生处略坐，在车上看墨索里尼自传数页，晚到石家庄，何柱国军长等来接，稍息同刘翼忱往其友家小坐（似名齐文彦)。

十七日早五时五十分上车，途中阅满城祠堂各碑之修正底稿（拟改正已刻之碑，其错误其甚多，因十八年匆匆写出，绍戡亦未甚用心也）。又阅国际周刊几页，中述威尔逊主义，与罗斯福主义（威系国际主义者且偏重民族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者，罗系实际主义者而偏重国主义与经济统制主义者，此可明了现今国际间主张与趋势矣），午后二时到平，晤子均与葛仲勋，悉君实、湛侯均先后到，向方亦到。

稍息，李先生即来，谈极久，石钿历述此次庐山会议宋子文嫌X如火如荼，X谓宋归时既认为意、德之专政可以救国，而他先不听话，请李寄语，叫宋听话，李谓心悦才能诚服，请你最好不要叫他强服，要叫他诚服。

宋谓X专讲革命，不讲信用，前已宣言不发公债，务求收支适合，今则先催要欠饷一千八百，以后中央经费每月不足一千二百万，仍要想法子。

汪（精卫）谓吃鸡蛋不吃鸡，那是最好，但到了现在万难关头，吃一次鸡实在是无法。　　X谓以后不再内战，唯有对日。

石曾对宋的专制集权，以为要改为大的合作，小的集权，盖以中国之大，万非意、德可比，各省可以集权，中央则必须求合作，此种主张宋极认可。

现在系宋紧（不愿X多拿钱）孔松（孔管中央银行，对X予求予应），前日宋XX之到沪找宋，谓无钱不是兵变，就是X下台，所以又发行关库券一万万，宋因言三个月发一万万公债，国家实在不得了，拟即不干。

汪颇主国防区，以代分治合作，亦说不然三个月发一次公债，是不能立国的。

上星期二宋、汪、李在南京会谈，想办法不要大家争添兵，演至闹乱子，最好凡六十分以下之人或军队是去他，六十分以上是保留他，如此省出钱来做建设，且可避免内战，因为武力统一做不通，非求合作不可。宋并谓无论共产党X打不灭，即使打灭了，他又要想别的去打，钱终不够他用，不如想和平根本办法。宋又谓只有X悔过，他去对孝侯说，石曾对余说。并云陈光甫可以对广西说，更助广西建设。

宋与张静江素不睦，今且能合作，足见宋之赞成和平建设。吴忠信（皖人而接近广西省者）主张宋去对X讲，张静江认为不妥，恐X扣宋，使X虽不答应亦无法。因为是各得其所的办法，并不是要解决谁，除六十分以下如土匪式的东西要解决，其余六十分以上的均保留。

闻有一种谣传，谓福建或广东要独立，因恐X之剿共胜利，必有另一种不利社会的事实发现。宋言三个月后，更有谓X在庐山练兵，要作一个第二黄埔练兵场，所以一方极力要钱，一方努力添兵，头一步剿共，树起武力之威望，制裁各方就管，所谓仍武力统一是也。宋谓其做不到，比喻X是拿钱买彩票，大家是要拿此项钱作营业，X是武力统一，石曾以为X仍有能与合作之可能，张静江认为无商量余地，石曾认为可以软法使X与人合作，谋得一个各得其所。

余谓汪若不在今位，必赞成分权，今渠在行政院，则方思如何可以集权，安肯助此合作之说，分了现有的大权，要他赞助，除非待他下了台。忆余在河北主席任时，省市界总划不清，余戏谓省划界委员曰，君如将来到了市府，也主张今说，那才对的起人民与市府。

按孔（庸之）固不堪，宋（子文）也是将下台时才觉悟，如此中国，如何是了。

傍黑鲍志一来稍坐（此次因不拟多住，即寓瀛寰饭店），因鲍志一来，石曾先走，鲍去后，即往中海研究院晤石曾，谈未竟之点。晚饭在西来顺回教馆，饭后往米市胡同陆宅。

十八日　早先晤葛湛侯，湛侯述前年对山西事与蒋谈，犹之冯谖代孟尝君索债焚券事，盖以山西军终能为国也。余亦述蒋先生不听余主张，调出鲍（刚）、张（人杰）两部而安置之，卒至方叔平（振武）利用之，而有察事纷扰，且今日中央还是得收下鲍、张，察事过去之纷扰，与今日方（振武）、吉（鸿昌）之扰平郊，皆当时不收鲍、张有以致之也。

十时到政委会，晤韩（向方）、宋（明轩）、黄（膺白）诸人，开会间，又提到河北农田水利基金问题，石曾主张如中央将河北农田水利基金借作他项用途时，应按借用庚款办法五厘出息，以昭信实，不然以为人民建设之名，向人民筹得之款，而竟作他项使用，殊失人民信心。

［沈注］是日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举行第三次大会，由委员长黄郛主持。

十二时半到怀仁堂何敬之（应钦）之约，饭后谈话极久，韩向方颇谈不裁兵终不得了，谈话间向方、孝侯均及中央兵亦太多，而尚大行招募中，敬之谓因剿共军伤亡太多实亦无法。

三时开军委会，会议间，东北人员多谓此间（隐指平市与公安两方）又大裁人，东北人无家可归种种苦况，何敬之亦动容（以为袁市长、余局长不应如此不关不顾）。

晚在何克之（其巩）家饭，余大醉，独出城之米市胡同（余劝素勿唱戏，应早自为计，渠神色黯然，谓你不叫我唱戏叫我干什么，余无以应，盖渠有说不出的苦，讽余无能拯救之也，渠今日二十二岁初度）。

十九日　晚间万寿山请客，饭后余独出城之华乐戏院（蜈蚣岭、刺虎两剧极佳，如山、绍贤、子均、绍戡均先在）。

二十日　晚间在周作民宅与李、韩、宋、周开始谈时局诸问题，后与韩同出之瀛寰饭店。

二十一日　早九时石曾来谈（并出宋子文电谓Ｘ令其辞职），谓Ｘ愈趋极端，吾人必有以纠正之，午饭在商会。

晚在韩向方（复渠）寓继谈，并约黄膺白（郛）加入商谈。明轩极言不与土匪式军队两立，盖此亦向日主张也，今因察区杂色部队遍地，宜其激昂言之，且有平分如不助其消灭此等不良部队，彼即去津不返，谈话间偶及义勇军等部，万寿山颇言渠受张汉卿知遇，对张旧属，

意维持，向方曰吾人当报国家，不当报知己，寿山忸怩无言，余以为即此一语就配作国家官吏。

按明轩之无法理察区杂色部队，亦因渠本军大部份仍在山西，忆前日与何敬之谈话间，何忽谓宋哲元之所以不调出阳泉之部队者，彼有占晋之野心，故彼总与孙殿英有勾结，余以其突然语此，一时不知作何回答。

二十二日　早九时即到向方处会谈，晚五时到广和饭庄，石曾约饭，后仍回向方处，并约何敬之来。晚间惠如（正楷按：吉文蔚，前作慧如）来至津。

今晚谈到最后，向方极主宋（明轩）调阳泉部队到察剿办匪部，何敬之不语，旋辞去，何走后，宋谓余与向方白，如何？他决不叫我的队伍集合到一处（与日前何敬之语对照，固然人心难测，亦见其ＸＸＸＸＸ之一斑）。

二十三日　早石曾来谈久之，石曾方去，孙殿英代表胡、王等来，刺刺不休，十二时诣武衣库，饭时饮青梅酒。

晚饭在居仁堂，何敬之约，饭后同石曾、膺白之周作民家，继谈日来诸问题，谈判一切，不可乃至无语对坐久之。

在居仁堂时，黄季宽（绍竑）出示政府对蒙政策，策为组织中央边政部，在各盟设行政委员会，由青年与王公及各辖省相当官吏合组，余谓此策恐不妥，似宜先平息今时所谓德王之自治说，其整个对蒙藏问题，宜再从长审慎规划，若今此之办法，恐即由此策断送了蒙古，语渐激，后颇悔之。余对任何事不主操切更张的处理，而我国人今日无论对任何事，不是遗忘，就是假公济私的操切。

二十四日　午饭在丰泽园的葛湛侯、刘君实、秦绍文、李鹤祥、温静庵等。晚饭在泰丰楼，周作民约，晚息西城。

前日向方说山西为什么还在卖大烟，我真不知如何回答。按这件事其罪或者比人家添兵的罪还要大，只是我不便翻江倒海的说底里。

二十五日　早略回拜必要之数处，又同李子久看朱大夫房子，午饭在灶温，子均等先在。晚饭在米市胡同，绍贤约。

二十六日　早上车如保定，下车即乘汽车到满城祠堂（正楷按：国民第三军昭忠祠），树大佳，当晚仍回保，诣山西义地，略看锦生（正楷按：徐公元配夫人）丘墓。

早上车如保定，下车即乘汽车到满城祠堂（正楷按：国民第三军昭忠祠），树大佳，当晚仍回保，诣山西义地，略看锦生（正楷按：徐公元配夫人）丘墓。

二十七日　早六时弱即上车返平，与绍戡谈牛僧儒、李林甫、严嵩等类人物，若不使之在朝

中君侧，置诸外部独立作事，或不至害人害事也（以其颇有事才具，惟忌妒好胜，终至因挤人而害事）。又谈周秦游记，或为后人恶牛而作。又谈余曾主迁省府于保定，十九年若不迫我到豫，其事已见实行，并述余迁省之理由。

午后往晤君实，谈颇久。渠曾云，南京方面多疑阎先生有勾搭日本之种种揣测，余举矢野到晋时情况告之（日前矢野代办偕原田等来晋，云山西无论建设方面，与你们对中央及其环境，皆有与日本有一种协商或得其协助之必要，余与阎先生皆婉言谢之），（矢野云渠广田外相为同乡同学，其语或转为引诱中国人而用。又曾在贾先生家打六元一底之小麻雀牌，而我们各要人几无一愿与之磨手指头，却于同屋摆一桌几百元一底的牌打起，真毫无心肝，而恬不知耻，甚矣，我之诸友），因述及国步如此，当事者再不可互相猜忌，余则必促阎先生始终走救济社会之途径，不独救晋绥，亦所以安北方，而促成整个国家之和平建设。当时余之主张，不外求国人之觉悟等，君实曰，你又不做蓝衣社的人，你也要自作主张，不要过于热心。

晚饭在米市胡同，约周、何、刘、王等，饭后陈半丁适来。

二十八日　早间李子久来谈久之，十一时至君实处，谈昨日未竟话。

午后在温静庵处晤何亚农（静庵曾谈到山西一省洪洞（温洪洞县人）到底有几个做事的（此种算计未免太过）。何谈日本之如何俭朴，如何不服用外货，与不轻易改易外服食等等。出至小外郎营，看风波之放像。晚在泰丰楼请何、温、葛、王、陈、周、何、段等。

二十九日　早晤膺白，余谓我国人体智几如安南人、蒙古人，而日言抗日，真不知自量，近且见国人日盼与俄、美决裂，此无异速日本早对我下最后之毒手也。盖弱者与人斗力，愚者与人斗智，自速其亡而已。日与俄、美无事则已，苟有事，日必先行向我，岂容我作渔人收利之国，君职责所在，应早陈政府，作老实打算，万勿取巧以贻国羞。膺白云：对日有三个方式，一味服从（如张汉卿之在东北时办法造成断送东北之事实），绝对自主（如张雨亭时做法），或于政府相许之下，作相当之主权者（今日必依此式）。晤湛侯时，悉因腰疼不克同走。

午上平绥车，过南口时贺渭南云，沈局长到差后裁员节出两万余元，然尚未裁班局长时代之冗员，少购料亦不如班，但较之曾局长则强甚。过怀来时，所谓冯占海者来接，未谈三五句话而目频旁视，不知其内心在作何想。

思黄膺白之言，谓张汉卿一味服从日本，是批评人不顾实际之言，他之相当的主权方式，恐亦无法保守，以他之取巧任私，对内对外似皆难得好果。

［沈注］是日，中央政治会议及中常会通过：财政部长兼行政院长宋子文辞职，以孔祥熙继任。

三十日　早到大同，谢和廷、马延守、陈光斗等来晤。

下车后先到墓上（正楷按：徐公父母墓园），见树活的大约十之八（去岁只活了十之三），午

后往云岗游。晚间接黄季宽两电约余访绥，余不拟往，电谢之。

三十一日　昨日晤赵印甫，渠颇主扶植蒙古青年成立自治委员会，余不能无疑，然未便与辩也（余以为论办事，倒不一定青年老年能办事，论知识，须言行一致才是知识）。

闻正太路自中国接后，局中每月经费增加了三万，此贾煜如言，当有若干来历，按理应当减少才是，诚以从前路局虽极微细之物，皆须购之法国，今日总有多少是可用国货以代者，贾谓系因多安置了人员，余所曾主张我国铁路必全交给外国人管理才有整顿进步之一日，不然饱私人、养冗员、坏人心、败纪律、耗公财、废工商，其弊害乃至于不可以数举。余曾与顾孟余谈，运费只可以能抵制外货为标准，不当计路上收支与付息等等也。顾谓话来太长，如中外煤炭问题，及矿窑办的不好等等。余谓不然，最好请你到矿上及其他工商家，亲去调查调查，才知道一切，顾终不悟。

十一月十三日　早十时到朱兰荪家谈湛侯电，而阎先生于孙殿英不西去时，惟恐Ｘ不剿办之，乃日前葛来商解决孙事时，阎先生谓可先令孙裁减军队，若不服从，然后解决之。所以余曾告湛侯，复Ｘ时请少说此间主张，盖恐Ｘ要疑此间对孙买好也。顷湛侯来电，嘱此间更与Ｘ一电，阎先生叫朱商之于余，当以余意告之。

日前湛侯在时，与余论到国事痛心处，湛侯曰，这看国家命运如何，总言之Ｘ的命运好，国家命运即未必能好，湛侯谨慎忠正，亦素爱Ｘ者，以Ｘ好儌幸，愤而语此，非得已也。

中央月收入三千万，支出四千二百万，是月不足一千二百万，Ｘ因经费不足，又因已积欠军费千八百万也，逼宋子文发行公债，宋不得已，发关税库券一万万，实得现金约六千万，除先发给Ｘ之欠费千八百万，只余四千万有奇，此数只能敷衍三个半月，此财宋沪上常宣告三个半月后又无办法者。

按去岁余南下所悉，ＸＸＸ一意要造成完全的ＸＸ系师长，以为如此才算自己的势力，才能救国，才能有为，因之非嫡系的剿匪军队，皆从旁观望，其接近一层的军队，若闽粤桂等省，见ＸＸＸ之日增势力也，不唯不助其剿匪，且恐匪灭后将渐及于彼，乃亦各固其一己之势力，谁复为国家为社会再打算一点？是今日ＸＸＸ越打不下匪，越思厚自己势力去自己打，如此则他人越不助自己，自己军费越不够，或谓ＸＸＸ不过借剿匪增自己势力耳，若不于此匪未灭时将势力养足，Ｘ来必无立足之地，似此人心汹惧，经济无著，谣言遍国，虽此大不满人意之政府，余亦认其不能稳固，是国家前途真不堪设想也。

是以余主张江南匪不必亟亟剿，盖江南究较江北富庶，匪之滋生力不强，若Ｘ不积极，则他省必积极，Ｘ不厚势力，他省亦敢于剿匪矣，且不绝对的造嫡系，而外系亦可努力矣，既可息人言，亦可苏财力，湛侯谓似不必作希望。

日前向方说，今日不裁兵，社会进步事一点也不能做，所以提倡大家裁兵，ＸＸＸ谓他想裁裁可矣，何必到处说，更要求之于人，余谓此责之于大有力者或责之于在上者可，若向方则此已难能可贵，盖乙日思成物，而甲日在害物，不能责乙之预先约甲不害物也。

十四日　早晤朱绍良（一民）代表张春浦，谈川黔事久之。

日前在平偶与石曾谈及公债问题，悉民十五以前发四万万，民十五以后已十二万万，此十二万万中用于内战之公债为八万万（其他用为建设等事）。

又前日张公权云，希望山西建设计画有三点：（一）须聘请极有学识经验之专家指导，不要草率图省钱，终或反费钱；（二）请注重教育交通；（三）要俭要简。以上所言可谓要言不烦矣。张颇主余往定县考察平民教育，并令可作模范县之各县长亲自去实习。

十五日　昨晚咳嗽吐痰甚，后半夜直未睡，早与张汉三（正楷按：名之杰，忻县人，留日学经济，时任太原绥署参事），谈颇久，余话多且急，至此时喉仍痒，时欲作咳。

早间汉三来谈阎先生新计画实行之信用合作券问题。汉三说，总司令（阎）对于此券极高兴，其思想亦极深远，方法亦甚妙，其出发点原以省钞不能推广而民间总不放心（正楷按：十九年中原大战前，省钞信用卓著，不图一战而垮），今假使人民皆欠省行之债，则自不怕省钞矣。其法、令各县出县票，借省钞以为大部基金，再令各村出各村之信用合作券，而借县钞票为基金。假定省行借出省钞二百万，而需准备基金才八十万，而此二百万省钞，可作各县五百万县票之准备金，而各县五百万县票，即可作各村一千二百万合作券之准备金。省钞如一发面酵然，其发酵作用，乃至省钞信用既固，而他钞亦不能侵入，而救济了社会。余当谓此有一极可注意之前提，即人民拿了这项钱去做什么，若做生产事业，如打口井、或养个美利奴羊，则可借他，若是给他还帐，或消耗了，那不但不是救济社会，只害之也。汉三谓现今农村奇贫，社会筹码又少，得此即使还帐，而商业转以活动，社会既苏，农村安得独困。余谓此商人片面话也，人民经济基础是血汗，今血汗不值钱，或至无用处，其穷困因此，非关筹码少也。比如余月得四百余元，君月得二百元，君之钱少，非关社会筹码少也。假定我有四万万收入，只有一万万五千万人能做事，而人只日挣二角，是我全国人一日仅三千收入。日本五千万人，有四千万人有事做，又一日能挣一元，是日本全国人一日有四千万收入，所以日本人比我国人有钱。余未学过经济学，我的笨理想如此。今我们借出省钞，使山西社会有钱，这是最好的事。但这钱借出去，人民须得藉此有了生产事业，那是救了他，如仅借给，不问他做什么，如外国大借款，借给我政府一样。汉三曰，如此说来，咱这事明春借出为好，总司令预备今年年底办出以为最好。余谓此即为年底需钱还帐，容易实行此法也。为行此法，为使省钞流布乡村间，其计得矣，为人民得益处则未也，且适得其反。盖余意不唯不怕人民不行此法，他要行此法借钱去，还得要知他确切做什么用，若非生产事业，绝不借之也（此余去岁在汉口时，对于蒋先生主张设贷款农民之银行，请其持审慎之重点也），谈话结果极佳。汉三谓言下大悟，即日往河边见总司令，设法修改此事。

汉三中间曾谈，阎先生谓张公权说拟借款给山西乡间，那我们会出票子借给，不劳中行费事。余谓公权部曾与我谈借钱与人民，须审查他的事业，若他不能生利，决不敢借出，仅恃他的地契担保，是无用的，盖他连地也不要了，银行也不能代他种地，更无办法，依此说法，恐总司令错疑了他（阎先生听人说话往往如此，好挑选愿听的来听）。

信用合作券问题，阎先生日前在河边招集忻崞定五四县县长区长，以及绥署财政职员等会议，当场都极赞成，已决定实行矣，并令阳曲、榆次、太原三县仿办，汉三为经济建设重要职员，

顷已彻底明了其利弊，此事余意决可纠正之。

中间曾谈，阎先生谓世界票子最后都是害了人，那一国那一家皆然。余谓在经济方面说，对票子却不能如此单调的说，否则便是不令别人害人，而要自己害人。

十七日　早开会前，会此间新电话局长，广东人，谈话尚明白，又与尊光谈信用合作券问题久之，亦希其相助救正之也。

前日与汉三谈到十年建设计划，余之原意，在求山西现今最要几件事，特别规定，期以时日，而完成之。盖过去我国做官无确切求进步的责任，只要经常公事办了，未发生意外事件、不贪污、不枉法，就算好官，此在守成时代则可，若需要进步如中国的今天，其条件实不足特甚，故必须定出一种责任外之特别责任，如某事在某年内一定做成，官之到任也，即先看此几年内特别期成之责任，自己能做不能做，并且做成做不成，若不能做或做不成，即不就任，既就任矣，到卸任时某事如有一部分欠完，其责任上即须受相当处分，若现今所定之建设计划（正楷按：徐公本设有省政设计委员会，阎公东山再起后踵事扩充，制订十年建设计画方案，并推及于县村），事件定的太多、太泛，而又令县村各定其建设计划，余以为不唯村无须，即县亦不必皆定也（有几个模范或试办县即足），以我国今日财力人力的关系，虽省亦不能多定事件，若县村则徒化钱费事而已，或无利反生害矣（坏官坏绅，唯恐地方无事，只要有事，他就可以谋利），盖以人的精神体力才智皆不足言兼理并顾也。

十八日　早王尊光来，谈关于检察委员考取办法，因日前余曾对尊光说过，此项委员重在廉正，拟先由荐举而后考试，因为廉正非考试所能悉，然考试办法已公布，今只能修正而已。

吾人对于服用外货，应先自己想想，我们造了何物、或发明了何物与外国用，不但自己没有，假使连自己的子弟亲戚朋友，甚至凡认识的人皆没有卖给外国一点东西的话，那我们就不配买外国的东西，好吃好穿好用的东西，人人喜欢，但须自己出力换来服用，若自己与人家无一点交换品，而服用外国文明物质，那等于卖了子女吃好的穿好的一样。

余以为一个国家，不应仇视任何人、或任何国，只有责己而已。日本与我们国土最近，而同种，假定我们非用外货不可的话，就应尽量用日本的；假定我们国不能自强非亡不可的话，那我们应当尽可能亡给日本，不然抵制日货而用欧美的，不叫日本占咱的地，而叫欧美占咱的地，那真对不起日本。

东四省之失，其原因很早，也很多，不过打倒帝国主义一类的几种口号，不能不算失东四省的导火线，用不费脑筋不出血汗只是一句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其收效是收回了汉口的英租界，然而多数党国伟人，以为持此即可强国，所以十八年又用此法去收中东路，俄国对此予吾人以极开（？）心之打击。吾人于口号之后，既无他物，且经此打击，亦毫未觉悟，乃日本起而占沈阳，我仍不觉悟，又继占吉黑，我仍不觉悟，又继占锦榆，我仍不觉悟，又继占热河，我仍不觉悟，又继占滦唐，进犯平津，当时我已部分的觉悟，不言抵制日货，不言抗日，然而仍未闻有责备自己不能自强者。意者，危亡之机仍未迫于眉睫欤？盖多数国人忽视亡国，悠久懒惰，只能动嘴，不能动心动力，学俄国仅仅学了一个口号标语，已经毕业，所以日本占热河后，太原各学校门口贴了几张杀尽日本人的标语，就算尽了天职。悲夫！中

国人类有历史以来“蛮横”、“不责己”，未有逾于今日者矣。

二十日　昨晚仍在山西大饭店回请南佩兰、冯司直等八人，冯诗有国将不国人胡寿，语云夜行被文绣等句，盖南等八同学皆五十岁，戏成一四百岁团，前晚在大饭店宴请太原军政学约五十余人，故昨晚回祝之也，常晓楼承办。

二十二日　昨接石曾一电云，现闽已宣布独立，可否由尊处主张两点，一、劝各方勿用武力，二、主张由各方在沪开会，讨论适宜之解决，以期用均权制度，达到和平统一，尊意如何，盼复。当复以此间不便单独发言，如南中或他方有此主张，此间必乐于追随，后又去一电，询闽近况，及渠之感想与预测。

［沈注］：是日由社会民主党及第三党所策动，在福州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推李济深为主席，更定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取消青天白日旗，以上红下蓝中嵌一黄色五角星为国旗，前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鼎、蔡廷锴等均参加变乱。

二十三日　早间冀厅长（贡泉）陪教育部视学顾石君来，闻系孟余之族弟，人甚精明，谈至改革教育问题，余以为中央应由国府下一对教育改革之条件，使全国确切明了中央光明态度，使全国晓然于过去教育之是非，各省据此亦确定改革步骤与期限，不然在上是失于是非不明，在下是失于太阿倒持（无论何种学校，及其额多少，其主权在教员者，为他的钟点多，在校长者，为他能安置私人）。

又余本主多办职业学校者，前年本省规定建设计划之提案，亦曾叙及，并对中央及如陕北，亦曾历举职业学校之需要。但此不过为救济今日教育之穷而已，实际职业教育，亦不许漫无限制的设，且职业教育仅能救今日造官教育之穷，而仍非根本能救灭种）。盖中国为一大农业国，而中国的教育是只要一入学校（不论什么学校）即再不种地，所以余意教育必改至多数上过学的还能种地为止。

今日对顾君谈话，又近邀烈，谈至后来，几至气喘面赤，余岂病欤！

午后回看李钖九。

日前张公权说，山西教育似比其他各省为坏，因每年考行员时成绩以山西为最低。

二十四日　早李枫圃（名庆芳）来谈渠出外已三四个月，所调查：一、日人来晋者颇多，何故？二、日对我国近作何打算？三、蒋对日主张。其侦察结果似如下。

日本最近不愿再占我土地，而欲得支配权，因再占地费兵、费钱，盖以此时正备与俄美俄有战事也。黄膺白表示，渠在华北一日，决不至妨其对俄，日亦颇信之。日对于平汉全线，已预计入其俄作战时之后方线，又计划如何修接大同至太原之铁路，此所以日人来晋者颇多也。日在上海之北四川路一带，已修筑有可以驻藏两万人之地室，最近只计划力量如何伸到平汉线，将来拟与俄争新疆。蒋、汪对日已有点妥协，所以允调东北军离日军远一点。又日现为一以农民为后盾之法西斯主义者，东三省不许大资本者（如三井）去投资，即其明证，曾有

为农民及小资产者谋生活之表示。日脱离国联后，适德亦脱离，且意亦脱离，一部分似隐然日与德、意、奥站一条线上。

午间开会后，约有顾石君、宋某（参部调查员）、李某（广西调查平民教育者）凌宴池、冀厅长、冯振邦、王猷丞等午饭。

十二月四日　近约一星期饮酒聚会，多为南佩兰与王少娴之趣剧，亦因何亚农之来游，王前日早车回榆次似与佩兰有约也。此次北平归来即感冒，又腰疼至近三二日方愈。

傍晚黄季宽到，晤谈颇久，渠条陈蒋，愿往新疆不愿往主浙，晚饭在绥署，座有黄、赵（芷青）、傅及宁夏财厅梁厅长（敬錞，字和钧），饭后又往子梁处，佩兰、何亚农均在。　　石曾多日无复电，意者渠或亦观测闽事无办法而中止，或且因余素主不打仗与各地自行建设者，且上两次在平余均曾发起北方晋冀鲁察绥各省决不打仗，而各自裁兵建设者，今值此时机应当说话，不知此间过去之痕迹与现环境，实在不宜于在头前主张也。

五日　早开会前先晤李文田（张自忠之参谋长）代表张来，要些开拔费（正楷按：张部时仍晋），谓渠师将开往察区，此等事尚系今之比较好军队情形，国家焉得安。

山西教育经费在十九年以前为一百一十余万，其后即增至一百五十三万八千六百一十八元（大学在内）。顷者教部令限职业教育经费须占中等教育经百分之三十五，师范占百分二十五，其他中等学校经费占百分之四十，而山西则职业教育经费占百分之五（此今年才加至此数，去年以前占百分之二），师范占百分之五十，其他中等学校经费占百分之四十五。

山西省人口在十九年调查为一千一百六十六万强，而二十年调查为一千一百九十九万强（男与女之比为六与五）。

午饭在孙药痴家，主客梁；晚饭在贾煜如家，主各为黄、赵。

六日　昨晚余颇醉，今午在子梁家，余等宴黄、赵等；晚饭在萃崖家。

前日何亚农云，据日本所知，谓福建不仅与俄通款，而与美之关系亦非常之大，并谓美总领事十八日到福州，二十日闽独立

日本为对俄、美准备万一起见，即拟先清楚中国，日前曾派要员晤黄膺白，问日本对俄、美准备战事，要不要将中国计划在内，虽云咄咄逼人，不过事实上亦无怪其然，此余所以在平时，会发表国人不要盼日、俄、美有战事也。

何云：黄膺白寄语，君所期之蒋、黄互契不可得。盖余临走曾与黄谈，申国对近邻强日，万不能忽略其利害，一味倚靠欧美，然日之灭裂政策，其国家前途亦危险之极，蒋亲欧美，使黄亲日，将来万一日如德败。[当指第一次大战故事]，蒋为黄作证其为爱国非为己也，默契只能就北平政会对日，在非常时有特殊应付权而已。日本近日教黄在华北谋自立自给，黄须担保日、俄、美等开战，中国须与日同情，而日助黄在华北安定等。有感与应注意事项几则：

一、有德国人的知识能力与工业等等，所以 希特勒断然取消不平等条约；反观过去中国之喊取消不平等条约，现在新生活已代替了打倒等等，且看今后。

二、救目前经济是服用国货，救将来经济是教育。

三、苏联火柴能销到中国吾人享受之，是进化吗？——文明吗？

四、凤凰蛋“生殖灵”一类广告是骗人；公安局宜即取缔。

七日　晚饭后黄季宽走石庄，适下雪。

余每日早晨打拳，今日整一年，而此一年中最大效困是未犯胃病，余之胃病追随余已十七年，惟有今年未犯。

一、关于教育恶习：

1.利用（学生）与不负责，先是以不管，后是不能管

2.教员告假谓是权利，一星期授课时间有三十六点以上者。

3.（学生）每年十二月二十走，翌年三月三十来齐。六月二十走，九月十五来齐。学生所谓年暑假者，共一百八十五日。

二、教育无方针，或是方针不对，如求事的、要钱的、烦闷的，都是学校教的，我们的教育是成了与农工商不两立的教育，即毕业后不再做工、耕田、做商伙。

三、教厅应将新生活切实加入学校，有如军队之检查内务。

四、必教育到说爱国者决不做不爱国的事，或是写抵制日货不在外国纸上写。

五、人才教育要有统计，职业教育要确实，义务教育要普遍。

六、现在社会上尤其是学生求事，犹之乡人识肉不识鱼，不争实业，只争官。

七、现在万不能言节育，但要优生。

八、今天中国是知识够问题，不是制度对不对问题。

九、新人不仕詈仕，仕则甚于所詈之人。

十、尽做不爱国的事，与汉奸何异，所以打牌、吸鸦片、看不善的电影，等于做汉奸。

《传记文学》第 304 号:(1987 年 09 月)

徐永昌将军“求己斋日记”（三)作者：徐永昌

民国廿二年十二月八日至廿三年三月十三日

八日早开会，余主于各中小学临时补充教材，其标准应如下：一、固有道德之相当维持；二、服用国货；三、烟赌酒之为害；四、戒浮华。

十二日早开会前，慕颜来坐久之。

余拟与阎先生谈改革山西教育问题，如行不通，即去职。

昨日冀厅长来云，学生又将以所谓一二一八惨案纪念滋扰，请余保护其眷属，渠个人将先回汾阳预避之，谈极久，余颇不耐，意见于词色，悔甚悔甚。

月余来，冀、王（平）两厅长与项处长（正楷按：公安管理处处长项夔益，字道龛）、王秘书长（谦），均接到似讹诈类之信件，除对项者或为报私仇者外，余皆失业无赖之行耳。

一、上海闸北抗日残迹，必留一块残破处，作为永久国家纪念，思 即条陈之。

二、汾河堤之负责者及补树事。

三、不准登城与补修城墙。

四、火车及邮政之运卖料面者，即辨理。

五、取缔暗娼与电影。

十五日（阴历十月二十八日）昨晚冷至零度，今日方换棉裤。

昨日黄建平来自沪上，明为购炮，实奉李（德邻）白（健生）委来商时局问题，同时向方亦派一赵某来商此。

星如派其参谋长傅觉民南游，似亦为此，故偕黄来也。

日前（十一月二十二日）余之复石曾电，意思即系按此间情形实际着想而规定者，或谓复得太老实（不带怂恿性）何也，闻其后曾集赵（次陇）贾（煜如）朱（兰荪）杨（星如）等对石曾电大讨论，星如之派傅参谋长南游，或即受该会议策动也。

今早祥征（杨凤麟）来，又约与赵（次陇）晤谈，因及过去事，九一八事后，汪曾通电，主

张建设以求统一，均权以求求共治，而现在石曾等向其主张均权共治，而汪不助。且前日去赣，尚说石曾、静江等之不对。又黄建平谈汪上台前曾有不倒蒋不能建设，不倒蒋不能统一，不倒蒋不能御侮，而今则一切必拥蒋也。余以为两粤之倒蒋，福建之倒蒋，亦谋上台及争权而已。所以吾人谋于不倒任何人之情况下，谋一出路，只要公认其人在六十分上者，皆容留之。只求一较善制度，各不侵犯。在现状下大家裁兵，各自休养生息，以求进步可也。盖吾人觉此脆弱的国家，再经不起此文武野心家轮流式的贼害之也。

二十一日近月余以来，余每日早晨打拳运动后，必将家中积压未整理的事，逐渐整理之。吟璧谓：你对于二百年后才用得着;的事，也肯费心经理。答以余若负全国的责，必将全国整理得亦如此家。

二十二日中国的积弱，种因颇久，其原因亦极复杂。汉族之脆燥，满蒙之愚闇，沿边各民族之狡诈，循环因果，以至于今日。余概括中国病为"懒惰"、"忌妒"、"迷信"三种。盖自己不肯努力，而嫉他人富强，最解恨最省事是倚赖神，所以数十年前有义和团之变，近今仍系害此三种病，不过将倚赖神变为倚赖共产主义，其实共产不是懒惰，要富要强也得努力。

民元各省独立称都督，袁世凯因军民分治改将军，其后之执政者，努力远逊于袁，所以每经一次改革，不过由都督、将军改为督军，改为督办，以为这就可以富强。其间卢永祥等改督办时，并且附会说他自己是浙江籍，以为这就可以久做督办。最近这两天，福建将国民政府改为"人民政府"，以为这就可以福利到人民。以上是略举利令智昏、脑满肠肥的野心家，或恶的军阀官僚政客的政治。若比较不似这样的，或是说有点脑筋的政治家与学者，他们是设立农工贷款银行，或是叫乡村成立保卫团，划一全国度量衡，改日历等等，这是多么省事，而容易见功啊。我看见一个邻居常给别的邻居家孩子吃糖，当时那孩子就与他相好，并且那孩子之母不两天也承认他是个极好的邻居，这是多么省事，多么容易收功。现在我想过来了，迷信神权、迷信共产，是由妒忌来的，妒忌是由懒惰来的，所以今天中国病，须先医好了懒惰、取巧、不道德病，医好了懒惰、取巧、不道德病，别的病也就不会再有了。

二十三日日前上海字林西报记者来访，谓由鲁豫秦来，豫政最坏，秦次之，但秦五年荒旱，天要负一半责，鲁最好。又说山西兵似嫌多些。渠又问省南铁路何以两条并修？余答以这是中国病。渠谓总有一条不应修的。渠又谓日本人离中国近，你们应小心，九一八的事你们要自己应付，不要倚赖英、美，你们让他点铁路权、矿权而已，英、美离日本远，靠不得。又问余看福建事将来如何？答以他们联共，恐怕附合的少，又因他们财政因难，似不至扩大，短期间或成相持之局面。渠谓福建与共党联合，不可轻视，很值得注意，最后谓中国人民苦甚，你们山西现在对农民想什么法子救济？答以只有在水利上想法子，同时设法减轻其摊派。

二十四日日来看书报太多，以致脑筋昏疼不止。

顷阅二十一年一月二十日旧晨报，载有在北海快雪堂公祭梁任公时，丁文江演说有任公一生惟在"勤"字上作工夫，彼谓一切罪恶皆生于懒惰，故以万恶懒为首。其言是极。

民国二十三年

一月七日早晨王尊光（谦）来，谓赵次陇云，去鲁之代表已规定，甚善，谓这几日很有几个人，因为鲁代表方走，运动着要去答礼，他正作难哩。此真是破天荒的新闻，我还没听见过有托人求着去做代表的事呢。

尊光又云，前日之整理全省乡村小学案，人民一年可省一百几十万。

黄胪初昨午走山东（正楷按：即所派去鲁代表），阎先生意也，余初不愿派渠，盖阎先生似有一二分成见，余不愿加入也。

余对向方所捎话，系吾人在平所主张，不达目的决不更易，惟用积极手段谋实现吾人主张，其时机究竟到否，余不敢决等等。（余不主以兵求达目的。）

八日晋绥运（烟）土及宫卖两项，月进三四十万，做军费及建设，其理由如裁军因环境关系，似不能裁，若取之于民，恐纵至骚扰，亦再压榨不出，且就晋言，宁甘陕绥热察豫皆种，官虽不卖，而民仍有买处，并可买丹料以代之，多数人民不争气，千方百计偏要吸食，所以晋之官卖，阎先生谓为取民必失之款而已，其说诚有几分理由，不能尽非之也，且谓无此相当兵额，晋如为匪所有，或为类匪者所有，人民所得结果，必有甚于此者，令中央自理之，恐不止于官卖土也。虽然，此就积极的主张者立论也，若余之事事消极者，则裁兵后能做则做，否则让贤以谢国人，不然何以对丹料犯也（正楷按：当时丹料犯运售者皆为死罪）。日前在平与向方诸人谈，余主如联省自治应约法、励行裁兵、提倡工业、服用国货、改革教育等事以救国，向方谓晋必先禁卖官烟膏，余无以应。

中央今日是轮流抢官、争权、贪污、谋统一，谁来了都是这一套，必到下了台，才找救国的路，所以不如就现在之势力圈分治之，兵亦能裁，烟亦能禁，教育亦能改革，不然互争互防互怕，国家永不能统一，人民永不得安生。

九日日前刘绍庭（井崧生代表）请客，余谈不吸大烟、不打麻将，未必即能强国，然强国必须无吸大烟、打牌者，然当时床上固已摆有餐具，饭后打牌局将成时，朱兰荪先生颇引余语而视众人，余甚感不安。

近年来各界越多争权、越少做事，尤其是政治方面，最小限也得位置几多私人，用了人即系做了官，做了事不能算做官，盖不用几多私人，环境总是冷淡难堪，所以你要不蠹国、不舞弊、讲公道、不用私人，必至友不堪其忧，亲不堪其爱。

二十二日余对全国教育，认为若不痛加改革，不但亡国，且将灭种，故于增加教育经费，或捐资兴学等等，以为无异作恶，正如汽车方向已入歧途，或出了公路一边，加力愈大，去正路愈远，甚至走入绝壁，不至堕崖不止。

近日社会对孙殿英部西进问题，颇多探讨，余则始终认为国家若不再向坏的途径演进，该部西进与否，不久均在覆灭之数，然而阎先生却不忘情其能存在何也。

（沈注）孙殿英，原名魁元，绿林出身，反覆无常。民国二十二年春，以第四十一军军长成

守赤峰，日军侵热，孙军退入察境，冯玉祥忽据张家口，自称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中央唯恐孙为冯所用，乃畀以青海西北屯垦督办，移军西进，时二十二年六月也。孙所部号称六万，奉命后，即向晋、绥征发粮秣，向宁夏商借道，并率部开抵包头，将入宁夏，宣言不参与内战，努力屯垦西陲，实则与酝酿闽变通声气，故示驯顺。西北甘宁青三省原为回部诸马地盘，主青海者马麟，首先反对，主宁夏者马鸿逵，亦电阻其西进，而孙不之顾也。

二十三日（段）子均来已四五日，余每晚睡颇迟，多人恋谈闲话，不觉已至午夜，昨晚正大饭店门前停车极伙，心甚不安。

日前因（陈）禹祥之抗辩，余谓君既立意积极做事，则遇有所争，总须求己，盖不求己，不能胜人，抗辩只有失败耳。

我国凌弱以来，以至最近日本占我东北，国人总是责备列强野心，日本贪狠，充其量也不过官责民，民责官，或是官责官，民责民，未闻有责己者，因得一处世哲学结论，"责人者亡，自责者强"。

段子均交余李先生（石曾）寄件如下：

一、确定均权制度，促成和平统一，尊重总理均权之精神，采取各国联制之原则，但不完全抄袭任何现存之联邦成法，而受其拘束，须精研适合于中国国情与事实，而定为中国均权之新制，以促和平统一。

二、各省区组织地方自卫团，担任地方绥靖职务，参考广西等省现行办法，随地加以适当之编定，其经费由地方自行担负，并由各省区组织国防军（平时分驻于各省区内），军费由中央担负，在自卫团未组成以前，暂担任地方绥靖职务，遇有国防军事，由各省区公推总司令，由中央任命，听中央指挥之。

三、举行军缩会议，尽量裁汰不良军队及各过量军额，以图节省财政而重经济建设。

四、中央与地方财政，尊重建国大纲分配地方财政之原则，并求适合实际，详定办法。

五、经济建设，以全国为计画，并竭力提倡社会经济建设，加以有力保障与援助，促进全国人民合力经营生产事业。

二十九曰前日胪初云，李石曾归纳你们前议为均权共治消弭内乱、励行裁兵、努力建设，又云向方云一切都要看张汉卿态度如何。胪初系二十四日归来。

中央对晋绥，正如张汉卿对汤玉麟，谁也不让谁，同时谁也能让日本，愚得可怜。

早间朱兰荪来，谓阎先生嘱其来商关于对孙殿英事复何敬之电，盖因孙西进已露被阻征象，适何敬之又来电，询对孙可否封锁其后路等事，遂决定允何要求，平分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简称）去一部分宪兵，晋军宜生（傅作义）部助之。此事无论对国家社会，应有毅然决

定，即仅就己身利害言，亦不应迟至今日才有表示，阎先生处事不能得机先，事事类此。

午后王治安（靖国）来自绥远，谓昨日得我军驻临河团长报告，谓孙军于马日已克平罗，现正逼近宁夏，距城只四十里。余谓此固有力之证据，然平分会及马少云（鸿逵）昨今两日之宣传，孙已败退，亦不能忽视。盖果为假宣传，三四日后真相毕露，将又如何，余相信彼等尚不至如此之糊涂。治安颇动容，然余说究不敌其部下前方所得情况之有力，遂云理固信然，惟已电临河，且看回电如何。（惟治安对孙态度与余意甚合，亦主必先与军分会协定办法，以处孙事。）

三十日炎炎者灭，隆隆者绝，十九路军完全完了，所谓暴兴者不祥。

昨嘱耿桂亭（实业厅长），提一监察各大公司及工厂营业经理案，以防其亏累倒闭，不惟得以发展土产，亦所以防失业也。

（沈注）是日，行政院决议撤销青海西北督办公署，免孙殿英督办兼职。北平军分会电令孙军自宁夏撤退，切实编遣，时孙军为马鸿逵、马步芳军所击败。

三十一日今日开会，因讨论请入三立祠须十年后与三十年后之问题，冀厅长提出文水成益斋先生入祠事，孙药痴云成先生家尚有一故事，即成死时其妾已妊娠，过十年乃产，且云其夫人固妒甚，迨夫人前半日死，而遗腹子后半日生，郭可阶曾为成如夫人立传，以夫人在，不敢产云云。（正楷按：徐公另批注云：“此段似不经”。）

二月一日昨晨大雪起，下到今晨，深约六、七寸。

早至绥署议孙殿英事，盖蒋托朱益之（培德）电此间，问能否为中央一剿孙殿英，同时汪精卫、何敬之均有类似之电，何并托余转促阎先生。昨午后即讨论，未得结果，今早继续研究，结果复蒋、朱、汪、何以为为国家计、为地方计，此间当毅然负责出兵，唯须调宋（哲元）部离晋，实以殿英年来不顾一切，竟由七团增至四十余团，终为国家巨害，此全国稍具知识人心者，无不如此着想，特日来攻宁虽云激战，究未受甚剧创，非驻绥之两师所能蒇事，必调晋方大部前往，方有把握也。

二日余对于今日之所谓职业教育，以为有如中国之养蜂，并不为产蜜、产蜡，乃为产蜂，职业教育亦然，乃为教职业教员耳，若毕业后无处当教员，仍系失业。

余年来对整顿本省教育，极力促进，日前教厅已将整顿案送来，余细阅一过，觉不彻底特甚，即为迁就事实，亦相差颇巨。高小之经费人数两不足者究应裁停几许，中学经费班次不足者与师范之过多，应停或改几许，而成立职业学校究应几许，其职业究为那几种职业，其方式系如何造成职业者（非仅造教员），皆无范围。又对专门学校，几等于不敢措一词，此如何可者。官费之留学国外者，亦未定其义务服务年限。昨已与尊光谈，应当确加整理。

三日本省半年来，人民动言“有地不卖，终久为害。”

早间子范来，颇谈日方对阎先生各节，余以为日本无所不用其极，且看看再说。

禹祥云，河南五十亩一两大粮（即地丁），山西约十一亩多一两，河南一亩约有山西一亩二分多（一亩六十方丈）。

四日昨晚宴（德国）陶德曼公使，席间曾谈及欧美各国生业，都现不景气，余谓世界如中国一类的国家，以及其次之民族，其购买力终有一日疲至停止，比时欧美工业国家之不景气，或者较今日超过几十倍不止，所以用超然的眼光来观察，其结果羊固不得了，而狼亦不得了，陶表同情。

今早与陶公使及贝总领事、福参赞谈颇久，陶、贝均送食品礼来，余亦赠以植物名实图考等书。

昨晚席散后余与阎先生纵谈今后中国华北、山西诸问题，即最后山西若无不倒之政治，终不足服人。

晚饭在美利食堂，治安请客。饭后往晋谷香，子范、药痴均在（楚子襄住此）。

五日“分大地主之地”及“低利息”（普遍八厘），二者为德国最近之攻策。

德国由攻府出款收买大地主之地予失业者（大地主因雇人太贵而粮又甚贱，亦甚愿政府收买其地，价则按社会普通市价），失业者领地后，除普通田赋地丁外，另出若干租价缴政府，五十年为止，地即确为该失业者所有（又德国前一百五十年亦曾收买过大地主之地，此时系发公债收买，而利息则由无地之小农所出，且公债利为四厘，领地者则出五厘，其所多出之一厘，即为地价。以上云云，因译者不十分善德语，而德之福参赞与贝总领事又不十分善华语，所以似尚有出入，因他们谓前百五十年之收地甚扰民，不如此次顺利云）。又所有富有者，不得享厚利，只有极微息之权利。以上与德公使等今早谈话所得，觉与中国前途改革关系甚巨。又云发展交通，与先救民穷，亦为中国之先决问题。

（沈注）是日，北平军分会令免孙殿英第四十一军军长及第四十四师师长各职，所部改编为三旅，何应钦并发表谈话，如孙不听命令，将彻底解决。

六日早九时往绥署议处置孙殿英事，以两日来何敬之催出兵电甚急，并约余到平。阎先生昨晚即约商如何办理，至时贾先生（煜如）颇不乐，谓孙从阎作战，而又置之晋南几年，今一定叫晋军消灭他，真把姓阎的抹画的不成人。余略为分析，以为山西的利害要紧，贾先生终不谓然，阎先生亦多负气话。然说到孙万一败回绥境，或至孙去而军分会收编其众，且留置绥地时当如何，则阎先生亦以为无论如何必置相当兵力于临河磴口一带，防孙部回来。最后决定以令传宜生、王治安两师、赵印甫骑兵全部、丰玉玺旅均于二十日前集中临河，即以此复何敬之，余则复以旧历正月初二、三准到平。

七日昨早余为商谈处置对孙、何各问题，昨竟日不欢甚，至夜间亦未能睡稳，今早打拳亦打不成。余几年来尚未经过此等意境，盖渠等因不惬意孙之遽败事实，现又恶中央及何敬之电

催办法，似略兼怒于余，甚或疑余为中央太努力，如昨早晤贾先生时，曾询余云："去岁蒋相送之六万元，君意如何处分？"答以余只知不要，不问如何处分也（去岁往沪汉时蒋先生曾赠余六万元，因种种关系，当时不能不收，归来即交阎先生，盖不收则致蒋不欢，于晋绥不利，收则伤廉，于余私人不利，故收而付之公家）。

昨早余拟质问阎先生与贾先生：余与孙有仇耶？余为蒋利用耶？素知我者似皆不至以此疑我也，然则何为以此等颜色相向！要知余最小限亦为晋绥人民计，且不止此也。

十日早约子范来，告以与何敬之晤面述话最要之点，即不要我们打、你们收，且万一非收编不可，亦应就地收编，调往平汉线及其他交通便利处整理。

午饭后冀厅长来商整顿教育案，余仍有下列各点之商榷：

一、职业教育能否依余意见修正（决不以教育教员为目的，在万不获已之几种，亦只教若干人即停。）如商业学校，只收各商号之伙徒（如此方不至学什么的不能做什么。）其他如多办几个有教育性的工厂等。

二、师范学校班次及人数减少后应努力之两件：

第一、义务服务年限六年之严格执行（如毕业后未到服务期满，全省各机关不得任用，用即是违法）。

第二、应设立教授研究院、或类似办法，使从事多年教育者，有机会再求些新的知识。

省立师范学校学生，总数分年增减之，约计一览表如下：

二十二年度二十三年度二十四年度二十五年度

增减增减增减

一二七五无一六五无四六五无四六五

一一一〇八一〇八一〇

即以后每年只毕业二百七十人，又每县平均（不足）二百教职员，此项学生已足一半矣（现在实际当小学教员者太少）。

三、中学校班次人数规定数目有何根据。公立中学（省立、共立、县立）学生总数分年增减约计表如下

二十二年度二十三年度二十四年度二十五年度

增减增减增减

六三四六无一九

九六无二三

九六无二九

五六

四三五〇三九五〇三三九〇

即应以预备入本省专门省外专门国外专门之中学生为标准（究需要多少中学生）。

四、专门学生用多少（即除师范以外之各专门）亦应确定标准额数。

十一日早间张至心（绥署参事）带王瑞山来谈，渠由平归，谓宋明轩接渠去，请其代表晤阎先生，能否适应华北之需要，做一救时领袖，以为日拥宣统入关，华北将次沦亡，中央仍其过去之因循政策，必应付不下去，万不可再作第二次的东四省，中央以华北不关疼痒，吾人须自作主张等，且亲笔写了十六个字，似"决心要坚、要速、要密，〇〇〇〇，拥护到底。"谓阎先生已答以应由五省联合起来，渠可从旁协助等，阎先生叫张领王来见余。张又谓前些日子宋、韩均派人来并，观察山西情形，住杨文卿处久之云云。

余与张至心谈，由宋暗派人驻晋侦探，及今次之托王瑞山来，余以为其出发点全由于惧日，且因两月来日本人来晋者无间断，必疑我方与日有联系，故来托为万一时之照应。阎先生对宋当以此点为主观，勿以为其有何拥戴意也。曷观萧仙阁（振瀛）等之日日为晋造谣，以晋能乱为其向中央要挟之具，可以对证矣。

晚饭在陈效愚（正楷按：陈名增智，曾任阎之副官长，极忠诚）家为孙药痴祝寿，药痴、星如大醉。闻陈效愚因病竟将其住宅之中门拆去。

十二日早复范亭一函，略谓来书皆我所欲言，荫远系唱小生的，活老了，他如何能与老旦唱和。孙、马事中央固有应得之咎，但系对魔王谁也没法将他应付好，国家正多罪人，安能独责孙、马，吾人只有本其良知做人而已，复何言哉。

十六日早五时半上车赴平，宜生偶谈及某记载关于毅军宋（庆）、马（玉昆）经过云云，与余所闻殊异。毅军有七十余年历史，而未见有专记，亦颇憾事，余拟暇时略记其所闻见（正楷按：来台后已记于"求己斋回忆录"中）。

午后晤蒋伯诚，谈及宋（明轩）部移防事，伯诚谓萧仙阁闻讯即到Ｘ先生处蛊惑，结果Ｘ已示意宋部缓调，盖Ｘ先生根本亦喜此种伎俩者，何怪萧之谰言易入也。余谓吾人对国事尽心焉而已矣，Ｘ先生不准亦好（比时余心窃想不准自无法，余且藉此类问题谋退身亦大佳，且

阎先生固非十分倾心中央者，余对阎先生亦非十分有把握者)。伯诚则颇不平，且虑余不豫，余则婉言安慰之。

十七日昨已与何敬之略谈孙殿英事，今早又开一会议于居仁堂(有傅宜生、蒋伯诚、王见外、何敬之及余)，详定兵站及预防孙逃窜陕北等事，同时电询杨虎城、井崧生意见及其布置。

散会后伯诚谓顷与何敬之谈宋部事，何谓蒋先生无确令停宋移防，而宋则公然言不开，当仍按原计划令宋开出云云。

午后晤黄膺白，渠谓由各种判断，觉得日俄开战公算甚少（因余言国人好像希望日俄开战，余度日俄开战，日战胜公算不大，惟俄胜则中国因共党关系亦大不了，或者较日本战胜还要不得了)。满洲问题，似亦不至再扩大，荒木固因其不轨谋画，为昭和亲免落职，然亦以舆情不洽所致，且看日本国会所规定之四月一日日军复员情形再说，如按制复员，中国或由此小安，惟也须视我们的所谓汉奸者发展如何。

晚饭在何敬之所，黄膺白谈日本人建国热，及中国教育问题颇细致。

十八日午饭在子均家，并约秦绍文来，渠言今人作官须学有厚黑学（正楷按：按川人李健吾写有厚黑学一书)，余不解，询之则云黑是黑心，厚是厚脸皮。晚饭在春华楼，与张季鸾、侯少白遇，饭后在东方饭店息坐久之。

午后石曾来，谈渠于前三年在中央领款十万拟用于君与邓宝珊两人处，后以种种关系未用，但款犹存天津生息，且云因段子均常跑两君处，花了不到万元，即系此款所生之息，此款只余（石曾自指）与张静江、段子均及君与宝珊五人知之（我则今日始知)。此款最好做了文化事业，君拟做些什么，不妨说说，答以余无意见。

石曾在未谈话以前，先问余西山现在正修通温泉之汽车路，将来交通越便，君在温泉附近欲有所建筑么？答以没想有何建筑。

十九日午饭湘文（门炳岳）请在东兴楼，又至德国饭店赴南佩兰等之约。

晚饭在迎宾馆，颜骏人（惠庆）述其个人两年来之感想，黄膺白谈元太祖之母诏其十子之明决，饭后又到东方饭店。

二十日午饭在春华楼，静庵请。饭后同南（佩兰)、苏（象干)、薄（永济）等在厂甸略游览，晚饭在万福麟家，饭后同更陈到董叔平家略坐。

今日睡最早，因连日饮酒喉疼甚，竟夜未眠妥。

二十一日早出拜客，归时在瑞蚨祥鸿记做一皮外衣。

晚饭章嘉佛请在撷英西菜馆，又至利通坐候子范。

二十二日午饭在何克之（其巩）家，饭后略游海王村，购几对花盆甚廉，较新者只半价。在西升平晤何亚农，渠言蒋必欲取得山西等事，洗澡后在鼎瑞居晚饭，静庵、佩兰均来。

二十三日午饭在东兴楼，邵司令请。后同宜生回饭店，催宜生早走，免社会误会（社会日言军分会有意留难宜生，似欲乘马鸿逵失败，中央得手运用于西北者）。

晚饭刘翼飞请在东兴楼，后到福全馆，子均约也，子均之两夫人及李慧琴均来，饭后在米市胡同古宅少坐。

二十四日午饭在丰泽园，饭后又往海王村，闻刘冀臣在石庄名誉欠佳，有料面嫌疑，颇出人意料外，思有以转告而警惕之。

二十五日早至蒋伯诚家谈极久，余主中央迳遣一支兵出平凉与晋绥军合击孙。

午饭后往花园饭店坐久之，晚饭在泰丰楼，阿拉善王请。又至万寿山（福麟字）、王庭午处，最后至董叔平家。

二十六日早间日参赞原田来，谈话间微谓阎先生应与中央敷衍，慢慢的可来直隶主持华北事，我们应联合起来防俄，先谓华北只有韩、阎，但韩离不开山东（此辈何竟至于此）。

午饭在更陈家，秦绍文谓在津与宋明轩晤，嘱其致意之件约定明早十一时来饭店谈，饭后余独往市场，又同绍戡、子范往中原公司购卡针，后之西升平洗澡。

晚饭先往东兴楼魏益三之约，后之双泉姚弟，张伯驹约，坐有朱深之六弟，临往姚弟前，在小外郎营仪家少坐。

二十七日早间万忠来送契，前年物也。午饭在徐庭瑶家，晚饭在东兴楼。后同宜生到丁春膏家食贵州菜佳甚，饭后稍戏，余独之西单，今日雪极大，恐下有八九寸，春日大雪为几年来仅见。

二十八日早万忠来送于右任写屏条及仪之像片。

王绍贤遣其子送信来，余竟未接见。

午饭在恩成居、胡介眉请。饭后余独往东晓市及前门大街稍游，晚饭在岳干斋家，主人尚有朱深，饭后同子范、绍戡往中和园观程砚秋之梅妃。子范大醉，戏散后即归。

三月一日午饭后同槐青往后海看地，拟栽树。四时许往晤何敬之，渠言由直接间接所得确息，日本荒木虽去，国策不变，林铣或改改手段，而终必要达目的，即均要拿我黄河以北是也（用中国人捣乱平津，日本以兵力平之，同时用中国人又来一个伪组织，而日本顾问管事，并向此中国当局成一军事协定，日本现在想利用之人物为段芝泉、吴子玉、石友三，但无论用何

人，其军事则交石，因石为西北军人物，将来尚可由石再及其他存在之西北军，何已诱致，枪决了好几个段、吴手下之汉奸人物矣。）

日林铣上台后，虽已下令停止从前荒木时之活动，但二十一亿军政费已通过，其内有九亿为临时费，似此比从前之危险并不小（现日有两派，一派为仍支持黄膺白，一派系另干）。两日来睡甚晏。

二日早康子麟来，余出至同生照像，午饭后起一致蒋书，余述绍戡写，大意以中央对日事之不负责，初主抵抗到底，继言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终则除不承认伪国，不签字割地外，极力敷衍，极力交涉，此最后之决策，不啻请日本于东四省外，再为我造事件，不然彼所欲解决者东四省问题，我则必于东四省以外方与言交涉。按国联早已失其效能，而我又绝无抵抗能力，日本既于东四省得不到解决之道，安得不作进一步之逼迫，所以我中央苟真能爱国，国人苟真能自强，割地并非失策。又据何敬之所悉，以为日本必取我华北，则与其任日本利用所谓汉奸人物谋我，何如我利用有志有为之事以谋日本。子范、绍戡均以为此涵易启中央误会，劝勿寄。

晚饭在鼎瑞居，约立吾、槐青、子范、子均来。

三日早又往照像，归时为西（铭）购药。午饭在西来顺请佩兰、静庵、象干等，饭后同佩兰往何亚农家，何为黄膺白之跑日本者，对日情形极熟，何谈日事略如何敬之，南佩兰则言日本四月一日即停止在华北之活动费，军队亦渐有复员者，似不至如何等所谈之危险，南（佩兰）又谈到山西人民对阎怨望甚，宜劝其作些有利人民之事，如今年能令人民种一年烟，并借款代其存些粮。余戏谓明年可以存烟种粮矣，因阎先生已拟在晋北种烟，渠等今尚不悉也。

晚饭在丰泽园，薄永济请。薄并约有华慧麟，饭后多数人同到东方饭店。余稍坐独归息。

四日早往协和医院看黄膺白，适其夫人先在，谈到政府：谓于外交急迫时，什么权都给，只要情形稍好些，则又恐怕应付裕如。余因举沪地方法院应时院长病时，其夫人负责为之医治，卒能脱险，当局者爱国应如妇人爱其丈夫。黄夫人接语曰：那是他只一个太太，若两三个太太，开起会来未有不偾事者。膺白又谈其太夫人尝说的沙鱼吞糖故事，他们故乡附近某处行船间，一大沙鱼张巨口尾追，船人急将所载糖包一掷与之，鱼吞糖追少缓，未几又追，又掷，船则急向岸行，糖且尽矣，船达岸，鱼不舍，亦因浪这岸，浪退，鱼遂搁浅，船人因获巨鱼。膺白谓政府虽令渠以糖包饵敌，但渠亦要看看掌舵者能力、撑船者气力，两者合否，前面有岸否，三者缺一不敢为掷糖者也。其语虽如此，而谈话间，颇以政府不予其特权为憾。膺白又谈过去英公使等，不移使馆于南京事，以为即所以妨日之窥窃华北。并谈到何敬之、南佩兰等对日事，以为不如何说之甚，亦不如南说之乐观也。

又往辞蒋伯诚谈极久，伯诚极劝余勿消极，且云君能多维持一日，晋绥多安一日，过去三年间北方之相安，实因君镇静周旋于张韩间，即宋亦何尝不因君而少事，他固勿论，二十年韩之初来平也，与张谋必逐阎，要君干，卒因君之诚，感而不能行其志，此非他人所知者，南中蒋先生以下，皆以为君在位，阎先生不至有他变，我亦明知即君去阎先生亦不至有何问题，其如多数人对阎先生不相信何！又云君今去职，身安而心仍不得安，朋友们必说君为善不终，

且君不干，社会必疑阎先生不能容君，是明明先对不起阎先生也。

余对伯诚谈到消极不想干，实因日图华北，依×××所见（有事物证明），华北十之八难保，余任地方官，如何能身经亡省，所以谋不能挽救时决先去职（又见与蒋先生函），伯诚以为不至如此之甚，且又云何、黄有意见，而两人手下亦分派，×所得情况未必无作用；极劝勿过悲观。归经饭店，悉今日购不到车票，改明晚走。

午饭在丰泽园，何亚农云黄夫人已四十二、三矣，辛亥娶于沪上，女子北伐队总队长也，时年方富，与黄结不解缘。黄原配因与黄分居，黄原配病殁时。黄与其今夫人均哭临之。今黄夫人貌似程砚秋，若二十左右人，何言其四十几，殊出人意料，亦为余生平所未经见之悬殊事。

【沈注】黄夫人沈氏，原名性真，后改景英，字亦云，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生于嘉兴，曾肄业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及苏州景海女学。辛亥革命时，在沪组“女子军事团”，任团长。民国元年十月，与时任沪军都督府参谋长黄膺白（郛）缔婚。黄生于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其元配吴守成仳离。吴殁于何年，不详。

晚饭与子范、子均、绍戡及李鹤斋在致美斋，为余十数年未来过之饭馆。饭后往米市胡同，前日亚农云黄膺白正在宴请五人团，黄不能不敷衍他们。盖所谓五人团者，亦即所谓汉奸者，渠等于去岁抗日战时，断定日必可到平津，因大做卖公债的虎盘，结果日未占平津，公债价额反高，渠等赔累不堪，至今尤在懊悔生事中，所以黄必须敷衍之（五人团中闻有程×、张廷×、傅善×等）。

五日三日来今日睡极足，精神大佳，早同绍戡往天桥购花盆砚水壶，价极廉。

午饭约有立吾、更陈、槐青等在饭店食，饭后余同绍戡、子范、更陈往游海王村，余又购两方砚台，及一刻竹镇纸价尤廉。

晚饭在恩成居，饭后余独往西单，十时上车，蒋、沈、薄、高等来送。六日午后四时到太原，同星如迳诣其寓，谈平中事久之。

日对俄人抨击，绝不反应，且禁其通国报纸关于俄人论说之登载，以免刺激其国人感情，日前原田来且谈俄国决不与日本开战，是日本国家真有训练，日本人真可爱。

七日早往绥署晤朱（兰荪）、贾（煜如）。归晤所请教读邓先生，读书人也。

八日午饭后回看周千之未遇。

日前到平之翌日，向方代表刘熙众来访，首谓公如拟韩主席来平一晤者，众归去当致意；或先去一电，余谓无需，并托其致意向方，吾人既无急切要办之事，屡见反启人误会无益也。蒋先生今日似着意西北，最不可靠者杨虎城，余以为必将先整理陕西，次及宁夏，迨握有陕甘宁时，是即抚晋之背，阎先生能不俯首听之乎！比时鲁不言而服，岂非上策。余意蒋先生

定陕甘宁，最小限亦须一年半或两年，在此期间，向方颇可修明政治，蒋先生若不好做，亦已失败矣，使存而且强，能无故轻动有功于地方之向方么？熙众颇是余说，且谈及二十年渠来晋时，余即如此主张，比时余对阎先生亦曾言为安国家必先安华北（比时日乱尚未爆发），为安华北，必先修明晋绥政治，以为北方之倡，人民再不堪兵苦矣！且不有新建设，亦无由自强，民不聊生，国将不国，今后在国内图存争胜，惟有在政治上努力，能安民阜物者胜，兵已不可恃，况已经失败者乎！阎先生已走此途矣，切盼向方澈底做此，纵使失败，亦有余荣焉。

九日午饭在星如家，晚在正大饭店，客极伙，子梁请。

十日午饭在孙药痴家，余颇醉，晚在美利食堂，天微雨，胪初、祥征请也。

十二日吸鸦片无罪，卖丹料死罪，这已经够不和谐的了，而一篇报纸常看见某地地方官监临焚毒，而省会商埠又公然抽鸦片税、与卖官膏，这够多么奇怪。今日大公报载，重庆旧年，将领豪赌博，阔请客，而街市不景气，穷人太多，超过往年几倍，愀眉苦眼在街上闲著。这情形我前年在南京与何敬之谈修汽车路之害，何漫不经意，且云中国人多地大，不比外国有几万失业者，即大不了，中国此等问题不算事也。余颇惊其言，固然不能因抬轿夫失业，不修汽车路，走汽车。然执政者，你除了提倡洋货使人民失业外，自己想想，亦曾为人民谋到一件生活事业未？军阀达官之豪横，我们早不存心问他们的长短矣，而尚似贤者之流亦如此，真出意料之外。

时将十时，所约之驻津俄总领事且到，如此国家，如此官吏，余真愧见外人！（九时半记）

十三日早往回看俄总领事巴某，昨晚饭时与之谈颇久，俄虽无明令禁酒禁烟，但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均已积极劝解，并讲演其弊害。黄膺白几次谈话，觉其对教育颇感兴趣，惟其仍是作量的推进者，对于质的改革，不过三、二分之注意耳。阎先生在十五年对余言山西教育为三害教育，日前谈及，渠谓已是四害教育矣！因为连他也害（阎先生自办之进山中学即反阎之学校）。

《传记文学》第 305 号:(1987 年 10 月)

徐永昌将军“求己斋日记”（四）作者：徐永昌

民国廿三年三月十四日至廿三年四月三十日

十四日　三、四来冷甚，日间亦在零度，夜间则降至零下四、五度。

前日因吟（璧）对元明、元德显分彼此外，且每作挖苦语，余大不耐，遂又口角。

［沈注］徐次公生子二，长元章早殁；次元德，俱德配刘夫人出。女三：长元明，白夫人吟璧出；次元昭、三元容，俱李夫人出。

孙殿英两日来电平及此间，表示可离开军队，其部下听中央编缩。宜生（傅作义）对此各问题请示阎先生，阎先生均交询余，且来电谓以后关于孙事不必问河边，即由余与兰荪裁办之。

［沈注］“河边”为阎伯川先生故居五台河边村之简称。阎时患肝疾，养疴于此。

日前贾先生（煜如）谓星如说咱如打了孙，天下必都骂咱不义气，然则星如几次对余言，孙事咱对中央须痛痛快快的担负起解决他的责任，此不容迟疑事也。余初不料星如能出此两面三刃的态度。

十五日

汪精卫于十二日在南京纪念日演讲中，要言为先造路，次振兴农业，此人可谓真正是革命党，其言与前几年新军阀比旧军阀倒的更快一文，一样的漂亮。

午饭在省署请客，太初［正楷按：即潘连茹，留法，绥署参事］一再要余多饮酒。饭后与绍戡谈及日来余与吟口角事，晚饭在美利食堂，饭后同到萃崖家打扑克，余先归。

十六日

在平时（似二月二十八午后）绍文（秦德纯）言明轩（宋哲元）在津问其阎先生怎样，他要真领导起来干，我拥护到底，阎先生所谓由五省主席出面各节，那是群龙无首，什么事也成不了。余问绍文，明轩到底叫阎先生如何干，他能有个界说否。绍文云无，又云据渠意思，须不投降、不做傀儡、不违背中央、不妨害统一。余接言是不是日本真要来扰，即拥戴阎先生作与日本妥协之首领，在其未来扰时，先预约下。绍文谓这是骨子里的问题。盖明轩疑阎先生与日已有勾结，最小限亦有相当往还与谅解，请阎先生替华北作傀儡也。余以为果于国家于华北有益，亦未为不可，只恐画虎不成。

十八日

昨早十时往行政人员训练所对教育局长说话，十二时归，黄风（大风卷土漫天，日照呈现黄色）极大，过午尤甚。晚饭在正大饭店请李子范、沈局长（昌）。今早及昨午后见报载余讲话大略，错误很多，可见说话难也。

民十三年本省劫案全年十七起，民二十年一千五百起，民二十一年七百起，民二十二年五百起，今年或者还要少些（按在民十三年以前只要有一起即震惊全省，其县长亦必撤差）。

民十五年余回山西未久，曾与赵次陇先生谈国学沦落将绝，先生在晋如能继郭林宗、傅青主讲学，不惟于社会有益，于先生亦益莫大焉；若仅为辅助阎先生之政治，获益彼此都仅次耳。次陇难然正襟曰，君真我畏友也。察其神色，似略有误会。比年以来次陇醉心学佛，顷拟再与一谈，余认为佛学似一种渡罪人的学问，青年多不置意，必至入世既深，而有忏悔意，方始近之；若国学则可使青年不走入罪恶之途，而直入光明之境，一则渡罪人，一则使人不有罪，其需要与功用自分，不悉次陇能否想到。有些人谓次陇的学问即不足辩此。余谓其学问

够不够是另一问题，只问其愿否。

十九日

昨午后平绥铁路沈局长（昌）来并，赵、贾、朱公宴之，因赵先生食素且谈佛学，余以昨拟对赵忠告之语不觉倾吐之，后颇悔，以为地点与场合均不妥。今日晤子范、绍戢，亦以为语过直，恐赵误会。实则余心无他，为社会计，为赵先生本人计耳。又谈此时，沈亦以足蹑余。

二十一日　日来因沈客此，相继招待，宴饮颇烦，今晚略有酒意。

二十二日　早十一时半子梁来，谈及赵先生已接受余主张，不讲佛学讲国学矣。

午饭后往绍戢家少坐，即归东边街，拟与吟（璧）分辩往事，在南屋坐思久之，卒忍而未发。

二十三日　早子范来，与谈拟辞主席事，请其到中央设法，一请阎先生兼，一与杨（星如）对调。

日前在行政人员训练所演讲大意如下：

一、余确认我国教育不健全。

二、所谓农村破产，往上看，国家除了农村还有国家没有，往下看农村除了人还有什么，所以不是农村破产，是人心破产，更进一步，也不是人心破产，直然是教育破产。

三、余常说的不服用国货可以亡国，而不改革教育一定灭种，盖不服用国货，国货不能进步，教育则已走入歧途，不事改正，越差越远。

四、国货已有认识，亦已有著手进行矣，教育则不认识者有之，认贼作父者有之，迟疑观望者亦有之，知而不言而不敢言，或竟利用之者，则比比然也。

五、上级者规定以外而属于权限内之常识之开导，与教材之补助部分，又对于其家属等应注意讲明之件。

1.须明是非，如

甲、子弟在外做官，总得多往回拿钱，总得多用同乡亲戚，而对于自己地方官，则恶其贪赃，与用亲友。

乙、学生是代表民众的，要他闻国家事，但是自己家里事，不能让学生管，因为他是个孩子。

2.不图自强，而侈言抗日者非是。

3.不平等条约，是我们战不胜人家结的果，要想取消，除非自己真强了，仅嘴强不成。

4.以为中国与俄国一样是错误的（俄国是有体力有智识者害了病，中国是个幼童）。

5.鸦片、纸烟、赌博，须绝对禁戒；国货必用。

6.以身作则。

六、国人由懒惰而忌妒、而迷信。在昔为义和团，过去悲剧不见的大，在今为学俄国，学共产党，窃以为将来之悲剧必甚大。

七、凡入过中学，再不种地或经商做工，而都要做官，以山西言，初中一万，高中等六千，专门二千，此在校之一万八千人，平均每年出来六千官，社会安得能了！想有钱，想生活优余，须向实业一方去，做官已是末路了，觉悟吧。

八、职业教育之觉悟与改正。

九、口号之用处，应在于责己，对小孩应当每天叫他喊用国货，不抽烟，不赌博等等。

二十四日　早阅报载有哭厂碎语，中有三则颇有意致：

一、国家糜饷以捕匪，则国家元气已伤，地方赖勇以捕匪，则地方元气又伤，故清乡莫如自清，求治莫如自治。

二、官须自做，事在人为，如果真心办事，事未有办不成者，如果真心为民，民未有不感动者。

三、真一子云“受苦亦是佛法”。鸣呼此条真格言也。

早起往送朱霁青，渠尚未起，因在客厅中做余日常运动，迨其进点将毕时，方出晤之。

昨晚与朱（霁青）在贾（煜如）家晤，余以为不相识，渠云十四年春在保定曾同饭，尚有画初（王道元），渠在保定行宫住三四日，同张溥迫往者，余竟忘却。回思十四年情况，比时似直在病中渡过。

午前请肖韩来修正志青墓碑，并嘱大同拜碑办法。又约槐青来谈崞县、大同两处坟事，午后同绍戡出诣商务印书馆，购几本名人画集。

二十五日　同蒲路将修至介休，算计全路需款增为一千五六百万（原定千二百万），而时间则可减为三年。

日来中央对于公使馆南迁颇多宣传，而我国大部分报纸仍如首都南迁时之赞助，以为公使馆

之南迁，南京政府得因以更形稳固，不知各公使馆之多留北平几天，使日人占据平津问题多多少少发生若干顾忌。

注意事项：

一、同蒲路之规定种树

二、汽路之取缔

三、小说电影之取缔

四、课本之内容与纸张

五、汾河堤之负责与补树

六、城墙之修理

二十六日

早朱参谋长（兰荪）约商复傅宜生电，因孙（殿英）已到三盛公，其部下一二部分已投马鸿逵，孙拟请富、黎两代表为之说项，使该部仍到绥西缩编，渐渐再图能得中央之掩护，以谋存在。宜生谓中央如收编，可调往远处，如受孙买动，一定要留绥时，拟一鼓解决之，免为社会再留后患。阎先生云很对，但令朱参谋长仍商之于余。答以可如阎先生意复之。

又谈日人某武官已来并数日，云候柴山来同晤阎先生，其意以为黄膺白、何敬之皆不能主治华北，韩不无可虑，惟阎先生可主持华北，对于（孝候）对宋（明轩）都非换不可，于拟换以商（启予），因商曾为阎先生部下也。谚云语中有剑，此语恐有大炮，咄咄逼人乃尔，日本国家已发疯矣。

犹忆民元一二月间第三师兵变，其溃出之士兵多携所抢掠物四散，行近通州时为毅军所执，抢物反为毅军截下，其中一部份归公，一部份不免为士兵掖起。此等发意外财之士兵，以及未得到外财之士兵，皆如中狂，已下令归营，犹有私出营截财物者，且夜间有翻城墙者，甚至已无溃兵，而截劫行人财物者，久久不能满其望，卒于当年六月间通州毅军兵变。事出，袁（项城）调若干军包围通州以平之，除溃出不知所终者外，为包围截杀者若干，为姜（桂题）擒获官兵一二百皆绑赴操场枪毙，而当被包围时对抢物早已抛掷野外，或背巷或营墙外者，到处都是，是失者已失，而抢者亦未得到，且有赔上一条命者，第三师然，毅军亦然。日本今日之军人，与驻中国官吏，正犹之第三师与毅军士兵发外财时之疯狂。

二十七日

早见新成立检查委员会秘书长邢君廷霈，忻州人，年甚轻，渠方由榆次一带之视察员升入，渠亦云人民疾苦甚矣，再不补救而罗掘之，恐将溃不能医。又云修铁路人民摊派太大，仅榆

次县县支应局用八九万，而沿途说不出的支应更多。此事余曾与阎先生一再言之（去年王懋功来说交通部拟修时），假定部修用三千万，而晋人民可得五百万，今省修名云一千三百万，而人民也得化一千三百万，而所谓省出一千三百万，其实也出之于民，是晋人民出二千六百万，又少得五百万。阎先生不悟，云部绝不能全修也。余谓可以问他要相当保证，或请部津贴咱修北路，总比与中央争著修双轨的强。阎先生终不允。

二十八日　日来因写东西脑筋时作疼，且如得怔忡病者。

午后孙殿英到并，绍戡代余回候之。忆彼由亳州退出，曾布防朱仙镇，恐有损失，自行退过河北，沿途抢掠，以余到中牟时之情况可见；十九年冬在津，其恭顺汤玉麟之情境如昨，犹谓汤其父执也。乃二十二年抗日作战，汤谓孙将夺其炮火，且亦截收其骑兵彭振国等部，何敬之又谓其并未作战，只知要挟，敬之言时几将落泪，为其要主察，要添队伍，要添饷额也。未几因冯（焕章）之据察抗日，孙且取得青海屯垦督办之职，进驻包（头）、五（原）久之，其突攻宁夏终不克，中央发甘陕绥晋兵逼之，乃离军来并。此间孙之电台撤消不过三日，其晋城造械厂亦因舒民（李生达）到河边才令杨毅如解散，度亦不过二三日也。前昨两日敬之竟电令保护，明轩亦转电来慰问，然则数月前敬之云必戕之，明轩云决不与土匪为伍何也。乱世英雄多，孙殿英果其一耶？星如尝谓解决了孙部不义气。孙部何尝为人民为国家打过仗，星如之说义气，恐犹之痴人说梦（孙之不遵命令撤防朱仙镇，置友军后路于不顾，自行过河，沿途抢掠，在律早应治之于法，老子先道德后仁义，今人并义亦不懂了）。

［沈注］自孙殿英部屡攻宁夏省城不逞，复被撤职查办，切实编遣，北平军分会且派富占魁赴磴口晤孙，商和平解决，晋绥军亦出动绥西，防其溃退，迫其就范，孙势孤，知不敌，始通电愿离开部队，于本日经绥抵太原，所部在磴口、石嘴子附近者，由傅作义收编，其在宁夏、平罗者，由朱绍良收编。

二十九日　晚饭在邮务长余家，数月未见黄少斋（国梁），今日晤之，余饮稍多。

张溥泊日前发表主张，将清明节定为民族扫墓节。我真想不懂他是什么意思，清明时节不就是人民习惯的扫墓时节么。

三十日

午饭请杨虎城代表成、冯两君，并约汉捷（张树帜）、少芸（傅存怀）、竹溪（谢濂）作陪，星如因食鳝鱼闹病已愈，言已晤孙殿英，渠恨其干部于世铭甚，谓其早与×有勾结，又谓丁某某之降于马鸿逵是他的命令。

三十一日　今早令臧国瑞去保定购树苗，日来因东院及城外栽树事，颇费思索，若有脑病然，要以看书受病多也。

四月二日

前日尊光问余新生活运动开会时去否，答以不去。我只想叫人不吃烟、不赌博、不奢侈，对

公务人员再加一条不要贪赃舞弊不办载语太单调，有杀风景，不如不去。

三日

早九时到省府，因预约冀厅长、邱处长、王秘书长讨论教育专案，此案已送河边，因余主改革，故再讨论之。余对本案第一主张量的问题，要有统计，如各种官吏、各种技师、各种职业等项，究需多少人，因以规定各专门及大学各教育若干数量，既规定专门及大学数量矣，则中学数量即有标准，高小亦有标准（因现时初小四年，按社会之财力情形，即可算为国民教育，又高小毕业就有不能种地做工趋势，且亦无力办六年之国民教育也）。

冀、邱、王三君颇是余说，因决议教厅先调查各专门及大学所授课目，及各科人数，经济处调查过去各科已毕业人数，与各服务本科事业及另服务他业等之详细情形；又对职业教育亦按余主张，王厂加入教育，工友皆学生，不要学校附工厂（即不拟仍有工人学生界限存在），亦由教厅先调查如何入手。

至于质的方面，如教育经如何过程，可以达到如何目的，则尚未论及。

四日

燕京大学日来选举健康皇后，极一时之盛。这不是忤嫚女性么，何以所有的她们都在高兴，而社会亦无非之者，独贤妻良母四字系确认为忤嫚女性的何也。

太原街上及各机关种树，多系柏树，百十年后街景必然呈现一种阴暗气氛无疑，盖无计画无研究的事业皆然，不独树人与树木然也。拟令今年及其以后种树，城内不准种松柏。太原热天较少，春秋尤然，街市宜种落叶树，北方各省皆然。

午饭请梁巨川［正楷按：梁名汝舟，号航标，忻县人，时主办西北实业公司］，饭前与之讨论信用合作券问题，又及日人侵略问题，谈极久。晚饭在孙药痴家常炸酱面，甚佳，药痴幼子在傍玩戏，乖绝。

五日

早往军人公墓植树，星如云此我与君同主办者，余不知所答。归途细思星如所云，与日前对孙殿英事一样可笑。午饭后与吟（璧）辩证我俩反目之各因。

昨车黄季宽（绍竑）到，渠来专为准备往新疆事如编练汽车队，及拟向此间带一部炮兵去，并悉步兵即用胡宗南之某四团，因闻盛世才阴结俄国为援云云。余以为四团太少。黄谓胡部每团有两千人。余谓以中国官兵及其训练，两千人的一个团决不如一千人一团的两个团，盖其训练统御能力皆差也。又询中央对新（疆）事决心如何，如有最后决心，且财力能继，即经营之，否则取辱而已。黄谓蒋（中正）、汪（精卫）皆具决心。余谓辅佐人才要足，兵要极精，尤其爱国心要十足，宁用钱铺路，毋令沾地方一点便宜（黄似有才气，而不甚持重）。

日前舒民因孙殿英之后方机关仍盘据晋城，曾极言其不可，坚主请河边（指阎）即解决之，贾先生（煜如）聆其语而旁顾不语。今晚在南办公厅舒民又话及前事，星如侈言该部害民害国，应彻底解决之。

六日　早季宽来谈久之，午饭请季宽，余饮酒多。晚饭在朱兰荪先生家，与季宽约明早十一时同子梁谈话。

七日

早九时张至心电话约谈，旋即来，谓阎先生悉日武官柴山九日来，令靳祥垣招待，靳询请柴时余往否，余问阎先生意思如何，张谓渠既来，我们安能不见，如决定不见他，靳请时可以不去。渠来既有所为，不见亦不能了事，因允其请。

十时员秀亭偕鸿禧（员凌衔次子）来，谓该校放春假，因偕来省，鸿禧已长成，现正上初中三年级，且谓能吃辛苦，在校于课余担任该校某一院之扫除，年得几元工金云。

十时半至南办公厅，朱（兰荪）、赵（次陇）、杨（星如）候已久，盖讨论阎先生复汪电也。汪电云，中央多数人认孙殿英不听命令，擅自动兵，拟令此间解往南京惩办，问阎先生有无作难，且谓蒋先生曾云，如阎先生作难，蒋愿负责办之云云。阎先生来件云，拟复以孙之来晋，事前本何敬之请此间电孙，劝其离军来平或晋，并保其安全，孙既应而来晋矣，此已往经过情形也，对孙如何处置，无所谓作难。余与赵主即按此复，但不说最后两语亦无不可，盖当孙之用兵也，其时已无调停之必要，渠军能进展，调停亦无效，若其无能时，适与孙以台阶。然已许之矣，又悔之，且令调停者从而失信，无乃过乎。

十一时诣季宽处，子梁已先来，谈话结果，此间为之准备山炮一营。又傅宜生收孙炮由黄要得，子梁为之拨兵添件成立一营，共两营编成一团，于五月底在绥远听用，子梁且谓四月底亦可备妥。

午饭在星如家，饭后在新民街约肖韩商购书事。

晚饭在萃崖家，饭后与光甫（杨耀芳）、毅如（杨效欧）等谈久之。

八日早出城往送黄季宽，归来绍戡谈日侵华北，阎先生不知如何应付，危险极。余谓阎先生对此特殊问题，步趋似不至乱，宜沉静看。

八时强，才洗澡，似略受凉，仍照常打拳，天亦变将雨。十二时到山西大饭店晤塔德工程师，渠热心甚，拟午后走南路，复查测过汾河之各要点，并要看看同蒲路，归来往北路视察桑干、滹沱两河岸情形，并述渠意见。此人真值得敬重。

又赴商会王会长（名肇泰）之约，渠言太原市今年关闭商家将近二百家，新开约四十家，其资本共才四万余元，若歇业之资本则共有七万，但此皆多年前之原本，中有一家已开二百余

年矣，更有一家已做到资本有六七十万。王浙江绍兴人，来晋已三十余年。归经正大饭店，回看金浣东、张实庭未遇，傍晚到萃崖家谈久之。

九日　早看老郭种树，十一时又往看金浣东，谓已走，十二时到省府，客大半已到。

小学教科书首章应编入国民爱国，第一必须服用国货，以及能存在的国家，其国民必须无吸食鸦片料面者，又如纸烟酒类之伤害身体，与赌博之败事害志等等。

午后约肖韩、绍戡谈久之。晚饭川至医院靳院长（祥垣）请，约有柴山、川本、西村、塄庭等四日人。

忆阎先生曾对黄膺白表示极愿其负责华北外交，不久黄约阎先生晤于石庄，拒之。此固黄之轻率，然为其负责，为其代各方作难，晤之以表示赞助，或者因之日人对晋绥少来多少麻烦，此亦阎先生失算处也。

十日　早九时柴山等来拜，谈久之。渠颇明理。上午开会时与耿厅长谈，除衙署祠庙园囿外，其城乡街道概不准种松柏树，可即通令全省。

目前与萃崖谈晋军能有两师随黄季宽经营新疆去，一则免咱再编遣，一则为国家西北办点事，萃崖极同意，而前一晚与杨光甫谈时，渠似有怀疑色，此其见解知识差于孙者（又忆二十年宋明轩要求代其解决鲍、张两部时，即孙同意，而杨反对）。晋绥财政今时每月不足二十余万，时局稍安定，仍须裁兵，阎先生积极主此，然黄季宽想要两营炮兵往新疆不愿给，何也（最后只给一营了事）。

十一日

昨朱、杨约在美利食堂晚饭，饭后同星如出城回拜客。早间慕颜来云，黄季宽仍想要步兵一团，曾与阎先生谈及，谓与余商可也。午后视米、吴等种树，风大且冷。

晚饭在山西大饭店约柴山等，柴山于微醉时曾作南洋土人舞，颇有致。又柴山、川原均歌日本之鼓励军人歌，又歌夜半钟声到客船之中国诗。余默想国人酒饭时歌唱情形，及多数军人风致，不禁愀然无语者久之。柴山似觉，频低语西村、川原，不再狂舞。柴山之来，社会间作种种猜度，余以为不出两种作用：一、蒋、汪、黄方集议于南昌，渠来作敲山震虎之计。二、如能另得一种机会也好（虽要求于黄膺白者亦且漠视之）。

［沈注］北平政整曾黄委员长膺白于本月三日离平南下至赣，六日下午，晤蒋委员长于南昌，本日，行政院汪院长兆铭复自京乘中山篮来赣，共商华北对西外交方针，时立法院对通邮、通央问题，甚多抨击。

十二日　昨晚微醉不怿甚，归至西（铭）处竟不能语，睡亦不安，作梦不置。

早间悉米梦云过去之不良情形，更觉识人之难，因其经管事颇杂，渠一旦他去，都不知从何

理起。晚七时慕颜约余及绍戡、尊先在美利便饭。

十三日　早员秀亭来谈久之，慕颜亦来，余因须往醇县、大同四五日，米所经管之事皆须一一另委他人，并详为说明办法。

午饭后孙药痴来略坐，渠询日人来情形（川原先日来，并晤朱、贾等，所谈如原田。柴山来偕川原等与余晤谈，则皆寻常游历者口吻）。绍戡将致经济委员会等各稿来，略改正，并嘱以对兹事之处理，因余等明日即走北路也。

午饭时曾问元德、元明，何以有要提高儿童地位之标语。按儿童节就无味，所谓提高儿童地位更无味，从前低耶？今后要如何高。日前在街市曾见贴有儿童是二十世纪的主人之标语，余以为中国是二十世纪的儿童倒很像。

入春以来，社会颇多疑阎先生要勾结日本，余以为无论如何阎先生总不至不爱国。有人说中央接近欧美，对日要求与狂扰，不至十分软化，总要留相当余地。余谓他们因为爱眼前的职位，所以时时盲目的应付环境，每到相当时候，总会转舵，不过国家要受巨大损害而已，塘沽协定即其例也。

十四日

早运动后略分配老米所经手垫地各项工作。十时动身，适接绍戡电话，谓何敬之来电，宋明轩部之驻阳泉旅，一两星期内即开察（哈尔）。

午后一时许到河边，阎先生仍病胆，眼略有黄色，精神亦疲，谈久之。关于柴山等谈话，则谓政府对于通邮通车不答应时，恐仍有骚扰，此其著要点也。阎先生认为日必欲于五年内美海军未盛时先败俄，所以今日言俄日冲突，非俄迫日，实日求速战，以免五年后之败，依此而言，日既不信南京政府对其能友善，故于未对俄开战，先求得华北有把握，此日必争之着，华北决难幸免。谈到最后，渠亦无善法自处也。四时由河边出发，六时半到醇县，住北门外农事试验场，行至忻口时略雨，忆去岁春日到原平时，亦适小雨。（续）西堂、（续）成文皆来少坐。

夜间屡醒，听小渠流水声极妙，天傍亮，杂以路上驼铃声，尤耐人寻味。

十五日早县长、公安局长、中学校长皆来。

十时强走坟上，先至马家围，后至沿沟，在村中庙上看碑记久之。同治六年有徐州（余父之从堂弟兄）捐钱，同治十一年徐德和捐钱（村人皆谓德和即徐州），咸丰元年徐万宝、徐万盛捐钱（万盛余祖），嘉庆二十三年徐荣捐钱（荣余曾祖），道光元年徐明、徐荣捐钱（明、荣亲兄弟；万宝，明之子；州万宝子），乾隆癸巳年有徐法捐钱（法在容上为发，又，州在容上为周）。

余闻高祖满库公为沿沟村外甥，因城居不协，遂迁沿沟。满库公发之子，始葬沿沟村，发公

因岳家关系常来沿沟而布施焉。

坟上归来，与魂青游览城北一带。五时许西堂、成文来，为渠等预备酒饭，余与绍戡食莜面。今日较累，身体甚舒适，十时半睡。

十六日早唤喜元（余六服侄）来诰戒之。十时许起身，余独绕城外。午后二时达怀仁，稍息食，四时弱到大同，谞和庭、赵印甫等陆续来，谈话甚多颇劳，因与槐青在街道闲步久之。

十七日

早看魂青打拳，九时许陈光斗、梁潄斋来。十时同绍戡、槐青仍到坟地，车中绍戡谈爱算账并不坏，阎先生坏在爱算有数字的账。余谈中国年来到处在发掘古物，然只是两种人，一种是贼盗，一种是夸耀他是伟大人物之后人，前一种是愿有钱而不愿出力，后一种是愿赏鉴有价值的东西。

午后往李官亭（名德懋）家，谓已回太原两日矣。后去洗澡快甚。晚饭约陈光斗、梁潄斋，余饮本地黄酒且醉，同槐青、绍戡出散步久之。

十八日

早正运动间，谢和庭来，谈十四年陕州事，及渠在八团时事。九时起身，午后一时到阳明堡，食莜面甚佳。二时上路，时有小雨，过忻州时雷雨较紧，六时半到太原。

十九日

早以慕颜名与黄季宽一电，述渠往新疆要步兵一团，去一旅以上尤所乐意。盖渠要一团，各师旅不好派出，势必零抽组编，恐短期间有事应用无把握，若去一旅或一师，不惟无以上问题，且可免此间编遣困难也（因黄日前过原平时，托慕颜转达，想再要一团步兵，余与阎先生见面时谈此结果）。午后看工人挖土种树久之。

忆日前在大同与严县长［正楷按：严县长名廷飏，字子言，抗战期中曾任山西省民政厅长，战后任立法委员］等谈，民十以前一两亩地租税纳约三元，今则增为五元。按在崞县一带之租税，约二十亩地一两银子，是二十亩地的人家，每年比从前多纳两元钱，不见的就穷到这样，所以我归纳山西人民之穷困，第一是出外经商者强半失败回来（约二百万人，山西千二百万人口，比如一家十二口，有二口在外，年往家内挣回二十元，廿余年来已无此进款，近数年此二口且亦回来吃家里，此人家安得不紧）。第二是服用洋货，如点麻油灯时，磨房磨子油篓等作皆有工做，种胡麻菜籽者多，其他粮食即贵，而做灯台等手艺者亦有工做，今用煤油，则以上所述各业皆无用途，且煤油灯光比麻油灯所强不多，工作上不因以发生多好影响，一物如此，他物亦然。第三禁种大烟，而未禁得吸食，更且有购食丹料者（假定十人中有一人吸食鸦片，每年只十元，即无故每年全省耗用千余万），所以余谓农村破产其故在此，而不在彼。

农村破产的大部原因，在城市与商埠，因为乡村的钱一进城再不能回乡。举几条可笑的例子：全国男女推头剪发所用推子、剪子仰赖于外国，政府下令逼人民剪发，而对于用具不顾也；全国学生所读教科书，十之九五系外国纸，铅笔、钢笔更不要提，我不明白若是用中国纸印出书来，学生们读了就不进步么，全国人看报，纸系外国给咱预备，多数人的名片，纸系外国给咱预备，所有月份牌，纸系外国给咱预备；全国所有电线铁轨，系外国的，中国全国用的铁钉子快完全用洋钉子了，稍带点洋味的房子，所有五金之属，无中国物。所以我说钱一进了城市商埠，再不会回乡，农村那得不穷。昨日晨报社评，尚在讨论农村破产，大原因是苛捐杂税。

二十日

早十时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等来，谈颇久，闻全国合法造出的袁项银币约十五万万，再加前清遗留各币等共约二十万万（不合法言非政府法定之造币机关），上海市即有六万万。唐颇精明，甚非党部之愚弄工人。又言各纱厂组织浪费，如与日本一般多锭子的厂相比，人家四百工人，我们六七百工人，职员等更如官衙一般的开支甚大，人数尤多。

昨日报载，据江海关统计，美国口香糖每年进口达二百万，而上海一埠年销百万。

苛捐杂税，在政府方面言，自应极力消除，即正租正税亦应设法减低，舆论则一方应责政府销减，一方亦责商民自觉。余曾亲询各将倒歇之商号，若将营业税减免得复业否，则谓不能也。盖政府不能协助商业，而其自身又极腐恶无能，其所以倒闭，苛捐杂税只占有百分一之原因也。

年来口岸附近之洋麦价低，而洋面粉因以内销，而内地面粉公司即日就赔累，假使政府为整个有知觉之政府，令各路局予以限制，如运费升其等级，则自然不能向内倾销矣。

国人日盼关税自主，余以为关税们主亦无伤于洋货、无补于国货。盖国有铁路明明自主，而不能利用之惠及商民，必责无能为力之关税，全国事无一件从责己求己上入手，只要可以推到他人身上，总是责人。对与国说，他是帝国主义，对用外货说，关税不自主。国家弱山归咎于吃人的礼数，自己无钱，谓是受资本家的影响。无时无事，不系他人非，自己是。

晚饭前，往山西大饭店回看唐寿民，即在斯请客。

二十一日　午前肖韩来，略谈志青墓碑事，渠一二日往北平医病。晚饭在山西大饭店，请师旅长之将往南昌者，余大醉。

二十二日　宿酒未清，早犹作恶，不豫甚，早未打拳。

苏象干来，渠看事很清切，有才干，闻其近来颇好鸦片，殊可惜。慕颜及徐峨东、姜玉贞两旅长来。

午饭后曾往南关园地内看树，又往老郭花园略游览，累甚热甚。午间天热至二十六七度。

二十三日　早间尊光来讨论建设研究院之成否，尊光去后略看老郭等种月季。

午后四时往绥署商议黄季宽炮兵事，与子梁、星如谈事极畅。归途即悔说话太多，久久不已。

年来觉蒋先生对日本问题，决不作曲突徙薪之计，不牺牲自己一时职位，事后觉作亦不见的有效。

九一八事发，全国学生盲目鼓噪，蒋先生似明知从无意识民众必至误国偾事，乃曲意逢迎，高喊出师御侮，抵抗到底，卒至学生闹出乱子，不惜开枪轰击，流血街衢。甚矣，名利能亡国、能杀人也。

二十四日自昨午后绥署谈话以后，若有所失者久久，晚间睡梦中犹懊悔，话多之罪恶大矣。

昨晚未睡好，今早体不舒甚。早点后吟（璧）言刺刺不休，烦甚。到省府于开会前几如病中。

考核县长以七种分数规定甲乙，然司法方面系以司法罚金缴纳情形定优劣，而禁烟考核处系以消烟饼多寡定好坏。

午后回看苏象干，沿路见洋槐枯状一如残冬时，且陈旧子角累累，殊不雅观，联想到国人凡事皆喜外国品，种树亦然。与象干、监先谈，渠等谓或者因其可作风景树，或者因其生长快，然一经研求，并不如斯，以其出叶较杨柳晚，且一入冬时，更觉难看，至其生长情形，则小时比杨柳并不快，大时则较杨柳长成慢的多，木质又远不如中槐与榆树。余又询其木有单独之用途么，苏、王皆谓无之。又询或系做火柴特宜，苏谓外国另有特制火柴木料，中国前些年用杨柳即宜，近以杨柳不足，已用外国料矣。问全国火柴皆用外国木料么，谓交通便利处皆然。苏君且谓亲见天津所用烧柴多数来自日本。悲夫，我国人之知识，我国人之恶德。

二十五日　午后李枫圃来，略谈日本野心之扩大情形。

山西大宗出产为煤粮盐等，兹将其产量约略列下：

一、计产煤区共五十七县，产量最大者为大同、平定，每年总产量为七八百万吨。

二、计全省产粮地共六十万亩，在丰年可产六千万石。

三、计产棉区共八十一县，棉田约二百万亩，丰年可产六千万斤。

四、盐年可产一万万四五千万斤（计河东产一万万斤、晋北产四五千万斤）。

以上系主要出产可能量之估计，实际上煤因运费高昂，销路滞塞，减工缩小产量，未必能有其半数。盐亦因销路缩小，不能尽量采晒，殊为惋惜。粮棉二者则丰歉不同。至于输出量数约如左额：

一、煤年约输出七八十万吨，除运费税捐外，约计值二三百万元。

二、粮年约输出二三百万石，约计值五六百万元。

三、棉年约输出二三千万斤，约计值七八百万元。

四、盐年约输出五六千万斤，约计值二三百万元。

以上连同其他烟酒、羊毛、羊皮、棉纱、胡桃、水果、铁器、药材等，全年出口货共约计二千万元余。

以前在外经商者年约入款二三千万元，现在多数归来，坐食山空，大有一落千丈之势。

再每年入口货值则与年俱进，兹举其主要者如左：

一、衣服用品约计年入值二千万。

二、鸦片丹料约计年入值四千万元。

三、煤汽油计约值六七百万元。

四、纸烟约计年入值三四百万元。

以上连同其他洋广杂货五金茶糖颜料等，全年入口货约计总值在七千万元上下，出入相抵，入超约有五千万之谱（以上系经济统制处约略报告）。

山西民生穷困原因既如上述，为今之计，政府亟应奖励土货、扩植工业，而人民方面除积极的节衣缩食早作晚休，努力造产外，而消极的轻而易举者，莫若服用土货，良以服用一分土货，即开拓土产一分销路，减少社会一分漏卮，保存吾人一分经济血脉，维护吾人一分生活路径。

傍晚约绍戡来给老郑（毓秀）写信，因老郑已又寄来过三次影片矣，并规定日内请郭可阶、李亮工、张毅庵、贾宣之等酒。

洋槐子生极易蕃植，叶浓花香，不生虫，是其长，出叶最晚，过冬枝干易枯，子角败敝恒经冬春两季而不落，街市园囿不宜种植，以其不备风景树条件也。

二十六日

午前天极暖，在阳光下行动，颇觉劳累。早饭时元明谓余新衣美观，因告以余年十三四时，所着鞋前头常在大开嘴，十指有七八在外，其后在京四大灰厂殷营打更时，每于泉水处洗衣，

洗后蹲山阳候衣干，彼时并未想将来衣此也（洗衣在公主坟左近）。

午饭后出城看地栽树。

礼义廉耻自民十六打倒，只到今日才有还阳意，然而亦是得党中有功如蒋先生者之力也。

贤妻良母今日仍在打倒之列，不知何日才得抬头，有人说良母能早几天复活，贤妻须迟至二十年后。

二十八日　午前绍戡来，谓少斋（黄国梁）请渠等游晋祠，以为对孙殿英似应送些物品，当送以荔子帖、霜红龛、五台砚、潞安酒。

午后往军部看马，在祥征室见晋华烟厂送的月份牌，不惟纸系日货，而牌上所印中装美女画，亦确系日人伪作中国画。日本于出外品无微不至，中国用外品亦无微不至。与祥征谈久之，渠正用功，预备考陆大。

与祥征谈话时，联想到现在连腊月里所卖民间年画，都是日本代我们制造(如俗称富贵有余、连生贵子等之胖娃娃抱条鲤鱼画)。

二十九日

昨晚至今较冷（零上十度），午后令大埙老安收拾东院草皮。傍晚绍戡由晋祠归，谓并未游览，多在赌博，孙殿英练字如七八岁童子。

二十七日

日报载何竞武由百灵庙平谈话，合锡林果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各旗，自称有三十万人，实则二十万不足，内中喇嘛占三万，妇女占八万，老幼占三万，其壮丁不过六万人而已，边幅辽阔，不能自卫，日本随时可以攫取。

我国民族积弱、知识退化，自无其立国能力，然而近年之失地丧权，却多自速其祸，空谈主义，狂妄叫嚣者无论矣，而自作聪明，往往为敌试探为敌谋出路者，又日见而不鲜。

三十日　日前见报载实业部据国际贸易局报告，近五年古物出口约值六七百万元，这与山西祁太平介破落财主卖家产有什么差异。

陆恭斋曾谈民十七年前，山西省银行印钞票总在北平财政部印刷局，自该局长委本省之陈效愚后，省银行印钞票改到上海，是怕自己人知其作弊故也。人都嫌恭斋难说话，余则爱其认真有为，尤其是廉洁负责。

晚饭在绍戡家，本为壮侯今晚到并，后以车误，至九时尚未到。

《传记文学》第 306 号:(1987 年 11 月)

徐永昌将军“求己斋日记”（五）作者：徐永昌

民国廿三年五月一日至廿三年六月十二日

五月一日早开会后谈到教育之亟宜从速改革，余颇愤怒，拟辞职。

高福斋（名时臻，襄陵人，留英，民初任山西大学校长，民六任国会议员）谓大学校年年举行该校成立纪念日，近日举行三十二周年纪念，为预备运动会已停课三四星期矣。所有各省各地皆系看见学生儒雅、大兵野蛮，独有山西反是，从而可想山西教育。

妇女在僻静街道要撞见几个学生，其不遭戏辱者，那总算她走运。

均一（王平）从家乡归来才数日，谓沿途有几处学校尚未开学（年假未归）；有几处虽开学而学生来者寥若晨星。并市有几条有女学校的街，每到下课时候总站了不少的男生在起哄。

均一对县财政极力整顿［财政厅本身及省财政则恭斋（陆近礼，平定人）已整顿无遗］，地方去了不少纷扰，省了不少钱财，功德无量。日前查得一舞弊案，本可置诸重刑，阎先生不欲。均一谓其他尚有几案也不好再办。

余以为整理县政，只须设几个整理县，用几个做过县长而富爱国心的有为之士去为之榜样，先尽量剔弊，然后按情形兴利，其余自会风从。整理县的办法，余已筹思两年矣，不敢举办。盖阎先生求治求利皆急，又喜多条并举，适成以繁御简之势，不闹到无所适从不止，恐行之无益，反害整理之名。

数日来余又犯燥急病，思不在其位倒是一了百了。晚饭在萃崖（孙楚）家，狄观沧（字楼海）老先生很客气的周旋。

二日午前壮侯（方克猷，安徽人）来谈极久，病余会客太少，得罪人颇多。

饭后药痴（孙奂仑，时任民政厅长）来谈崞代交界处抢案事，又杨光甫副官率弁三人在太谷某村劫当铺已擒获，言正法宜速，甚是。

三日早梁静斋（名鉴堂，河北蠡县人）来谈张汉三在临汾开会演说，推行信用合作券利益。因忆及日前开例会时与均一研究营业公社，余谓社会间颇言该社系与民争利，尤其系公营当铺。均一云此事曾与阎先生多讨论过，其理由系公营各业所用人员亦皆人民，并非天上掉下来的，不过与少数资本家有损而已。资本家赚了钱不过自肥，公营得利则可为社会办事。至于当铺，系应社会需要，且有来请求开者。余谓少数资本家也是人民，他们赚了钱也可替乡镇出摊派，乡镇依旧沾光，营业公社得利何时才能泽及社会（营业公社也有若干资本家之股）？且此等资本家并非多大，充其量不过三二十万者。公营何不制报纸、采煤油，择晋中资本家不能举办者而办之；何必定要开当铺、五金行、以及零星之消费合作等商，是仍与民争利，

且资本家虽不需要养成，而国家也须有一定限制、一定法规，不能在人民能营者公营夺之；人民无力营者，公营亦不之顾。如报纸一事，系官家不注意，人民争得外国人一部权利，公营转夺之，无乃太对不住人民。若当铺系因摊派与闹票子两问题，已开者倒了，以后也不敢开。公营则有势不怕摊派，且亦不怕票子，若在人民说他们不能开，也是官家不能保护他开。尤其地方摊派，公营者必能减少，是地方钱公营赚了，地方化消公营不出，人民安得不怨公营？安得不怨阎先生？均一无以应。意者均一仍有说，不好驳余耶？

午饭同吟（璧）往晋祠，子梁（周玳）约，人极伙。帖子上写明赏桃花，在今日社会情形乃行此，无乃太不顾社会苦状。自己乐、自己吃好的，固无甚罪，形容穷人之无食、无乐之苦，诚有罪焉！余初不顾往，曾与绍戡商之再。嗣以种种关系，卒偕去，适晋祠庙会，心尤不安。饭后，渠等男女各凑一桌打牌，余与吟（璧）先归。

午饭后闲话，余又哓哓教育，听者或已作恶，悔甚悔甚！今日不快甚。

四日午前刘鸿庆君来自繁峙，将莅永济任所，话极有修理，谈久之。

饭后浇花颇累。

昨日陶振华旅长言，因修同蒲路人民摊派太大，每亩地出至一元。余谓或系一两租出一元之误，陶谓确系每亩出一元。余终不信，然其摊派之大总可想见。

五日午前田、刘两旅长来，尊光（王谦）、均一来坐颇久。吴荣飞由平植树归，于右任、夏寿田字亦裱好，高子英同于昨晚到。

晚饭在正大饭店饯周（士廉）、王（靖国）、李（服膺）等二十余人，以其将往江西受训也。

并市于二、三、四三日连出三件凶杀案，前两起明为奸情，四日案据舒民云亦含奸情作用。

六日午前微阴，整理南屋函件，二时即雨。

年来学风最坏，山西尤甚！上课日极希，日谋运动风潮；考试时教授须预告以题，甚者且须代做好答案。去岁中学实行会考，三月前教厅招集各中校长会议，告以中央及省府决心，乃免强竟事。入秋以后学生渐知上课之需要，今春部令修改会考章法，即学校分数占十分之四，而会考力量所剩不过五分之三。前日例会拟请教厅条陈教部，冀厅长谓部之改章系因有若干省做不通。我省如认为不必改，部必曰你山西可以不改，学生岂不因此又闹风潮？因告以余可以去就争，卒不得要领。归嘱绍戡作函先致顾督学，请其商之部长，理由以惟因学校既失作用，不信赖之而会考，今仍留其可以左右会考之力量于学校，何如一了不会考，尚可一年省人民二万元（会考费）；且会考制原系补偏救敝，并非永久不变，学风一经惇正，即可停止，何必行此名存而实废之新会考制也！

七日昨雨微细的下至午夜方止，今日仍未放晴。

早间壮侯来谈久之，戒以服从主官，绝不要用薪饷以外一文钱，并嘱其对季良（吕汝骥）、仲仁（马延守）交勉之（楷按：三人皆徐公旧部）。

晚十时西（铭）突病，腿疼而冷战不已，阅两小时才好，请杨镇西来诊视，旋即愈。

八日今日颇清凉，早看西（铭）后往开会。午饭在美利食堂，邱、张、潘、靳公约，印甫（赵承绶）、治安亦来，谓明日走江西。

晚饭前与高子英研究安设吸水机等事。

上两次开会曾嘱陆厅长将并市马路之明沟于修路时渐次覆盖之，并令尊光速将新南门街道宽度规定宣布。

晋省向来禁银元出境，此真近视眼政策。（某地曾反对外国电影摄我们妇女之小脚，以为可耻。试问你要没有小脚，他如何摄？）

九日早往南关花厂购草花若干种。

津报载英庚款董事会委员休斯氏云：中国知识阶级中，目前对国学之用途发生怀疑观念，乃一最大错误。盖中国之古代文学、哲学，皆为中国文明之基础，在此基础之上方可加上技术知识，以从事物质建设；若毁弃根基，专务抄袭，则行见中国民族将迈入更大之危机。所以吾人固不能开倒车，然而万万不可忘却根本也。

年来欧美学者对于中国国学颇多赞美，然皆不似休斯氏之将国人与国学联属立论之恳挚明快。余以为国人忘本务外的心理，从兹或能渐渐回头；因为听明白话的人回头，则毁弃根本以便抄袭者也回头，休斯氏于挽回中国已死人心功用大矣！余不能不以万分诚恳默谢之也。

十日早赵巽卿来自北平，稍谈，胪初亦来。

午饭时，吟（璧）因饭晚，恐学生误课，大闹气，似有病状。

槐青昨晚归，谈大同崞县玫地诸事。

十二日昨午饭在美利食堂，邵竹琴（修文，高等法院院长）约。晚请外部特派员靳志及凌液池。靳河南人，长于书法（以自写裱就之琴条送余）；凌善画（似不甚古雅，见其送余扇面）。两君能诗，酒量亦好，十时方散。

今早刘竹坡（汝贤）来，言其在平家人有病，假二百元做医药费。靳祥垣来谈川本拟久驻此间，愿租一民房，余以渠住饭店好关照，请婉劝其仍住饭店为愈。

晚约巽卿、胪初、魂青、祥征、绍戡在晋谷香小饮。

日来中学生及师范生已在纷纷反对会考，且有去威吓教厅长者；此皆教部对整顿上学表示退缩有以致之。娇养出逆子，岂不然欤！

十三日早间均一来，谓明早将如南京开会。谈至人民疾苦，同深浩叹。曾谓渠县之第九中学学生因三月某日为某村庙会，要求停课逛会；校长无法，只好率往。至会时若干学生竟挤入会场胡摸索妇女，人众大哗，不得已劝归；乃于山途中每逢妇女步行或骑驴者，则撞之、调之、或从而拥抱之，直如一伙淫盗！校长据地大哭，回城即上辞呈。教员等恐当局重惩学校，由邮局将辞文追还。闻教厅已有所闻，拟先停办一年。山西之教育演至如此地步，其国得不亡耶！谁之咎欤？

即以信用合作券打井如何。

毅军记禹行碑文。

家眷满城动工僱字。

军部闲员互调之。

十四日早约祥征、胪初来商往五台事，决定马匹先到忻州等候，予等十八早乘汽车到忻换马。

李絅卿（名尚仁，省府委员、工专校长）由南京归，来谈久之。

我国旧日权度，系十寸为一尺（十黍为寸、直累九十黍黄钟长），十合为一升（十龠为合），十六两为一斤（黄钟之龠一千二百黍，其重为十二铢，二十四铢为两）。最近部定新权度系一米达为三尺（较旧尺略大），一立特为一升（似一千生的立方），一启罗格兰姆为二斤（约十三两六钱）。

凡有悠久历史国家，度量衡三者皆各随其旧俗规定以为准，只求其本国一致，不必强与他国同也。法系以地球一周分若干分之一为一米达，英国系以若干人足长相加后用同人数除之为一尺（或谓系最初定尺时以英皇脚长为一尺），此种规定均无大意义，然而沿用已久，其记载上必成立重大历史问题或法制问题。今必欲改定与他国有联属性或谓系建筑上有关系，或谓系购料上有关系，然则所谓都市建设、或商埠建筑、或阔人们建筑，要西洋化，而所有人民跟上改换权度，尤其是从此以后凡旧日有关权度之记载，人民将均不能利用之。或谓各国关于制药等以及其他一部分事物均采用法量法衡，然而未闻各国废其自国权度也；且各国外交方面喜用法文，亦未闻各国皆改用法文。意者中国将改用法文，以为各国之先耶？

十六日日来消化不良，不敢多食，大见消瘦，睡眠亦较少。往年春日睡觉独多，今年春初已喜睡矣。因孙某（按指孙殿英）事之刺激，即连续的不能安睡。

午后往军部与祥征等略商旅行琐事。

十七日早李晓峰来谈（续）西峰之二少君病重事。午后与（杨）星如谈上尉以下不可令带家

眷之理由如下：

一、无家室之累，一心皆在军队。

二、无住于连排长家中之兵（即不因此减兵额也，因为各家皆用兵抱小孩）。

三、军队出动（最要系出战），不因之减士气、多后顾。

四、不至坏人家小（在乡间不过一村婆耳，一出来即变成太太，长衣时髦、不种地、不做活，将来回乡也不能像从前的吃苦耐劳，小儿女尤然）。

五、可以积蓄（每月最省也得三、二十元，此数若在家乡，可以作三个月之用）。

六、在此无战事时间，每人一年可以轮流回家两三次，因为交通便利，并不感困难；且每经假满归来，必有一番新气概。

十八日早间程公安局长（名树荣，字正光）来述琐事多件，尊光来亦略谈公事（余又闹肝气，不适甚）。八时半动身，十一时到忻州，稍息即换马上路。三、四年不作远距离乘马，出发后觉天地皆大，行十八里在北湖午饭。饭后祥征等午睡，余与铺长等闲谈信用合作券，完粮纳税不要，所以仍不兑现（政府出的政府不要，此阎先生之特有办法）。北湖约八百余户，地有八、九十顷，年来歉收，人民皆在叫苦。询得一家十几口人，有地四十余亩，谓好年月够吃，近数年不够；甚幸有一辆车可以拉货辅助过日子，每年在城里纳租税十一元余，在村里交摊派十元余（此十元余大部系学校及差车）。初小学校男女各一所，学生约二百余名，男校教职员四，女校女教员一，年用九百余元。又有私塾二、三，年共需二百余元，数字大概如此，不十分确也。

晚宿定襄，曾到城里略游（县城距北湖二十二里），城关厕所到处皆是，默测十之二、三为方便，十之七、八为各人蓄肥料，所以如此之多。然仅就此一事看，国民亦须教训与管理也。北湖某老云：十年前其租粮摊派比现在约少一半（租税系每一两二钱四分，五元五多；摊派系每一两二钱四分，五元多）。

十九日昨晚九时睡，今早四时起，夜间醒十数次。早出关外旷地运动，到处皆经上肥料，臭甚。八时出发，十一时到芳兰镇，行只三十里，出定襄时沿汽车路走约十五里。路之两沿树木尚未出叶，似多枯，何也？

芳兰人口八百余户，地仅知纳五百八十两税租，好地十五至二十亩纳一两；中地三十余亩纳八钱（一王姓者薄永济表兄弟，有三十余亩纳八钱，家有七口人，日子甚紧）；下地一顷左右纳一两；此镇地有三分之一好地，三分之二坏地，村人多言学校化钱太多。小学校男女各一所，教职员情形同北湖，学生数在三四百。村长系选举，因为负责甚大，多不愿做，不似均一诸人所言之运动当选村长也（此地距阎先生村仅十里，或者是推行的好）。

信用合作券可以能换出省钞，不似北湖之没人愿用。

抽私鸦片者仍要惩办，但卖官烟饼者随处都有。

过午天似要雨，即出发。二时到河边，阎先生病已稍愈，在此坐约两小时，微雨约一刻。过建安后似入江南世界，空气清新，方进东冶镇，遇李文甫，谈久之。在街东耸天墩略浏览，直望到建安西会。此镇约一千二百余户，地方较他处富庶多矣，水田需二三百元一亩。

临睡时阎先生遣送甜水两驮，谓台山水寒，有胃病者不宜多饮。

二十日昨仍九时睡，一觉醒来，天已四时，爽甚！为月余来最安之睡眠，胃病大愈。七时出发，行四十五里，在南大贤打尖。又二十里宿尊胜寺，尊胜两字，耐人寻味。

尊胜寺重修方竣工，前住持普济募化最多，民六圆寂。今住持合严，东省人，时时陪侍，不便甚。又今日为释迦牟尼生日，众僧均特加功课，晚八时已又念经，闻十二时方下坛，三点又上坛，当须念至天明。

五台县城在出东冶三十里处，东门外有小河，城附近风景尚好(距城约四五里，迎面来一骑，询主席来否？余在前，告以并未。渠仍西驰，余亦速行。傍近城，见高处城门正有一簇官人出来，余等越小河东去。余此行极密，过河边、东冶两处，才有人知，沿途人咸以一队骑兵视之)。

二十一日昨晚因僧念经未睡好。早四时半起，稍运动，七时出发。行数里经龙王湾，其地水泉颇多，有稻地、森林，风景一变。过此即行于干河槽中，难走甚。午间在上柳林打尖，共行三十里（先经下柳林）。

在下柳林遇一老者七十五岁，壮健甚，似六十许人。槐青云：渠有姻戚蓝刚峰先生，沧州人，拔贡举人，年九十二，壮健较此老犹过之。渠去年底往视之，适老人在登高挂画，满屋书籍，方看魏书云。

午后仍走乱石河滩中，经砖瓦厂翻一陡梁至金阁寺，亦三十里。金阁寺方丈奉天海城人，较忠厚，与谈久之。

二十二日昨晚又未睡好，冷甚，腹痛约两小时。

早换皮袄，迳往南台，距金阁寺十五里，起伏不甚大。南台有普济寺，残破甚，在寺北塔基上可望见东北中三台，沿途草方出芽，地冻似方开化。出普济寺向东下山，过金灯寺打尖。又三、四里过千佛寺，寺有千佛洞，此地于民国六年曾来一豹，为当地人打死，今其皮囊尚存寺内。

南台顶至台麓将及二十里，颇陡（绝不似五台游记所述险难）；又十八、九里至台怀镇，寓杨林街之某商铺家。

经过镇海寺时，章嘉活佛派人迎候，从者告以尚未来。到杨林时各寺院住持亦来询问，谓昨日已迎候一日矣！亦告以未来。

傍晚宋子珍（太原绥署交际处）科员来，渠系招待靳志专员来者，似明日即回太原云。由南台顶下走不远即觉大暖，沿路草亦较长，间有将花者。奇草颇多，曾挖几棵载之水驮上。

二十三日早出外，祥征等携从者一路，余与槐青两人一路，先往殊像寺，在杨林南一里许。殊像寺碑其明碑则皆记为殊祥寺，清碑则今名。中有一座系为铁果禅师立者，写作均甚好。旋出往菩萨顶，先瞻带箭文殊，又往大殿，而驻本顶之掌印大堪布罗桑巴桑出为礼甚恭。（所谓带箭文殊者，系康熙帝曾恶一僧而射之，骤不见，而箭在此尊文殊菩萨像臂上。）

五郎庙在杨林迤北四五里之五郎沟，沟外即碧山寺，所谓广济茅蓬者是也。寺内有明人写华岩字塔两轴，真墨宝。又有元人金碧峰像，若杨五郎像则不足观矣。寺内设有浴室，颇不恶。归寓时已四时余。

闻之老商人云：此间三、四十年前满山皆树，余意水亦必较多，不然如今日之山水风景，乾隆何能来六次。

闻殊像寺有三皇姑遗迹（康熙之妹，吴三桂儿媳，在此寺出家），真容今日未见。

二十四日早饭后稍息即出往镇海寺，适章嘉派人来迎。过南山寺时，望见一队蒙人由西山深处来，后悉为锡盟左翼某王公朝台者。晤章嘉后出瞻各殿宇，又往山后一带松林游眺，午饭在镇海寺（章嘉病腿已数月云）。

午后归台怀，旋往显通寺，过其楼门时即闻撞钟，方丈率僧众出迎。历瞻七层大殿，规模甚宏。在第六层铜制殿有喇嘛在念经，更有一喇嘛在叩头不已，或谓此八、九喇嘛系雇来者，专为香客施主而设云。僧官驻此已五十三年，询以从前台山森林情形，渠谓五十三年前即此情形（按此某铺长所谓三、四十年前台山到处森林之话失实）。方丈恳切致词，愿余驻该寺，并述得余来台消息后之预备情形，因颔谢之。

晚饭后同胪初出，之河沿听水声，清风习习，月色朦胧，倚石话旧。如民五嘉兴之落帆亭、烟雨楼情形，同游长城十三陵情形，民十四陕州与阌底镇练兵情事，民十五西河营与大王城作战情事等，历历如昨。谈至十时方归寓所，适有微雨，约十分钟。

临睡候槐青未归。

与胪初谈，决不因自己做官方便，做一件无益于社会的事。

二十五日早八时出发，同时令魏副官长（三十三军魏郁周）往显通寺布施而谢之。

过狮子窝时天骤变，风雨夹雹约十分钟。此处起伏不大，细草如茵，经过一上一下各五里之陡坡，即至茶棚，共行三十里，即在此打尖，午后行河槽路三十里，宿岩头。较金阁寺西南

之河槽路好甚。

闻茶棚村长云：章嘉佛来去台山，各大寺每寺来四人，共约一、二百众接送至茶棚，繁峙县长、本区区长等亦到，僧众皆跪接跪送。每次繁峙办差费约需三几百元，并云章嘉亦颇知爱惜物力云。

二十六日昨晚因有臭虫先搬至当院，后因雨又搬廊下，卒以尿臭狗吠未睡成，而肚腹难过竟夜。早七时即雨，十时许渐晴。

昨日余因胸疼，上坡亦乘马，闻晚间乘马食草甚少，确因口大过劳。

午前闲谈，有谓蒙古人系通古斯种之一族。余问何由得知，咸谓由外国译来，余则早年即以为蒙古人、满洲人、西藏人等与汉人皆为一种，盖我民族在极早由西北播迁而来，随走随住，蒙古人即遗留而随住者，所以仍游牧。汉人前走达于海，而耕种进化独多，蒙古人则进化甚少，然亦以生活方式不同故耳。

台山有永不化的冰，名之为万年冰。又今时各山沟随处皆有冰雪，谓必至六月方能尽化。

所寓铺长为六十九岁老人，壮健甚，谓到此三十三年矣。前在杨林街二十一年，当年行宫傍略有杨树，即渐将树林伐倒，渐次成立街市。渠到杨林时，该街只有两家生意，询以当时各山树木情形，谓树木即不甚多，更无所谓森林。是台山森林之坏，早在六十或百年前矣。

午饭后出发，因属河槽路，适有水，且两傍多系水地；又以阴天格外风凉，行四十里，宿聂营。适有庙会唱戏，领班名小电灯，为附近各县最有号召力者，正唱玉虎坠。祥征归述其如何如何可看云云。

二十七日昨晚睡甚甜。今早五时起，八时出发。行三十余里，在离代县五里之某村打尖。饭后穿城过，行十余里经李晋王陵庙，瞻仰一过，并略看柏林寺晋王庙碑，晋王影堂碑，皆明碑也（碑若不速保存恐且坏灭矣）。

三时到阳明堡换乘汽车，先至沿沟村，又至马家围看视墓碑及栽树如何，上灯时到崞县，仍住北门外农场。今日累甚，胃疼亦甚，九时即息。

在路遇王其昌营长略谈，打尖后方别去，渠等在此正筑路云。

二十八日早九时上路，方过午即达太原。晚饭在星如家。

报载四月份入超六千万元以上，本年四个月入超统计达二万万二千万余。

台山回忆：

一、章嘉为绝聪明人。

二、所见碑尊胜寺有宋天圣年间碑，其余皆明清物。

三、南台上多不经见之香花奇草，据寺僧云夏日由台上归来常衣染花香。

四、拟设一五台山林区，特别提倡造林。

五、余到杨林日，适有师范生六十余由教师率领来游台，已到两三日矣。住户颇畏惧，以其尝半夜无故惊扰人家，以为不如军队安分。

六、同人咸以菩萨顶大堪布（俗称大喇嘛）似有些道行，余以为实缘其未甚语耳。因忆在豫东作战时（十九年），阅五代史，其各帝王纪皆述其寡言语。又易经：吉人之言也寡。是诚多言多败，可不惧哉。

二十九日早间开会前陆厅长带汾河与桑干河两河务局长来见。晚饭在萃崖家，晤傅宜生及陕西刘旅长，谈颇久。

西（铭）自昨晚以来，颇不适，即派人往寻员秀亭，并设法治疗中。

三十日早方拟出门，王猷丞校长来，谈关于汾河水利，往京沪经过，汪精卫、李石曾绝对赞助，孔庸之则为相对的。

晤秀亭，悉西（铭）疾尚不重要，又午前特视西（铭）疾。午后约秀亭谈二、三小时。晚饭在黄胪初家食熬鱼贴饼子，佳甚。

三十一日昨夜燥甚。今早略有凉风，七时即雨。天方旱，农家早盼雨矣！得此慰甚。九时视西（铭）略可，归晤秀亭，绍戡适来，同往美利食堂，尊光、桂亭请。

闻南京孙陵造一风水塔，用一百五十万；又建筑一运动场，亦百数十万。按此诸景况，国家安得不亡！吾人苦心孤诣，日在谋兴复，岂不越前进越无希望耶？悲夫！

晚饭在煜如家。

六月一日昨雨一日夜，今早方晴，天颇凉（十四度）。

午饭在省府请宜生、煜如、萃崖。午后约秀亭、绍戡谈久之。

晚饭在药痴家，适绍戡家人来送信，谓西（铭）拟入病院，因亟归，送之杏花岭医院。

二日早悉西（铭）今晨一时半生一女孩（旧历四月二十一日丑时）。（正楷按：女名元昭。）

午饭前宜生来略谈过去事。肖韩、崇嶽亦来稍谈。

午后往视西（铭）。

今日仍冷，早间十二度，午后亦不过十四、五度。晚饭在美利食堂，同黄、杨、杨、濮。

三日昨晚十时睡。今早起且六时，为数月来少有之事。

午时到医院，坐一时余。归约绍戡略谈，后同祥征、肖韩在井盛园晚饭。该饭馆东家谈，已有八十余年历史，闻其最盛时代为光绪二、三十年，至今犹自赞叹不置云。

四日昨晚胃仍不消化，难过甚。病且一月矣，旅行未能却之。四、五日来服药稍好，昨晚未服药，则难过如前，夜半思之烦闷甚。

午后回看王汝勤、许兰洲，未遇。即至医院，风甚大。归阅过去报纸多张，无聊甚。晚饭后之萃崖家，与谈照像知识久之。

五日早间程局长来述关于城内出水诸问题。

今日例会，会后令尊光取缔电影，即除教育、新闻、探险等有益社会青年者外，概不许演他片，违者严处。饭时高福斋谈王猷丞儿子之无赖与孟厅长（名允文，前任民政厅长）儿子之不成器，更见社会教育之恶。

临归嘱尊光写信与阎先生，请其同意太原市政计画（即对以后再开设之学校、工厂、旅馆确定须在城外等等）。

昨晚更冷，已降至十度。

晚饭后往萃崖家，适渠与吴金榜讨论教育计画。不见金榜已二年，观其气色尚好，嗜好想已戒绝。

惩忿窒欲，少食多动。

六日早约肖韩来，拟为禹行做碑记，适邓先生来，已乱意矣。继而绍戡亦来，遂谈社会间对阎先生之责难各节，余以为阎先生固有咎，而社会人士之咎实居大半数。

公安局电话，省行发现挤兑情事，因令极力维持秩序，稍过即平息。盖两日来有谣言，谓阎先生已逝世，无聊者因以票子必将继之以倒，甚或乱党另有企图，吾人只有镇静处之。

午间子梁来，亦谈谣言事，并及往江西之感想与经过。因午前谈话多，胃病较甚。

饭后先往（三十三军）司令部看马，出之医院，西（铭）大不耐，余亦为之闷气。

晚饭颇迟，绍戡同食，饭后谈极久，十时方归睡。

七日早约肖韩，方述写禹行碑记，尊光适来，谈省行挤兑事；并言多人皆主阎先生即来（因造遥者谓阎先生已故，其票子必倒）。余谓无须，可函告以愿何时来何时再来，不必受其摆弄也。至挤兑一层，余以为与银行有益无损，盖事实自有事实。

饭后将禹行碑记事略写好，即回看李枫圃（因渠曾来寻问两次欲面谈），渠述日人亟于谋通车通邮之内心颇详，如条约规定外国货物未经海关者得收没之等。

三时到医院，五时半归，又约肖韩谈禹行碑事。七时到晋瀛食堂，祥征、则先（楚宪曾字）、绍戡、肖韩均到，饭后曾经公园闲步。

八日早慕颜来，谈渠往江南之经过。渠忻州新妾已生一子。

早开会，悉学生仍在谋破坏会考，其步趋拟派代表多人，明日先往教厅毁试卷。

今日规定一处理城关积水（雨水）与灰渗之集议而治办之。

均一南京开会（财政会议）已归，谓中央将以两千万以上之烟酒税款还给各省，谋取消地方粮租所附杂捐税。其事甚佳。

胃于夜间不痛才只四夜，日间前日即较好，而昨日因在李枫圃家说话多，遂致稍发；今日说话最少，而至晚未发。谚云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而余之病亦渐从口出矣，可不戒哉！从今日起‘少食’、‘少言’，注意注意。

午后仍往视西（铭），渠疑十一日出院，院方似令其十三日以后出院，谓最小限须住满十二日。

日前报载李协和在山东会冯焕章后与新闻记者谈话一则，略谓须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等等。不知今日我国社会情形已到大部分事物皆需要干涉，如服饰需要干涉（男女衣服）、娱乐需要干涉（如电影与戏）、物作需要干涉（如制造尺寸砖瓦门床等）。

九日午后往医院，适绍戡亦来，遂规定后日出院。晚饭同绍戡在陈芷青家，陈六十余，健壮甚。今日其寿辰，客颇伙，有两桌麻将牌。饭极晚，余大窘，又不好走，又不便催饭，胃病大发作，苦恼极。夜间又发一次。

移风易俗，端在政府。各省无大能为，如学风、鸦片烟、麻将牌，此今日之三病，政府决心改革之，固轻而易举者。无如政府尚在依违其间何？麻将牌也，强半阔官贵人尚在好之；鸦片烟税之，政府尚在赖之；教育学风之不良也，政府有力者时在助长利用之。我国不亡种不灭者，或先民之大德厚泽所致欤？

赋重为我国普遍的病，政繁则为我省独有的病，更张太多，又为阎先生今日之政治病。信用

合作券在忻州已不兑现，当不信用矣。在定襄之西境则稍好，在东境则甚好，盖距河边村近接故也。

村长制之善否，亦以距河边村之近否为正比例。

十日早即起风。十一时因学生包围教厅捣乱，曾往绥署商派兵保护事。

午后往医院，西（铭）因种种不便大烦恼。七时到煜如家，为公请日本某领事。

今日说话最少，食亦少。

十一日早间吟（璧）因米梦云事又寻气，烦极。十时约绍戡来，西（铭）即归。午后曾到绍戡新居谈久之。晚饭后绍戡来东街，谈星如拟约余提前走南，因闲谈。余说话极多，累甚。日前尚书惩忿少言四字贴壁间，今日皆犯之，悔恨不已。

十二日五月二十七日大公报载川北各县陷入匪，现虽次第收复，但人民受害极深，死者达百万以上。即幸得生存，其大半皆无家可归，而广元一地死人且逾十万云云。

早间绍戡来，为学生仍闹教厅不已，保护与弹压兵队且由两连增至三连矣。又约肖韩来略谈渠往平代办事。午饭改在东街，以余胃病，思稍变更起居也。晚饭在绍戡家，因樊虚心寿辰，同仁公宴之。

《传记文学》第 307 号:(1987 年 12 月)

徐永昌将军“求己斋日记”（六）作者：徐永昌

民国廿三年六月十三日至廿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十三日　今日大公报社评，对阎先生信用合作券致其怀疑，然尚不知其官盐之扰民也，如何如何。早问绍戡来，规定明午请李亮工（名容镜，山大教授、小学家）、苏象干（体仁）等。

十五日　昨晚饭在绍戡家，渠与王均一（平）公请苏象干，象干南京开会归，谓顷接绥远电，绥平市官钱局票挤兑风潮已息。

早开会前提议取消各县差徭局，所有关于省方流杂差等，皆可不由县支应。而军事方面则不能不俟同蒲路通后再定，并拟俟阎先生归后再作一度商榷，或得解决也。

两日来天较热，风土时来，燥甚。今日过午即雨，大清爽。

早问（李）慕颜来谈编遣问中渠不同意之点。

日来与（杨）星如、（贾）煜如规定往南京事，阎先生意也。

十六日　（端午节）早间整理禹行纪念碑文，适绍戡来，渠谓其中：公居五原“语冯焕章先生曰，第一军私、第二军乱、第三军散，今乱者灭，散者不复成军，第一军盍去其私乎？”几句宜著去，恐第一军的人看见不愿意。

十七日　昨日治安（王靖国）来，因余出外未见著。今午后崧生（井岳秀）来自榆林，旋回视之，谈颇久。

两日来胸疼甚，早在东院藤萝架下静坐久之。

十八日　早约杨镇西来诊视胸疼，渠谓或系运动过度，神经疼；非关肺胃，亦无他疾。

十一时在南办公厅会议，应付学生滋扰事（昨晚贾、杨、周（岱）等曾集议至午夜，余因疾未到场）。据警宪等报告：以学生不服劝告，曾殴伤连长一、排长二、士兵十数，而学生亦有二、三十受伤者。一部份学生将南门口派出所捣毁，更有捣毁友仁等两中学者，亦有喊共产党万岁者，曾捕获二十余名，即令解送回籍管押候处。（受伤连长系击落二门牙，一排长系一目，恐残疾。因不准军警打学生，只许阻止其暴动，致有此情况，学生气焰越长。）新南门被击破一巨孔，二十余警无法拒之。闹最激烈者为国民师范，明原中学次之。次陇谓每次都是国师闹最力，而其校长必先有报告，谓已极力管束矣。（个中情形多谓国师校长一派，为反对教厅长而助长学潮，旧省党部一派为反对阎先生而暗中资助之，而共党却利用此两大派以活动。）

十九日　昨竟夜雨甚大。早开会前王尊光（谦，省府秘书长）来为友仁、成城两中学请求保护事（更有其他之不反对会考学校亦然）。

开会时约张欣斋来略询其经手事。

午饭请王治安、关蕴中（名福安）、石华岩、王国琛等，郭载阳（名宗汾）云南昌剿匪军事无所见长，尤其后方办的不好（后勤问题甚无办法）；并云×××认人太差，用钱亦滥，惟用兵较胜些许。且云今日匪之不走，并非被围不能走，是不愿走。与一般人由南昌归来之盛誉×××者，确有独具只眼处。

今日遍市发现共党传单，而学生滋扰空气极其紧张，有谓要打各报馆，有谓要打某几公馆。太原附近之筑路军队大半停工归营，准备应付学生。

晚饭时陈禹祥来自河南。

二十一日　午前张汉卿（学良）代表张忠荪来谈久之。渠系张文襄之孙，曾充哈尔滨某要职，该埠为日伪所占，渠不屈而归。

王尊光来，谓接大同急电，其前妻子病急，且云在情理非回去看看不可。

日来胸疼略好。胃仍不愈，由昨午后起更甚。

二十二日　早出回看张忠荪、赵友琴（守钰）。

午请张忠荪、赵印甫等。与星如约二十八南行，先到汉口，并电胪初在南京相候。

反对会考最激烈之国师、成城、明原、一女师、并州、新民、三晋七校，经前日严令查办后，已有三校或请求悔过，或检举滋扰不法学生。现只剩国师、一女师、三晋、成城四校，尚在极力运动再闹，且宣言不达目的不止云云。中国乃至有多数学生以不求学为召，其中尤激烈者为国师与女师。而国师系阎先生所办，经费最多，年约二十余万，闻其校长所以能在该校维持者，以其常给学生钱用。又日前往外县旅行，悉多数中学生除费用外，每人有能余一二十余元不等。一女师则任各校之联络，打军队时亦以女子较勇，最奇是各学生且扬言欲焚烧热闹街市与财政厅等，不知其究何为也。晚饭为赵、贾、朱、孔（繁蔚）公宴，余往略坐即归，以胃仍不好。绍戡持子范、胪初电速余早往南京，以晤蒋、汪。

二十三日　午间与肖韩商议禹行碑文，又余拟请吴雷川（燕京大学教授）先生有什么机会教教元德。

二十四日　早间楚晴波（溪春）与（杨）祥征来，为将往南京考陆大特别班，恐有不合处来寻问。因触余多年理想，拟能摆脱开不做事时仍愿去求学，相与谈久之。

昨日与肖韩闲谈，因谈谈绍戡曾祖所写对联（晴雪梅花宰相诗）之工整润适，觉其后人必有昌者，盖以其积德深也。吾人求取功名，何如求取学问。求取功名可以积官，求学问是积德；欲绝后则积官，欲昌后则积德。在今日之社会与环境，有官有钱，决不会再进取学问。换句话说，有官有钱，决不会再有德行。

午饭请赵友琴与杨虎城代表冯某，饮酒甚欢。余胃病未饮，食亦少。友琴言胃病必多运动，最好是多走路。

今日食了三次鸡胗干面。

二十五日　早间塔德工程师来谈渠此次工作，并云于十月间桑干、滹沱两河亦测竣，又清源地方某河现正挖河修坝。据渠意见，若不修石坝，终不保险，且修石坝该河附近六七里之山内即有很好石料。又该处附近产煤，若利用开煤机器钻，其工程费可省一半云。谈至盈大夫之遇害云，若不是有四个小孩子，老人未必遇害，盖一匪用枪看住盈夫妇，余匪入子孩室，小孩大哭，在美国教育，于此等情状下（无论妇女小孩之危难），若不能挺身出任保护为最可耻，以后将不为人齿。返视我国教育之学外国，在学些什么？

午前槐青来自大同，谈樊子华（童年时代大同房东之子）病故情形，相与痛惜久之。

晚饭在萃崖家，适杨毅如、李舒民等正协议明日编遣会议之各人主张，余颇是杨、李说，渠等因要余明日先生主张之。

二十六日　早祥征来言，渠明日走南京。

开会后到铁路银行少坐即归。三时在中和斋开编遣会议，星如争论最烈，余则依昨日预定发表意见。因胃痛不怿甚（一、阎先生主张节裁二十万饷额。二、预料不久中央必发起裁兵，为不使各师长作两次难，此次只裁兵额，不大动单位。三、为达上两项目的，即步五十四团、骑九团、炮十团，共七十三个团，分担裁二十万饷是也）。

中央经委会派其水利处技术专员王仰曾、吴又新等来晋，勘查汾河水利工程，今晚宴请之，陆厅长（近礼，时任建设厅长）代东，余略坐即归。

今日胃病最甚。

二十七日　今日食息皆大注意，胃病减轻十之六七。

傍晚绍戡来略谈，悉今日开始会考，颇平静。千余受考者中百余未到。

禹行碑文大概规定。晚饭朱、贾请，余往略坐即归（晤尹仲雅）。

午后曾请杨镇西来诊胃病处方，谓须服一种镁剂。

二十九日　昨晚饭荣甲三（名鸿胪）、杜仙洲（名春沂）、杨光甫、李润发（字颖生，宪兵司令）等在美利公请，余往稍坐即归。

尊光已归，谓北路雨大，数日来已下好几场（此间未下）。今年收成不至坏，并与规定处置送回籍之学生等事。

吟（璧）病虽见轻，仍怕音响，微如昔年病。因即请赵意空先生（赵意空，上海人，举人，清末任韩城知县，现任山西省秘书，年已六十余，精中医、工诗歌，徐公此期应酬文字多出其手。）来，渠年老心细，或能速愈之，并为余诊视。

今日孔庸之来晋。赵友琴为其母在东关某寺开吊，余同星如、芸生（孔繁蔚）往祭。

晚饭时孔庸之谈美国经济恐慌情形，如纽约最高楼房有一百零二层者，昔状以帝国大楼，今状以空楼。各大银行情形则存现金于保险箱者多，存款于行内生息者少，盖不信银行不倒也。某鞋店开市白送人鞋一百双，有青年类学子者，频过其门而内视，店伙疑而询之，则欲得鞋而耻于白受人物，卒至泣而受之。德国亦然，有出不起房税而自拆其楼房者。至人民教育智识问题，渠在法时，曾雇一汽车，偶与司机谈，渠固一社会党员，颇明了国内外大势情形，而对其国家有所主张者。意大利三十年前亦极腐败，街上到处西瓜皮，污乱不堪，火车上香蕉皮满地，无人过问，近十年间经莫索里尼之专意治理，已一切变观，成一极有条理之国家（莫索里年前为一穷极无聊之记者，曾于公园中长椅上过夜，防冷露则覆以报纸）。而各国中国情形，则无不鄙视之，皆谓中国无政府，为一各自纷乱之集团，直不成一个国家云云。

三十日　早间王猷丞归自河东，谓考试只约一半学生，有两校不考。余嘱其与中央所派之孔祥榕、王仰曾等四委员接洽水利问题。

靳祥垣来，谓将往天津。谈至余胃病，渠谓服镁即好，并又开一种服镁后应服之胃药。

午间在绥署大楼公宴孔庸之，两时才毕。又在北厅略谈，孔甚反对阎先生之公卖盐与公管当铺。而赵（次陇）、贾（煜如）等多饰言其是。（阎先生每举一事，不论是否，而各重要人物总是一味赞成，决不深研其究竟。同时若有人非之，则亦饰辩不遗余力，这总算相当的忠。）

与星如决定后日南下。余服镁两日，肚胃颇舒适，惟水泻。

七月一日　早均一来谈财政情形，尊光、绍戡相继来。傍晚在星如家与萃崖谈久之。

阎先生函云：据法人息，日将以大同作新蒙古国之首都，嘱晤蒋时研究之。

二日　早均一送致阎先生信稿来看（昨日为测桑干、滹沱两河，悉阎先生对水利事业颇不满君图、猷丞，余为解释之）。或谓阎先生对余亟亟于水利颇致其疑，余则作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除非去职乃已。

约禹祥、肖韩、槐青来嘱以代办之件。

孔祥榕来拜略谈。

十二时上车，朱、贾、孙、陆及猷丞、瀹川、汉三、虚心、毅如、光甫、慕颜均来站送。八时到石庄，驻此间之王奇峰师长来接，崧生亦到。夜接子范电，蒋七、八日到庐山。

三日　九时上平汉车。昨日以来天颇凉爽，以昨日有雨也。

有杨虎城代表适在车上，与星如熟识。因忆去秋在孙殿英军西行酝酿时，杨虎城曾有联合孙部之企图。星如亦为个中人，张至心则似操纵一切，并派刘绍庭入长安晤杨，杨且阻邓宝珊之助马，但虎城同时又有代表晤余，以为不消灭孙部西北无宁岁。

四日　早六时醒，悉车停于孟庙村。因郾城南北大水，沿途村民为使水向东流，不能不将铁路土基掘开以泄水，所以车不敢行。且闻漯河水已漫过铁桥，九、十时方开过临颍，临颍一带铁路两傍一望皆水。到郾城时天热甚，先谓六、七时可开，至晚谓夜十二时可开。

昨晚过郑州时，陇海路钱墨林局长及平汉陈局长均来站，因余已睡，从者谢未见。

五日　昨夜车仍未能开。今早饭后入市内洗澡。昨日站长来车傍闲谈，谓此间匪仍多常劫到车站附近，言时屡顾左右，颇呈惶恐状。

陈修己来自汉口，为弹压村民保护修路者（村民拒修路）。

十二时开车，到郭店又待约一小时，在郾城开车时有刘凤歧旅长上车（渠曾在郑大章骑兵军充师长），到西平下车。西平以北铁道两傍几如泽国，如行湖中。

不服用国货要亡国！

爱国须从服用国货起，救亡要从微处著手；

服用国货要出发自爱国心，不需要出发自仇外心著

不改革教育必灭种！

在反共国家之多数刊物，仍共产革命破坏时之言论（且非共产建设时言论）；

以学生为民众之领导者大错误（各学生之家中皆不许其管事，以其不更事也，而教育许其干涉国事）。

学外国的教育（一切学外国，本国一切皆非，最后政府命令也不如外国的好）。

造官教育（只要高小毕业即不种地，中学毕业即要做官）。

管人而不受人管的教育（小学生有人管，亦能管，中学生则相反）。

职业教育之错谬处，为他不是教职业者，乃教教习。

学外国文之滥。

社会三害：

打麻将；鸦片；不正当之电影。

农村何以破产？

教育破产，人心破产（民俗偷惰）。

苛捐杂税其末也。

中国社会需要干涉。

服饰需要干涉、娱乐需要干涉、物作需要干涉（李协和近日尚倡言须自由）。

管不住官吏贪脏、不办事、必亡国。

管不住学生闹学潮、不读书，必灭种。

教科书不用中国纸，谓中国纸不够用。

报纸不用中国纸，谓中国纸不够长。

废中国固有度量衡，而采法国式度量衡，废的太无道理（新者加之学校教育则可）。

全国兴办保卫团，办此而不能裁兵，是又添地方担负。

军校应迁之洛阳。

生活、地势、气候、时局（对外的）人事需要。移罪民于边地开垦错甚！边地需要有教养之良民，绝不要游民。

开发西北不到时候（为自己出风头占个名目而已），即使谋发展，应深刻的谋所以发展之道，不要先其所不急。

往年学生气象秀雅，兵士气象凶恶，今则反是（十五、六年以后）。

韩栋才意见书　‘立言’与‘态度’

汾河水利：

一、太原至灵石河槽之固定（明末以来已八次滚徒），需款八百万。

二、修两个蓄水池（清水）于静乐（可灌溉两万顷），需款二、三百万。

三、零星等。

以上共需一千二百余万，又截至本年（二十三年）十月，桑干、滹沱各亦测出，即全省水利概括仍作一结束（龙门瀑布亦在内）。山西省国家与地方收支：

一、全年国家收入七百四十三万（财政整理处经收五百二十八万，财厅经收二百一十五万）；

全年地方收入一千二百四十三万余；

以上共收入一千九百八十六万余。

二、全年本省应担军费一千六百四十七万（绥远担任三百一十二万。共支军费一千九百五十

九万）；

全年政费六百三十九万。

以上共支二千二百八十六万。

三、收支相抵不敷三百万。

四、应废除之苛捐杂税，属省者五十万（烟酒二成附加及各项产税如皮毛、棉花、木料等）；

属县者二百九十六万余；

属村者九百万（实不止此数）；

以上共应废除一千二百四十六万余。

五、如将苛杂取消，应亏一千五百四十五万余（即四、五两项数）。

六、财厅年支出军费一千零八十一万余，除由国家款内拨支二百十五万（由省实支八百六十六万余）。

本省教育经费（高小以上）约为三百零四、五万（省款一百六十一万，县款一百四十四万）。

山西各县二十一年度实支九百七十余万（内尚有洪洞、浑源、方山三县未核定），二十三年度核算为三百八十余万（并严令不经呈准不许多支，违者以渎职罪从重处分）。是今年以后全省每年可节省人民担负六百万元，前者整顿小学，全省已节省百万。

各县年、季、月各报造表不下四百余种，真是“政繁赋重”，思如何整理之。

六日　早四时达汉口，关翔云等多人来接，寓扬子江饭店。八时过江诣剿匪总司令部，晤徐克成、何雪竹、钱大钧、叶蓬等，刘翼飞等适来。张汉卿健肥于昔，判若两人，谈话间颇兼兴奋，对所经各国，以英国人民情形最好，法人民思想举动至浮靡，德人过骄激，有如日人，日人觉得日本是东亚主人，德人则觉得日耳曼人高于一切。

张岳军病足，方耀庭（本仁）去庐山，均未见著。午饭在冠生园，翔云请，饭后到陶聘三家息凉。晚饭在银行公会，张汉卿请，坐中除雪竹等外尚有萧之楚。饭时适大风，凉爽甚，午前后真是赤日炎炎。九时上船，汉卿、雪竹、克成等皆来送。

中央银行汉口分行长徐君（徐青甫之子），颇年轻即膺此任，闻三年前已任济南行长，看去颇忠诚，悉究如何？

所乘船为怡和公司之江和船，英商也，张汉卿代备，船位本已满，乃乘职员房间，船上拥挤

甚。

七日　早十时达九江，即同下船。午饭于前年曾饭食过之某饭馆，惆怅往事，觉前年北返过此，适在入夜之候，与绍戡、胪初同饮于此。因忆与张汉卿前年冬亦晤于汉口，并曾同往参观汉阳兵工厂。别后日本之进犯热河也，张之出国也，蒋先生之北上部署也（即令张出国之举），各军与日战于津东也，塘沽协定也；又如徐向前之入川犯陕也，杨虎城、何雪竹之击匪也，四川两刘之火并也，十九路军与孙殿英军之变也、平也。其间各难其自己之难，视他人之难则易也，一一溯余脑海，觉此一年半中人事固如此，而国事则越不堪。更念各人于做事期间，能经多少个一年半？悲夫！吾国吾人。余记此时，适崧生又述其经过事，一句紧似一句。星如今年南中雨少、北方雨多，余答以就是这一盆水，安得令需用处多，亦犹吾人之力，当用于有用之处。久之，绍戡曰：有人被警察拘去，彼抱屈的诉白曰，我只拿了人家一节草绳，继又曰，后头还拴这一头小牛。

八日　旧者老者误于腐污老大，新者少者误于顽恶解放，要皆言行无一是处。以视外人，愧怍无以自容！国人每谓需自由，余谓需管教。上船以来，星如时时苦热，余则百感交集，反觉心烦处不在热也。崧生张口即述其经历，绍戡谓其横通，有失忠厚。将过燕子矶时记。午到南京，熊哲民、王太蕤（名用宾）、李子范诸友来接，寓中央饭店。饭后出看诸同学同乡。晚饭子范约在秦淮河畔之某某楼，饭后乘小船游至某某桥，闻此等游船有八百余艘，且不许歌妓过船，携眷者不禁。沿河楼房十九残旧，然供吾人想像六朝景物则有余。

九日　早出城谒陵，并看朱益之（孙陵占地高广，闻建筑费亦巨。惜雄伟、庄严、幽雅皆谈不到，而其设计经始者，至谓为此劳累以死）。

午前历往军事各机关。午后晤汪，曾谈至服用国货及改革教育问题，汪对棉麦借款亦大不谓然。

午饭程起陆请，晚饭为山西陆大学生、于右任、熊哲民、唐孟潇等请。最后张晓山约在六和春，更游秦淮，意在取凉，而事实如在热浴塘中。

十日　早往各部、院，在中央党部晤陈立夫、叶楚伧谈最久，渠等亦觉事事务新之非（并非守旧要求适要）。

午饭田飞雄、王太蕤及朱益之、贺贵严等十九人请。晚饭王泽民等及汪精卫、戴季陶、吕汉群请。饭后到露天花园，刘君实约也，后经傅沐波家归。

南京与汉口天热相仿佛，闻已两月未雨，天亢旱，室中不论日夜总开著风扇，温度永在九十四、五度。朱益之云：天虽热，然较往年黄梅时节之湿闷为佳。汪精卫云：古诗亦有黄梅时节日日晴，或调和派之黄梅时节半阴晴云。

此间凉水管每每是热水。

十一日　早八时到码头，因电话误传，船尚未到，乃至花园饭店暂候。贺贵严、姚味辛、熊

哲民、傅沐波、王太蕤诸友均来送，多年未晤之马崇六亦来（渠充独立工兵团团长）。九时开船（招商局之江顺），齐如山侄女八景亦适往九江。

日前因报载豫、皖、鄂、赣四省省经费事，曾电询尊光我省情形，昨得电悉：

一、省府及各厅处全年经费六十四万有奇。

二、各县政费全年支用省款九十四万，又支县款六十万有奇，两共一百五十四万有奇；又平均每县为一万四千七百余元。

三、全省司法费全年四十九万余。

十二日　早过安庆，见河南郭芳五上船来，已十年不见矣。渠向余索山西省政十年计划，并谈开发西北诸问题。（余颇怪今所谓名流贵人何以日言开发西北，西北究竟如何开发，修汽车路、修飞机站、开个西北边业银行，即算开发耶？待西北大铁路修成方开始开发耶？余不甚了了。）

四时半达九江，寓花园饭店。天热过于南京、汉口，尤其特湿。晚饭仍在前两次过此所食之振兴大菜馆。

十三日　蒋先生行营所派来之林副官已为备妥汽车，七时起身，至莲花洞换轿。上好汉坡时子范戏谓轿夫曰：上去便是好汉，轿夫答谓：老爷们上得去是好汉，抬轿的视作要命岭。闻之使人不安者久久。

上好汉坡后，行营交际科王科长来接，谓昨早蒋委员长尚电南京约徐主席来庐云云。

人类是否永远不能平等？诚一待研究问题。我国仕女年来竞趋浮华，而阔官贵人从而助长之，越表显社会苦甜悬殊。纵使宇宙公理不许人类平等，亦不应悬殊过甚。余恐苦甜最悬殊的国家莫若中国，可虑特甚，是提倡俭朴亦为今日中国之要务矣！

十一时到牯岭，寓特区一百十二号。上好汉坡时气候已渐凉爽，饭后出游，遇孙仿鲁（连仲），即就路傍石凳坐谈三、四年来经过，适见一行乘轿男女走过，仿鲁指谓：此熊主席与其新夫人也。晚九时即息。

十四日　五时起，昨夜睡极佳，为离太原后所未经。此间气候夜间八十度，午间在室中有阳光处八十四、五度（觉此间与太原比，同在阳光下而度数又相彷系太原热，又在无法阳光时一样度数则此间热）。

午后四时谒蒋，稍谈即归，适雪竹、克成、之楚、雪亚等先后来。

雪亚谈安徽省由民十六年至二十二年曾组过十六次省政府，全省六十余县，截至现在，此六、七年中有七百余任县长交代未清，人民疾苦可以想见。雪亚著军服，云乘飞机来自六安防次，

曾经安庆至此，未带便服（在北方或有言雪亚将不久于位者，余观其言行则以为反是）。

十五日　早出至仙岩客寓看雪竹诸人，适遇上官云相及晏道刚，上官字季卿，晏字甸樵。又往看熊天翼、杨畅卿（永泰）及雪亚、仿鲁等。

晚饭蒋请，并晤张汉卿。渠谈汉口室中热至百零七、八度，阳光下百二十度（日前梁秘书谈南京十二日电报热亦如此，梁即江顺船上来者）。饭时与蒋历谈教育必须改革问题，并及戏剧应修正（曾及云南戏曲情形）与电影应限制等等。因举办教育为做官，已属不当，若为发财或培养打手造成势力，则国家受害更不堪设想！凡此皆为当局重责大任，不可一日忽视者。古人云：教不善则政不治，于此愈见教育实为百政之先。

十六日　早间张汉卿同何云樵（键）来。张约往铁船峰，因先往拜林主席，林住黄龙寺傍之新居，后经黄龙寺、黄龙潭至铁船峰。熊天翼先在，稍浏览即用点，适杨畅卿携其子女来。

何似深沉而又浅陋，如因照像事致使子范等三人不欢而去。又何颇迷信，如言宇宙间主持人世的神境界，亦如人世机关之组织等等。熊天翼能运用其腹呼声如小机器放气，其声甚响，如出自脑后，或如出自他处者。何固特别，而熊亦不寻常。

晚饭在杨畅卿家，张、何均在，后雪竹亦来。归时汉口大陆银行俞经理先在。

傍晚时略雨，大觉风凉。

十七日　早与吟（璧）写信，诣其病减否？午前往杨畅卿处，仍谈到教育问题。畅卿云蒋先生亦认为现教育系造就游民，颇主由保卫团训练起，使能退为良民，进为良兵。余谓此非整个教育，渠云蒋先生对学校教育则主张职业教育与半耕半读云云。

午后孙隆吉与萧仙阁来，谈其南京上海事。

庐山蝴蝶大而多黑色者，且两后翼又各有一尾翼，颇入画。

在牯岭街南口迤南有树六干丛生，颇伟茂，据章君述，植物学者云此名鸭掌楸，除中国此株以外，南非洲尚有一株。

又庐山名产一为云露茶，一为石耳。章君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十八日　早游御碑亭仙人洞大天池，归往俞仲涵处午饭，东道为卓筱梅，雪竹、克成先在。

晚饭在熊天翼家，张汉卿已由海会寺归来，渠与天翼、雪亚颇闹酒。傍晚风极大，凉甚，多御夹衣。归视寒暑表已降至七十六度。

十九日　午前大雾，三五丈外即不辨人物。曾到张汉卿处略坐，适萧仙阁亦来。

所谓鸭掌楸者，以其叶如鸭掌也。午后三、四时天略开，同崧生、星如、子范在医生洼一带散步。接魏伯聪电谓二十一日来庐。

晚饭在杨畅卿家，渠与雪亚公请。

二十日　昨晚于畅卿家归时天骤雾，且有极细之雨。今早仍雾，傍午雾略开，仍未晴。午饭时翔云、霖泉来，同食极欢，恍如十九年战时光景。饭时方耀庭、刘雪亚、何雪竹、徐克成相继来谈久之。

三时许子范、绍戡如九江，余略睡，醒后与西（铭）写信。

昨午饭后同星如、崧生、胪初回看萧仙阁，过芦林游泳池时，忽忆日前胪初、绍戡游泳趣剧，盖两人皆喝了水。

二十一日　昨夜风雨颇久。今早降至七十二度（由前日起在室中须著绒夹袍），雾仍大，午后尤甚，而雨亦时小时大，傍晚雨略小。乃同星如、崧生、胪初在牯岭街岭南酒楼晚饭。

午间熊天翼来谈颇久。

二十二日　昨夜已晴。早间阳光虽出，寒暑表仍七十度。七时同星如诸人往看方耀庭，渠住医生洼西南端。

十一时往见蒋先生，所谈皆教育问题，尤其对于余之职业教育主张，以为非如斯不可，末谓可否函王部长商量商量。蒋先生并述其幼时生活及其母教等等（蒋先生幼丧父，而母约束极有规矩，如每早必叠被褥后方出就学等）。

十二时半蒋请段执政（祺瑞），坐有许静仁、梁鸿志、吴自堂、曾云沛、段宏纲等，余与雪竹等作陪，饭时颇谈棋手吴清源。

一时余赴方耀庭之约，在百十二号。魏伯聪来自沪，绍戡、子范均归。

傍晚出看刘雪亚，渠适病，稍谈即往吴霖泉家晚饭，有前巩县兵工厂厂长刘文明适来，霖泉欢喜甚，饮酒亦多。

《传记文学》第 308 号:(1988 年 01 月)

徐永昌将军“求己斋日记”（七）作者：徐永昌

民国廿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二十三日　早饭后往二百三十号看段先生（段祺瑞，字芝泉），吴自堂说话极多。出至牯岭街散步，晤吴金标，此翁已七十四，如五十许人，非若段翁之衰老也。归途在街南口沟东沿，

又看见两丛鸭掌楸，相距数十步。

午后同伯聪（魏道明字伯聪）等往王家坡，经过小天池，有一肺病疗养院。闻绍戡对一罗姓很好，因余等先后走也。

在王家坡瀑布附近照电影百尺，伯聪照像数片。归时在小天池下轿，余与伯聪、霖泉等步至百十二号。预备在海会寺讲话大略：

（一）军官训练团意义与时间之想像（不是因为其学术知识不够）。

（二）新生活是复兴民族的造端，是全国民的新生命；军官训练团是改良军队的造端，是全国军的新生命。

如其是如此时，我补充几点意见：

１.练兵究由何处练起？

起早、整洁。

2.爱国由何处爱起？

服用国货。

3.救国由何处救起？

不看打牌、不躺烟灯。

（三）军官训练团既是全国的新生命，我们从今日起如铁之出火，从今日新，勿忘今日，勿忘军官训练团意义。

伯聪谈义大利法西斯之主旨，系改善资本主义，利用同业工会救济工人。乃谓旧资本主义之坏处，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亦即资产阶级剥削劳动阶级。而一般社会党或共产党是以工人为本位，原为救济工人，因而害了资本家，亦害了工人。所以法西斯是反对工人独裁，劳动者固须保护，资本家亦须保护。于是组织起同业工会，用仲裁解决一切，此即法西斯之所由来也。理论虽如此，因为劳资难于合作，而工人仍在资本者压迫之下，今天意国之成功，非法西斯成功，乃一般政治的成功。

墨索里尼的政治理论，是一个执政者，只要财政交通实业建设全整顿得好，尤其陆海空军整顿得好、同时去掉政治中的贪污，那么讲什么法治都是成功。所以说不是法西斯成功，而是墨索里尼政治方法成功。伯聪又言独裁是做事的方法，不是理论，如其为独裁而独裁，决不会有好的结果。

二十四日　早七时起身，到含鄱口时俯视适成云海，不久所立之地亦在云间矣。经过金井、玉源等名胜（因余轿在前快行，又不审何景在何处，所以均未停）。十二时到海会寺，晤陈辞修、周亚卫、上官季卿。二时即大雨，四、五时方晴。六时参与降旗礼时晤蒋先生，即到蒋所晚饭，谈颇久，后同往观新剧（“森罗殿”，演白川、郑孝胥等趣事）。剧情颇不当，有伤国家体统（虽对敌国不当效村妇詈也）。又观电影“铁鸟”，十一时方回住所。

绍戡、胪初皆谈杨、井两位早欲来，且欲往南昌，徒以余在前不表示意见云云。其实莅庐以来余未表示愿来海会，皆为星如屡言受热已甚，并烦余主张不到南昌，今何言此？绍戡又言比时有疾而天热，今疾愈而天雨已凉，何可一概而论。余以为虽然如此，最小限亦不当怪余也。

胪初因食过量，夜闹胃涨趣剧久之。

今日闻某君云，中国牙签人口年值四百万元。

二十五日　早四时即起，五时参加升旗礼，蒋先生讲戚继光语录三十二条。七时半早饭，晤顾墨三（祝同）、张治中。八时参观毕业仪式，蒋先生讲军帽即国家、军服即国家等，陈辞修讲日本汽车夫之礼让，周敷文讲守秘密、至学员离帐幕时须检点残字纸等事，十一时聚餐。午后余等上山，先经过金井，又玉源、又栖贤寺，在寺稍食素面，并参观其许虎头画罗汉，闻共二百幅，经洪杨乱毁八十一幅，现只剩百十九幅。又看所谓舍利子。在含鄱口稍浏览，五时强回百十二号。晚饭后在伯聪处少坐，归时萃崖、舒民等来访，渠等今日方到，谈久之。十一时睡。

金井即在观音桥下，桥附近又有天下第六泉，山南尤多巨美之蝴蝶（以黑色为蝶翅主要色素）。

昨日蒋先生两次请余对众谈话，均谢却。

海会寺见某某执小本以示记录，其实连话也听不懂，可笑孰甚！

二十六日　早同绍戡出，先参观书画展览会，又购庐山风景片数张。在英语学校晤启予（商震）、萃崖等及梁志超、孙桐萱，在孙室时有两个上海三育学社女生要见余，拒之（不悉其何以知余在此）。

十一时同萃崖、舒民、光甫到伯聪处，即在斯午饭，食面甚佳。饭后与伯聪谈墨索里尼政治及法西斯理论久之，又谈余拟出洋问题。

三时即由伯聪处动身下山，适李霖泉来略谈，五时强到九江，先往洗澡，七时在铁桥西庆云楼晚饭。

夜间狂风大作，天亮方息，在夏日如此长时间狂风尚少见，星如担心楼刮倒，于半夜移下院中去睡。

二十七日　五时强起，晏甸樵（道刚）亦到。七时二十分上南浔车，顾墨三、杨畅卿（永泰）先在，七时半开车，十二时到南昌，贺元靖（国光）、蔡劲军及省政府各厅委来接。同由小拨船至小轮渡，到市内即在百花洲畔元靖寓所午饭。饭后归江西大旅社，此间市面建筑极大。三时许出，在旅社隔壁洗澡，爽甚。

下午五时许先到民厅吕著青（吕咸），谈极久，出回看各处，归旅社稍息，即到省府晚饭，畅卿、元靖亦来。

南昌城外工事甚备，铁丝网碉堡应有尽有。南昌马路与九江同，皆洋灰做，市面建筑颇伟大。南浔路尚好，路平而枕材新，在车上可记日记。

在车上闻匪区中有一高级者来投诚，名乳荷宠，询其何以来归，谓一因匪中夺其兵权；一因国军筑碉封锁，匪已无办法。

二十八日早五时即起。马桂府来谓蒋先生令其陪余等往前方。旋晏甸樵亦来，谓渠亦奉派陪往者。六时半出发，行百八十里过抚州，有军政人员来接，因车快未卒停，后悉为周行政专员与王补充旅长等。又百三十余里至南城，即建昌府，此间与抚州皆傍盱江，或谓系抚河。顾墨三来接，即往其司令部午饭。饭后稍息，三时上路，行百二十里达南丰，毛次亨（即毛炳文，初识，军校三期）军长驻此。余等寓一德人教会房子。

毛谈匪亦作碉堡，有待国际变动（大战）企图，并谓国军虽较有办法，对匪之整个崩溃，尚未可乐观，必待其内部起变化，或我们再有几次大胜。陶峙岳师长谈前方无种菜者，士兵食不上菜，缺乏绿色素，以致目力不足，到入夜后更甚。盖由后方运粮且运不迭，此间现在茄子卖二、三角一斤，头几天卖七、八角。

收复之匪区人民情形，系十之六、七位中下户，且无所短长者，匪来匪去，皆无变动；十之一、二为极贫或受赤化极深者，则随匪徒进退；十之一、二为富绅或有地位者，匪尽惨害之。

此地产极佳之小橘子，亦产柚子（橘子已过，柚子尚未成熟）。闻广昌产香菇极佳且多，广昌距此百二、三十里。

江西凡公共建筑皆极伟大。又闻麻姑系南城人。

与罗卓英谈以后进攻情形，如突进部已得一据点，应于反攻前在前方或半山布一炸弹线（不能用手掷之大个炸弹），因匪人往往乘我工事未成、增援未到，用短猝袭击夺回此要点也。

今之人多是事前唱高调，临时讲敷衍。

关税不自主，火车自主否（火车自主即可阻外面销内地、即可阻日煤在沪汉倾销）？

公路万不可开放，任人民使用。万一开放，须规定必须运国货，不得运外国货，尤其是奢侈品。

公路两傍栽树与保管（为该地人民一种储蓄）。

服用国货与农村破产问题（教科书先用国纸，是人心教育）。

军校等最小限迁洛阳以北。以罪民实边之议之非。北方学生气象之可虑。

二十九日早三时半起。昨夜仍湿热甚，二时以后方稍凉爽。四时半出发，沿途田多荒芜，房舍强半皆成残破空壳，人民流亡情形可想。

沿途见卢丰年之徒手兵（孙殿英部改编者），有方露宿未行者。

六时半达广昌，此地系四月二十八日收复，该地长官为罗卓英，字尤青，系保定军校八期生，任陈辞修之副总指挥。收复该地即为该十八军，人颇英健（左眉白一撮），外表颇似李养泉。稍谈战地情形，即在斯用饭，饭后出看匪所遗堡垒及附近一切情状。

匪之工事，堡多于碉。一说谓作碉已暴露其取守势，无能为矣（多数人谈如此）；一说谓匪效我作碉，为牵制我部队，省出力量作袭击部队（罗卓英如此说），且用以安人心。

匪现在仍系求运动战（即所谓短猝袭击是也）。又匪枪能用者不过四万余，子弹少而劣，多自造者，只能射二、三百米，纪律尚佳，射击弹壳均须缴回。

此间国军士气甚旺，除最前线军队外，其余每日皆须做八、九小时工，如修汽车路（由南丰到百水约百八十里，桥多且巨），飞机场等，多数官兵露营。

两日来前方各军官咸谓剿匪有办法，余谓此军事上有办法尚不能认为万全，必人事有办法（左右上下）、政治上有办法（如对难民对其余不安分分子），尤其长官对士兵能同甘苦，地方官对人民能抚辑。

现在陷于匪中共十县，在江西为石城、宁都、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六县，在福建则为长汀最要，其余宁化、清流、归化三县则匪化不深，收复颇易。瑞金、长汀两县在民十五、六年时已陷入匪，时间已长，赤化极深（地亩经界亦经平均另画）。

国军最前线在白水之线，距此约四、五十里不等，而原定碉堡为二里一座，现在按需要有一里二座者。

广昌县亦在盱江畔，由匪区内逃来之难民极多，大部分为妇弱老幼。

十时半向归路动身，到南丰在城外与毛军长等略周旋即上路。六时弱回南昌，先洗澡，后在嘉宾园扬州馆晚饭，饭后余个人略散步乃归息。

归途中见一烧木炭火车，速度与燃汽油者无大异。

三十日

昨夜噪杂甚，二时后方入睡。觉来崧生（井岳秀）已来室，谓余人当往参加纪念周。散会后到蒋先生所略谈参观情形及应注意点，蒋仍约上牯岭，余谓如仅为息凉则不去矣，渠言仍拟一研究剿匪善后诸端。

午前此间省委厅长及俞次平、刘倚仁等先后来，饭时马吉第、卢子英亦来，饭后略睡，星如仍约洗澡。后回看杨畅卿、贺元靖、晏甸樵均未晤到。晚饭先往省政府，又至大三元粤菜馆，次平约，陈凤韶、殷仲武、贺元靖等均在，陈于毕业后未见过之学友也。

九时半往畅卿家，食由福州飞机带来之鲜荔枝，恍如民七在广州之风味。

畅卿言蒋先生意山西与中央隔阂已消，惟党务也、财政也、军事也，仍自落落，以后如何能作进一步解决，盼有以见教。当答以余对党素不接近，尤其是党的人事，简直避之惟恐不及，所以党务问题余实在谈不出多少；财政则此次庸之（孔祥熙字庸之）到河边或有切实商榷；至军事则一惟蒋先生意见为归。不过余个人意见，觉得晋、绥军人确能爱国，何时国家不需要，何时皆可编遣之。但就今日状况言，对外则晋、绥几如边地，而中央尚在准备抗日，若豫、陕、鄂等地，土匪遍地，共党四伏，似又不能先裁此项军队；且为现在需要起见，最好委员长调晋、绥军若干出外工作，以觇究竟。不过此项调出军队饷项须由中央担任，如此则山西人民担负亦可略为减轻，盖凭余良心，觉晋、绥军人实优于他省也（如此亦可免中央之疾晋）。畅卿遂询赤匪将次消灭，尔后政治上、军事上、对外上有何意见？余谓凡军事越在成功到八九分，越应十分戒惧，况匪势虽杀，而对匪因与匪源的肃清，过去究少注意，今日于剿匪，似需要进一步努力，万不可认为将且消灭也。又于努力剿匪工作之下，尚须尽力改革教育，盖今日所剿者，乃昔日所造匪，今日者乃将来之昔日也。新生活运动，不过社会教育之一部分，若学校教育，乃有统一性之训练，犹之御侮然，仍须恃之有组织的现役与预备役军人，不能光恃之国民兵，所以不能认新生活运动为整个教育之改革也。

畅谈颇多，归时已夜一时。

两日来日间九十二度，夜间八十六、七度。

早间晤殷仲武，谈悉剿匪军除陈济棠之南路军外，约四十余师（湖南、福建在内）。

三十一日早间晏甸樵来谈久之。午后同胪初出看友人。八时在蒋先生处晚饭，顾墨三亦来。

晚间因星如购磁器，住室外喧哗之至。余亦购七十元物以备归送友好。十时许同绍戡出看一抚州罗家。

日间在有电扇室内九十六度，夜间八十八度。

八月一日昨夜几未睡。早七时过赣江，吕著青、贺元靖、殷仲武等来送，八时四十分开车，

有江西伍毓瑞、湖北方觉慧同车。午后一时许到九江，室内热至百度，在振兴用饭后即上山，余迳往魏伯聪处，适渠在购书画，即在斯晚饭，绍戡亦来。

山上室内八十度，夜间七十六、七度。

注意：

一、江西公路已达万里（华里），不宜开放任人民用（否则人民经济必更因之大破坏）。

全国公路禁运外货（对汽车言）。

汽路两傍栽需要之树。

铁路栽能做枕木之树。

二、改革教育之不能再缓。

第一变其言论主张，与学生气象（造乱全国教育）；其次改正学外国的教育（有如江西一带用不甚洁的纸包两根极脏的筷子，即谓为日本式的筷子）与造官教育、造教习的职业教育（高小无史地，而有洋文）。

三、服用国货与否为其爱国与否之试验（中国牙签入口年四百万元，先由乡间不点煤油灯起，先由所有教科书不用外纸起），以上二者不改，农村破产无底止。

四、罪民开边之非。

五、军校迁洛理由。

六、朝野生活物质当然不能求水平，然须求成缓缓之坡。

七、保卫团之不必一律兴办。

八、对日态度须谨慎。

某次蒋谈间表示反对各省向中央求赈，以为各省对人民须有缓急自了之能力，不应一味依靠中央也。

二日早七时半崧生走南京先北上。晏甸樵电话谓熊天翼（式辉）昨日与其小姨正式成礼。

午前甸樵同钱慕尹（大钧）来谈久之，饭后稍息，同出回看钱。在伯聪处少坐，即往书画展会。余购一花瓶、一印色盒、两砚台，并刻一极小图章，文为“退思轩”。晚饭后仍到伯聪处，又看绍戡所购扇面若干幅，十时半息。

午前伯聪谈及渠过香港时，胡展堂（汉民）谈，汪精卫（兆铭）、孙×生（×）皆贪财好色之徒，尤其是陈璧君，真商女不知亡国恨者。盖以陈贪财尤甚，闻为陈手眼者为曾仲鸣，顾孟余无与焉。希特勒现对于德国之有恶疾男女，尤其是肺病等，均予以注射，使其不能生育，闻被注射男女已二、三十万。

三日早同星如出往熊（式辉）家道喜，又顺道看杨畅卿，归途复往展览会。午后伯聪来，谓渠明日必走，以石曾（李煜瀛字石曾）速其六日前到沪也。

傍晚在伯聪处，伯聪谈法国某名记者对日本某当道言：蒋介石系日本士官学生，于日本亦有光焉。某当道答以诚然，但日本何时令其滚蛋若即何时滚蛋，若所领导之政府亦随之。其言如此，吾人对此国家应作如何打算？伯聪又言日必送满清入主内地，东三省割归日本，且矢言必成事实。此真出人意料消息也！

四日午间同星如在蒋寓食面，谈颇久。

蒋谓：对外交，日俄如战，中国最好中立（余以为能自主的中立亦要有相当力量才能做到，且仅此能获得中立之力量，最小限亦须予我们三年时间，假定可以予我们三年期间矣，此期间如何努力，是我们今后负责者之责任）。我们现在讲不到整个国防，须就现地现势随时储粮做工，准备与敌各个抵抗，最小限能做到敌人十分之一的力量，则敌人对其正式敌人即剩九分力量（他看我们有一分力量他才许我们中立）。

两广仍不放心中央，观其对中央方面做工事即是一有形之证。此其错误特甚者，盖两广认为剿匪肃清后中央即要对西南用兵。中央对山西如何？军、政、财三者有何干涉？如西南有人到晋，或见著西南人时，盼以中央与山西相安情形告知。

自卫新书等意见，希望注意研究研究。

吾人丁兹国难，只有做得几件是几件，其他一切不必计也；尤其是眼前的荣辱，吾决不之计，盼有力分子皆做此种打算。

余谓：日本维新数十年，其成绩之伟大如此，反观中国如何（丁汝昌与伊藤博文同学）？我们对日本国家民族应取绝对敬重态度，不应谩詈无礼（因举日前海会寺新戏之无礼与不当），尤其是求人予时间如我们的国家者。并举吴越故事。此种责任大部分在中央党部，或是在重要当局（蒋即谓，中央党部一伙小孩子实在害事）。

备战要做得无形，如军事学校必向北迁，以为将来之军事根据地；备荒以为储粮之地，军部为缴匪办罐头厂，或且藉以别办兵工厂等。

若不改革教育，虽内无共匪、外无日本，而国亦必亡，种亦必灭。并略举素日认识。二时赴张文伯（治中）之约，黄季宽（绍竑）等先在。饭后梁秘书（由南京来时同船）云，经委会所聘技术委员中不少烂污无聊者，并历举事实以证。

蒋嘱对改革教育问题给他写个节略。

五日午前彭凌霄来，整七年未见（渠于民十六曾代表蒋先生来汾阳，余适校阅队伍，因约其视察各部并演讲），渠办江西产销捐，谓由二十一年办起，现仅办销捐，产捐已取消，此亦补助关税不自主之一法云（中央颇不满，以为与部令不协）。当请其寄一份章制与余。凌霄谈尚忆君在汾阳云，中国新教育女子有了几分学问，即少了几分女性应有的人格。假定你要娶了个有十分学问的妻子，即无异娶了一个如同独立性的男子。当时痛心教育如斯，不悉今日对教育又作如何观察？余简单答以：年来有两句话，即不服用国货国必亡，不改革教育种必灭。

十二时到黄季宽处午饭，熊天翼、杨畅卿、张治中先到，钱慕尹继来，熊谈何云樵（键）迷信情形，谓其懵懂甚。

二时归寓。熊、杨等苦留欲余再住一日，然行李等已先下山。五时到九江，即往洗澡，仍在振兴晚饭。饭后乘小船在甘棠湖纳凉，曾在湖边看电影一小时。此间戏剧亦系汉调，远远听之大似滇腔（云南戏）。

六日早在旅舍后门看船子钓鱼，即就水取螺肉作饵，每钓到小鱼，船子必摇首作烦恼状。余戏解之曰：它也很不愿意。

晏甸樵来，同往游览周瑜庙，正廊额书烟水亭，中供吕纯阳。十一时上瑞和轮，十二时开，甸樵方去。

晚饭后在船廊乘凉，余所言多不检点，只到人不豫时己才后悔，尽夜神明不安，余童騃到何时才已？悔甚恨甚。多言多尤。

七日五时到芜湖，十时三刻才开船，闻上运菜子颇多。

昨午间室内九十六度，晚间八十六度，然竟夜汗不干。

将近三时到下关，太猤、哲明、子范、契章（王锡符）、君实等多人来接。因欲七时车北上，暂息花园饭店。孔庸之连来两电速余往沪，石曾亦云渠九日放洋，愿余到沪。皆以星如病而苦热，余未便独往却之。七时车已不及，遂改定十一时平沪通车。

晚饭在夫子庙附近沿秦淮河之金陵春，熊哲明请，余饮较多，有醉意。饭后同哲明经扬子饭店，看一上海人，哲明友也。犹忆哲明言前日往山东，系蒋请其慰留韩向方（复矩），向方因同其往赣，蒋并嘱向方对政治务作长期间有计划之设施（此话含有两种意义，妙甚）。

九日午前十时许到平（过津时于孝侯来站相晤），适小雨，下车即同往洗澡。出之春华楼午饭，南佩兰、温静庵、梁次楣等均来。晚饭在王府井大街淮阳楼，南、温请。

十日早同星如出，回看王庭午（树常）各家，午饭在丰泽园。次椙傍晚乘平浦车南下。晚饭在居仁堂，晤班禅与王励斋等，又之东兴楼，仍南、温合请。

十一日午饭先之西四北沈局长家，外客只一顾孟余；后至霞公府尊闻俱乐部，丁春膏请。

晚饭在来今雨轩，周千之、高鸿文公请。饭后往开明听杨小楼落马湖、郝寿臣打龙棚，傅觉民请。或谓日俄战事很不容易起来，不惟日不愿战，而俄亦不愿战。因俄以共党一百七十万人压制其全俄，战亦危险甚大之事。

南中将领每对蒋称领袖，而不称委员长，谓是尊敬、是亲切，或谓此乃学义大利黑衫党称墨索里尼者。

十二日早间井崧生、周千之等来谈久之。十一时出门回看严次约、吕著青、丁春膏、葛仲勋等。十二时到金浣东、张实庭家中饭。

午后仲勋、绍贤、子均来。七时在万寿山（福麟）家晚饭，座有刘敬舆（哲）、莫德惠（字柳忱，曾于去年识之，今且不忆）。饭后同星如、子范在西升平洗澡毕，余与子范归寓，星如独往华安饭店。

十三日早与星如、子范同出回看靳祥符、谭英圃、井崧生等十余家。十二时半到新丰楼，俞涵青、葛仲勋请，座有何亚农。偶忆昨日子范对余云，亚农陪一日人到河边，已去数日矣云云。今晤面，悉昨晚方由平绥路归也。

饭后同子范、绍戡、胪初往织云公所，齐云青太夫人开吊，晤齐如山、聂培元等。归寓略息，七时半到泰丰楼晚饭。

十四日午前何敬之（应钦）来谈，余拟检查牙时，宜往外交部街张辅臣医所为佳，又谈当努力整顿清河织呢厂。

午饭先至东兴楼，又至汪大人胡同何亚农家，饭后同星如、永济归寓，谈久之。

晚饭前回看何克之（其巩）、王励斋，后即往本司胡同王庭午家，饭后同绍戡、子范略游。

十五日早崧生来谈，渠拟一星期内走，星如云渠今晚即走，惟托绍戡为之接老七，且云一切已自谈判有大略矣。

圭璋来述其老母逝世情形，拟秋后送灵柩回蒲城原籍，此项费用请余帮忙。当即许之，渠长子十八，已毕业军官学校。今伏假考入航空学校，渠之大烟瘾似仍未戒，而所谓往张垣替人算账云云，恐吸鸦片人常套，且觇之将来。

午前西铭同陈太太往医院诊视小孩并购物，渠于前日自并来平。余同绍戡往长巷上头条庆丰堂，徐立吾娶子媳，道喜后即赴新丰楼薄永济之约，星如、永济、子范扰酒皆将醉，后同往

老六家打扑克，余寻绍戡在西升平洗澡。晚饭先往铁路宾馆，大德通（经理）任亮侪请，后往泰丰楼，严次约前日面约。

十六日晚同养空夫妇及绍戡往北海双虹榭息凉。

十七日午饭在寓，晚饭在西来顺，陈养空夫妇请，并约史竹坪来，饭后同养空夫妇及绍戡在西四华宾楼洗澡。

今早在西总布胡同张辅臣牙医所补牙并洗牙。

晚饭酒甚美，饮至最后主客各以壶酒为限，而西（铭）饮忽豪。归来从容谓余曰：我曩不喜此，今晚过饮者，为君补牙且舌疼，不宜饮酒耳。余恍然，继而续谓余曰：君能戒多饮少说话不生气者，于愿足矣。

十八日午饭在城南龙树寺，李鹤斋请，有绍戡、侯九、何亚农、温静庵等，此地风景绝佳，与陶然亭相隔不过两箭地，天半阴，倍觉清爽宜人，吃烤羊肉尤增野趣，曾照若干电影与相片。四时出西直门，往郎润园看吴雷川，并恳托其教视元德(此事日前绍戡大致已请托商妥)。五时半归，适大风雨，至西直门时更甚。

七时到迎宾馆，何克之请，除张伯驹及何温等多人外，更有一许君志平，即晨报记者署名老太婆者是也，此君方归自庐山，云蒋现在牺牲一切幸福，力求上进，力求为国，但无好办法，进一步言无好助手耳。亦因以前不择手段，以致今时积重难返（日前在庐山时余曾以中央党部对于外交方面的宣传太幼稚太放肆，蒋谓这伙人实无法云云，可与此相对照）。许君又云，日内阁某相因一万二千元似是而实非的贿赂案，乃至下狱，反观中国如何。此君笔墨殊滑稽，而言谈则颇诚实。

晚九时偕西铭往北海，后门将闭，进门后即有小雨，到划子码头时，雨已大，在团城附近下船，载雨而归。今早仍往洗牙。

十九日早未起，禹祥即来，因与立吾分地事累之往返数回，午后二时方毕事。渠拟同余亲往南苑一浏览，驱车出城至天桥南路即不通，盖以昨夜大雨故也，同车到永增稍坐，渠去第一宾馆，余往万仪家，老人殷殷留食，情至朴笃，六时到荣宝斋稍停。绍戡亦到，购赠人图章数盒，又往海王村购一水仙花盆。

晚饭在春华楼，西铭接养空夫妇来，李鹤斋、陈禹祥继到，饭时禹祥与绍戡说笑最多。饭后禹祥上车回西平，遂各分手。余与西铭往北海，适遇溥泉（张继）夫妇将出国。

二十日早九时往医牙，十时半往协和检查身体，大致都好，惟胃病因我所述经过恐生过胃疡，但已经好了四、五十日，亦无法检视，只能在预防上想办法。又照一肺部爱克斯光像看几年到现在情形。十二时归寓，接西铭到陈宅，吴雷川已到半时，雷川笃信基督教，而亦深信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之弊者（事实恐难通），饭后更与纵谈久之，三时送之归。

雷川走后余与绍戡往国货售品所购物，又至市场做一双国货皮鞋，即在附近洗澡。后往沙滩松公府夹道一号王宅，鲍志一、何竞武公请，王绍贤先到，略谈日俄情形紧张等事。饭后往公园散步，余觉绍戡近日性特躁急，因劝解之。渠谓余性过缓，且及十六年战事望都退却景况，并请余书之日记。

绍戡近日颇求学，但发表意见亦突增，余以为读一天书说两天话，终少涵蓄，况少想多说之话乎。

二十一日早九时往牙医处略治洗，并购国产最合学理之牙刷三打，十一时出看薄永济、阎崇甫（锡墉）、何竞武，十二时往新丰楼，绍戡约到阔别已久之刘小宝相晤谈，饭后送绍戡之西城，余亦顺便往西单稍坐。

昙阴竟日，而有时小雨，晚饭在正昌饭店，鲍志一等十余人公宴也。

小宝已三十八，有二子四女，回忆民四渠送余至保定车站时，余好羞不敢话别，一转瞬十九年，思之令人黯然。

二十二日尽日阴雨，傍晚同绍戡往老七家，前闻渠与星如已有成约，顷悉离题太远。晚饭在新丰楼，请温、何、薄、阎、葛、徐、李（侯、俞未到），余饮酒颇多。

二十三日早侯少白来，即在寓午饭，子均来约西铭明日午饭。午后往西城回看邱瀹川（仰浚）、张薰南（楷）等，归到瀛寰少坐，晚饭在寓。

绍戡急于回并，在庐即表示愿与平汉先回，昨闻蒋有电调晋军，又愿代我回并述意见，今日谓对此事早回去敬事些，余不甚在意，渠则不豫形诸词色。总之，在江南之不能急回并，渠尚能忍而无所怨，到平后则不能，隔两天即以词意要余归，甚至怨不能忍。余诚颟顸，然精神上实受了压迫，回忆去年为抗日事在平时，绍戡亦系急急拟归，盖绍戡深情于妻子者，不然前几年何以不如斯。

忆昨日余已多酒，亚农谈日本某军官于无意中流露俄真不可轻视。俄国紧张之至，甚宣传日要如何俄，而俄共党基本已增至三百万人云云。亚农以为俄共无若斯之多，俄国紧张，而日尤紧张。

二十四日昨晚十时半即息，今早八时才起，此近年少经见之事也。

忆日前在龙树寺，李鹤斋酒后云，病中颇不耐烦，觉得真没吃过整条黄瓜（北京俗言好的黄瓜都不舍得吃），等好了要痛痛快快的吃，及至病好又舍不得了（此老已六十五，新病痢四、五日颇重，其感概人生，情所应有）。

早雨依稀至傍晚方晴，午请吴雷川、吴北江、章适之、陈仲恕、何克之、邵伯褧、俞涵青、张修甫、陈养空，为元德就学雷老也。

午后偕西铭出洗澡，六时同绍戡往如山家吃爆羊肉。齐竺山年六十六，看去若五十许，与子均争跳三尺高桌子，精力直似二三十岁人，据云打拳运动每日一时余，已十一年无间断。

子范归自太原，谓太原接江西电，调晋军六团或八团如赣助剿匪，候余返并商应付甚急（此事已悉一星期）。绍戡又言两年后去办赈济慈善事，且涉及办此人才问题。余谓两年后事万不可常常讨论，绍戡颇不谓然，频语您能断我做不成或不能做么。

二十五日早往后海看种树情形，归经子久家稍坐，饭后同子范往天桥购一文具盘。晚饭后西铭闹胃呕吐，余同子范出城稍游。

二十六日早九时塔德来，午饭在六国饭店，塔德请也。渠并介绍一美国上校德来达、少校康士丹，皆使馆参赞，康颇精中语。三时余送西铭往子均家，归同子范往海王村游览，用十二元购三个体仁堂款的花盆（已有破纹的一个）、两元购一假曼生壶甚佳（余从不好古董，且恶嗜好此者，然以极普通代价购较有趣味之必需物，似亦无伤大雅）。

晚饭在天瑞居，有静庵、崇甫等，绍戡八时来稍坐即坐余车去，余等候于少卿处，至十一时方偕张修甫来，余与子范先归。

今午在六国饭店绍戡与德来达谈话间，绍询德观察中国今后如何，德似谓看现在中国如何不必论将来也。语至善，余颇会意，然译者略疏忽，语未竟，而绍戡骤问之曰看中国必不能强么，连问两句，译者瞠目不便译，而德亦不知所以。绍戡之神经病态今更证实（濮绍戡曾患精神失常症，久久始愈）。

二十七日午后李鹤斋来谈久之，同出城往春华楼，阎崇甫昨日约也（午前试军服西服）。午后绍戡规定夜车先回并，余颇戒其到并勿多说话，以其近日话太多，渠感动泣下。傍晚同子范游中央公园，并约养空、鹤斋在长美轩饮酒甚欢，后同出城游，十时许余独归，渠等皆候送绍戡。

阅报晋粮价大涨，回忆今春晋民困于谷贱，余几度拟贷款各县存粮，并储作仓积（拟借省行二百万，平均每县两万元），阎先生终不可。假定能行，不惟救当时民急（因当时有市价而无购者），亦可为人民储若干积蓄，而岚县县长为此且亲到省请求，阎仍不理，如此能服其心乎？能得人民望乎？

二十八日早往子久家稍坐，又之西单。一时午饭，饭后同子范往市场购一中国哔叽袍料，又经国货售品所购一苏州布袄料，即出城洗澡，晚饭后同子范到北海散步。

二十九日早间子麟来谈其到西安经过，渠走后即往王府井大街一带购物未成。午饭后往瀛寰饭店稍坐，六时半到中央公园（西铭等往隆福寺），李鹤斋早到，子范、俟九继到，仍在长美轩晚饭，饮酒甚欢。

三十日早间邵竹琴来自太原，余试军衣与学生服，午饭在泰丰楼，侯少白请，坐有张国溶，前清翰林，闻其造像为今日国内独步，饮酒好醉若高冠臣，又有焦易堂已六年不见矣。

三时同养空夫妇住农事试验场，适阴且雨，到即归，晚饭在春华楼，薄永济请。

三十一日早看一枣骝马尚佳，惟索价太贵，胡捷三适来。

十时半接养空夫妇仍住农事试验场，照不少电影，一时归，余独往新丰楼，子范请也。饭后往西单，又之静庵家，即同子范、鹤斋游隆福寺，傍晚归。

七时半到亚农家晚饭，渠云黄膺白欲回来而甚作难，盖有三误焉：从前日本以为黄有办法，所以捧之，近以其诸凡听南京，因之颇不满，此一误也；黄之来也，以为蒋必事事听之，孰料不然，此又一误也；蒋之约黄出来，本利用其做二重外交，且谓黄必体国家之无办法，以国家为重，该如何即如何，虽有为国家牺牲之处，亦不当顾惜，孰料黄亦系求国民叫好者，岂非亦一误耶？亚农又云，日方在平津之捧黄脚色，现均调走，所易者皆轻视黄，且极仇视于孝侯（学忠)。日前何敬之宴今村司令，席间中日人士极其欢醉歌舞，今村指谓孝侯曰，孰谓两国不能联欢，君睹此如何者。

日现对我方要求，凡接壤“满洲国”军队，不容有仇视日本者，意指奉军，重在河北，此军事方面者，其经济方面则凡属华北之路矿棉三项，要求合作。余曾询日俄有事日能许我中立么？亚农云有可能性。余谓此三项既合作，即系参战，俄如何能认我为中立，曰：此条件问题也，假如规定日俄决裂之日，即中日经济合作暂停之日，不亦可乎？总之事在人为，如一味搪塞延宕，以求幸免，万不可也，过去事实俱在，不容吾人否认。

《传记文学》第 309 号:(1988 年 02 月)

徐永昌将军“求己斋日记”（八）作者：徐永昌

民国廿三年九月一日至十月七日

九月一日午前子均来送一纸单，记十七年冬托其存钱经过概数，但关于余卖汽车之二千四百元未提。午饭在天瑞居，静庵约，饭后子范、鹤斋等往广德楼听戏，余归送西（铭）往陈家。余独往东安市场及隆福寺，又之永增军衣庄稍坐。后经宝丰至丰泽园，阎崇甫请。

晚接西（铭）归，谈及欲购戒指与耳饰事，余不甚同意，略为之解释。午夜西（铭）梦语云，买首饰不是个好事，余感愧交集，既感其坦白柔和，而又自觉过分，不安之至。

二日早间吕汝骥（季良）来，略谈海会寺感想。葛光庭来谈颇久，渠谓从前维系国家社会是钢常名教，而读书人并不多。余亦谓从前读书人少而人人知礼义，今则反是。谈及向方，渠云向方仍系不认西北军范围以外的人。

日来侯少白等人谈到国事，总是觉得大局就要坏，不是说共产党剿不下，就是蒋病重，一旦不起，陈诚必先除熊式辉、杨永泰，谓系秦桧。又云熊、杨辈已派人到津，准备匿居，由此可见社会人心浮动不安，或者好乱者正多也。

午间因西（铭）睡觉，余记了两天的日记，午饭至迟，饭后往劝业场购了两方于硕刻牙章颇精。李鹤斋约到蚨祥金店坐久之。七时到丰泽园，谭英圃等均来。何亚农云三十一日沪上日武官发表攻击黄膺白文字云。余谓得无反正两种作用乎？何以为不然，真攻击黄者（余以为也攻击黄，也要我中央予黄以特权者）。

南京汪精卫宴会时，余偶谈及鸦片、麻将为中国社会间两大害，某君引伸余说，历举现社会麻将之热，汪颇以为异，似向未闻见者，亦怪事也。

近来各地对美人鱼杨秀琼之热烈欢迎，热烈宣传，诚社会间一件新颖事，不意汪要陈璧君在庐山为此特宴美人鱼，诫其仍要在学业上努力，勿作轻薄者之牺牲品，此真空谷之音。

余等离庐山之前一日，蒋曾属晏道刚代送上船，余等因九江有琐事，前一日下山，又以天太热，约晏勿来，非然者翌晨来。翌日晏来笑谓曰，昨夜蒋先生由海会寺电话，询刚已否当晚送下山云云，于此可见蒋之细心。

三日昨夜时小雨，早犹未晴。李芷政来自并，亦谈绍戡似失常态。午前往看万寿山，午饭在东兴楼，子范请客，岳潜斋坚约明日午饭，谢之。子范略醉，绍戡电云五号由太原首途来平。午前侯少白来谈购砖瓦事。

五时晤何敬之，渠谈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尚稳健，日前宴日宾某舰队司令，今村之少校参谋某于醉后指谓今村曰，公等五十以上人皆腐化，皆该杀。盖日本少壮军人不满稳健派者在在皆是也。

民十六春余曾语阎先生曰，张雨亭如一破车，张效坤、孙馨远如两匹野马，这两匹野马不碎此破车不止也。今日本少壮军人皆发狂病，亦皆野马耳。

六时正在西升平洗澡，子范、静庵、（邵）竹琴及景太昭来，同至恩成居晚饭，适杨祥征来自太原，饭后同子范、祥征归寓。祥征云太原着催主席速归，商出兵江西问题，又云绍戡神经似有病，余以为稍冷静即愈，决不至久狂也。十时许子均来，十一时强，出城至车站，沈局长、薄永济、季良、芷政等均来站。

四日早到石庄，与当地若干人士谈，话颇多，余以四川地租已征到二十年后，多数军人政客捣乱，其势非毁于共党不可，四川不了，陕西亦不了，国家如何了。

十一时多上车，有赵青誉者，山西教育学院教授也，来谈太原教育问题，亦主职业教育，虽无精识，然说话尚有条理。车上寒暑表已至八十二、三度，盖此一带雨两日，初放晴，天正湿热（北平近半月室内总是华氏七十二、三度）。

车至榆次，绍戡偕元德、元明来接，以绍戡病几误车，七时许到并，星如、萃崖、子梁、恭斋等数十人来接，余颇不安。

五日午前往绥署，略商出兵赣省问题，结果仍须往河边一行。出看子梁（渠胃病久），午后到萃崖家谈久之，又至星如处，归经光甫家，渠请参观其内室装潢。晚间绍戡来，渠病似少减，因劝其多睡觉少说话。

因绍戡病，想起自己病，拟由少说话不生气医起（绍戡所谓以外制内也）。西（铭）烦绍戡之话多，谓已头疼，余谓何不避开，西（铭）云为听你的话。光甫再三言不愿往江西去，慕颜留函，亦言亲老，如出兵江西，请勿遣渠。

六日早方用点，王弁来言濮先生强搬多数碑拓（余祖坟及父母坟地碑记）正要上汽车，且乱打人，因出温语解之。孙药痴、王均一多人来略座，请肖韩来办致南中各谢函。午饭前又往肖韩家，请其代余清理送人碑拓。午后请胪初来代拟复牯岭熊天翼、杨畅卿电。

七日早八时偕星如诣河边，略述在平耽搁情事，即谈开兵江西问题。阎先生初极作难，以为派去必为中央吞编，余谓不强于养不起自家裁并耶？且彼正谋树信统一，不见得以小害大。渠继谓如中央对开去部队发饷，则开八团，只要他不吞编我们的。余意先开队伍，缓缓再请中央发饷，较合情理。阎先生坚持不可，以为蒋素不讲情理，不如此且致其疑。余既无如之何，亦不喻其旨，只好照办。

阎先生亦爱国，然人我之见太甚。归已七时半，食甚甘，饭后仍往东街稍坐。

八日早绍戡来，言服赵意空药大效，稍坐则话又如泉涌，因语以如不入医院静养，慎勿再服药，当决定三二日往住天主教医院。

尊光来略与谈陕北共军甚活跃，对晋西各县县长及公安局长须十分注意，并诰诫之。又关于既规定之视察员注意条件，应标出最要与次要之分，防其轻重倒置也。

肖韩、胪初来，略为指点致谢南中各函电。马君图来谈修泽清路（后称晋博铁路，即由晋城至河南之博爱县）诸问题，渠近日编剧本颇多，而甚有意致。午前整理碑拓久之，劳累甚，致吃饭又不暇细嚼。

饭后与高子英谈购旧木料事。二时到司令部看在平所购之小驴，拟送阎先生两头。三时到东街稍息，五时到绥署，请煜如拟复熊、杨电。

七时经绍戡家，均一先在。绍戡精神兴奋，病似更甚，语少伦次，说话间端出白玉物事数十件作玩，均新购不几日者，渠原拟偕其妻子同往住医院者（因其妻烟瘾甚可观），顷闻其妻对往住医院表示迟疑，是诚瞆瞆者。绍戡亲老子幼，果使病久不愈者，其境况至堪焦虑，为之妻者，尚何心溺于嗜好哉。

九日昨晚宿东街，起甚晏，不爽甚，天阴时小雨，尤增不快。午前与高子英规定一二日送元德如平。晚饭时因打拳误时间，与王弁等略闹气，寻即悔之，今晚移宿东院。

早间约赵意空来，嘱其致意绍戡勿乘汽车，以其所到处多，说话必多，精神当更兴奋，并嘱

其转告绍戡家人，当注重绍戡病，万勿轻视，宜速规劝入医院。

王猷丞来谈水利诸问题，速其一二日往河边开陈一切，此事无论如何委曲，务底于成。

日前与阎先生谈到川局，余以为不必看检电与情报，只就其租税征到民国三、四十年，与互相攻战情形论，四川人民不脱离现军阀政客范围无生路，换言之，即入于中央手固好，入于共党手也好，然就眼前事实情形观察，四川恐仍须大靡乱，万一靡乱于共军，以孙蔚如之急功肤浅，陕西势必殃及，假定汉中陷于共军，则陕北之乱或且先于关中（崧生睁开眼便说话，耳已不能受言，军队素不训练，类似收编的土匪，民情不平，一遇不安，靡乱之来，特时间与环境问题耳）。吾晋当此，应特别注重平政整军，此不可须臾缓者，言下阎先生亦为焦灼。

十日早肖韩来斟酌谢函，适尊光亦来，谈久之（如余走后之公事、解决学潮问题，及归并教育学院及法学院等事），渠对绍戡之病不认识，只觉绍戡甚高兴耳。

胪初来言在绍戡病未愈前，每日十时来一次。

十时左右往视绍戡，渠正在院中洗澡，话仍不少减，见其若干戏装照片，病态可掬，规定午后往住医院，并要求每日下午三时至五时往天平巷一次，余走时必欲余走北面巷口，因听之，渠喜甚，渠昨晚写来致陈仲恕、吴雷川信，尚平稳无舛。

午后往看台林逸，未遇，顺便到肖韩家，规定几件函稿即归。

十一日早约槐青来，略询大同、崞县两处坟地事，渠拟一二日走萨县视察垦地。肖韩来，请其与陈养空写一详函，历述元德不甚食肉，及无衣服美恶观念，且向未化钱购杂物食品等事，鞋袜破则常补缀，余甚愿其保守此习惯。

十时左右到省府，次陇来述蒋约其如南京，询与过去曾悉其经过否。冀厅长来谈对教育消极诸节，因劝慰之（正楷按：教育与水利二事，徐公力促行，但阻力时生）。

散会后各厅委即在斯公宴余与星如、印甫、萃崖等，胪初拟致谢君实、哲民、味辛等函颇佳，归经兴业钱局，回看薛岫青（笃弼之父，名士选）未遇，开会时赵青云同学来，与渠彰德车站一晤，屈指已九年矣。

因司令部随意作主，擅放黄枢庭事，特请魏郁周（副官长）、刘惠仓来，多方申述其不当各点。日来每晚饭时对元德加以训教，请杜荣九、陈崇嶽来预戒绍戡滥支款。

十二日早肖韩来送致陈（仲恕）、吴（雷川）等函。杜荣九送余欠省府款数单来。

九时到天主教医院看绍戡，病仍重，强不服药，与余谈话尚清醒，因请大夫将药来视之服，并约定以后日必服三次药，渠昨晚在正大饭店宿，且叫银子去，似与其妻呕气者，然又不敢令其妻知，昨晚要斧子，是欲学威廉二世作木工，致其老母半宿奔波不安。

十时到绥署，星如、兰荪均先在。牯岭复电，对南开八团以为尽量筹措，只能补助饷项半数，即将原电转河边取决之。

十一时到家，略整理南中带回花瓶、花盆等事送人。

午后西（铭）云，素不喜吃韭菜及山西醋，日来则否。

晚饭时闻绍戡又强出院，且将小银子之妹带到家，为张永年完婚，并四处打电话，请人去参与典礼，又去借星如汽车等事，扰闹不休，因请魏副官长来，选拔四兵弁看情形强制之安息。

十三日早肖韩来谈公事，寻赵意老亦来，手一函稿，谓将致绍戡者，询余可否（劝其冷静从医生言，不然病日重，人将以疯人待之）。

九时往医院，绍戡似清醒，颇安详，谈话中对余似甚误会，归途思绍戡病愈后必荐之蒋所，以竟其抱负，渠且疑余待人不诚，要知余无一事不为国家社会着想，亦无一事不禀良心而出之，假定余有不说实话处，亦未必为余个人。如医者之不能迳告病人以其将死也。余尝以为由道德的哄人，只能在道德不道德的范围中论，不能以诚实不诚实论也。

绍戡昨日与余所约服药已作到，出外时间太长，且又胡闹，今日更与之约出外时间不能过两小时，且不许乱闹，渠已答应，当再看一日，余真不忍十分强制之。（今日曾先以真将强制其出外，虽因此或立见更狂现象，但病必早愈也。渠则苦求不要如斯，盖渠强制力尚有，如昨日闻诫后数分钟不说话是也。）

十时半归，元德等已走，吟（璧）送之车站，午饭在省银行，星如、子梁、萃崖均来。

忆日前在平，某云陈诚自命为岳飞，以为不杀秦桧志不伸，此种话恐离事实甚远；又某云国民党气数已完，且有举运动场、游泳池等之建设动辄几百万，这就是新潮建设，言虽过分，而实不知先后之措置也。

十四日昨午后三时许，闻绍戡穿许多单夹衣外出，先至大饭店，继雇人力车走榆次，军部得讯即派汽车驰追至北营载回，渠仍拟住天平巷，追者不可，乃归医院。今日则自缚柱上，以为不劳他人费力，顷觅人转致其夫人，如能一并戒烟最好，否则绍戡吸日浅，请相助勿使绍戡吸烟或服烟药，盖烟与烟药增人兴奋，与斯病大不利。

早间肖韩、槐青相偕来，为大同义地立碑事。栗季威（名乃敬）、杜荣九亦为公事相继来。十时到绥署，军需处已核定八团饷及给养费共十七万余，复中央晋担任四之一如何？（日前河边电询如何复中央，且谓咱实无力担负也。）

早间季威谈禁烟考核处（栗为处长）月担任建设费二十二万元，近数月来每每不足，且陕烟在沿河各县只需七八角，我们则二元四，所以虽少减低价额，终不能赔钱卖（从前购存百十万原价二元以上，渠任内春日购土亦一元四），纵使原价售亦不能畅销。又云晋省卖烟饼以来，烟民日增，为害滋大，余因忆及同蒲路归中央修假定八千万，必有一、二千万用之民间，

今我自修轻轨，虽用款三千余万，然兵工定资太廉，人民必于无形中要赔损千余万，一出一入，人民苦甘可想。且铁路之利在数年后，而此建设费固出自多数小平民，因此建筑费更多添了烟民，且因我售烟价大，沿河又诱来了烟匪，阎公以善计算名于世，不知对此如何算来。

（正楷按】禁烟考核原属村政处职掌之一，前主席商震于二十年夏初取消村政处，独留禁烟股，改称禁烟考核事务所。是年秋徐公继任主席后，以村政为晋政重点，恢复村政处，但禁烟仍独立，改称禁烟考核处（村政处原有存款六十余万，阎先生走大连前，指定用途，处长陈敬棠，不准挪用，商主席因而取消该处）。

晚间绍戡送信来，谓魏某看守他是挟嫌谋害，又谓余将他的小银子藏起。疯状可掬。

十五日今日起特早，打拳时间长，九时请刘、曹两处长来，托其往医院看视绍戡，且规定戒绝烟药等事，并致意大夫注意绍戡有烟瘾者。濮老太太适来，忧苦之色，令人不忍卒视，谓昨夜未睡，言时频以手沾泪，因商肖韩与养空夫妇去信，略告近情，此真无如何者，余未之前遇。

十时到绥署，因阎公电对南开八团饷非中央全数担负不可，因拟电致牯岭，星如托病不到，贾先生亦烦不代拟电，阎公甚矣哉。

午饭前将南中带归土物分赠均一、尊光、药瘾、恭斋诸人。

午前在绥署说话又多，午后西（铭）出照像，余拟复蒋函概略（关于教育改革问题），晚饭后忽接肖韩一封莫名其妙之误会信，读一过，如坠五里雾中。适刘、曹两处长来述绍戡一切情况，渠等述说至两次，余以默想肖韩信，皆未听明，后极力镇静，始悉绍戡今日足踢女教士，医院表示不能留此病者。

志肖韩信后曰，君函向多保留，此函迄不知何为而发，留阅必使人久久不宁，还君保存而徐察之，正所谓十年二十年皆不为久也。

晚仍至肖韩处略解释，肖韩以为非为壮侯而发，若然余更不知所因，九时半出之东街，一路思索或因绍戡疯言致疑耶。

十六日早雨九时才晴，肖韩来谈几件公事。韩栋才来稍坐，渠气色若将病者。

午后仍拟教育改革大略，五时许送之肖韩家，渠适阅南北史。

晚食牛肉甚佳。绍戡昨晚只睡两小时，仍闹不已，派人去规定服侍者着便衣，看守者虽仍着军服，但须力诫规矩，不得稍有妨人举动，庶医院不致发生厌烦。

十七日昨晚九时半睡，一觉醒来已五时矣，洗澡后连打两次拳并不累，出汗亦少（也因天阴微风），两次拳一气打为余第一次，需时四十六分。

绍戡昨夜竟未眠，着处曹长去看视，并对医院表示决不至妨其院务等等。归来云，睡诚少，但昨日间曾睡了两小时，须慢慢的治疗，且云渠亦因戒烟发生少眠，又医院已许住院治疗一月矣。

午前胪初来谈，星如颇因日前裁兵问题表示消极（渠主裁单位，余主平均裁，盖保存单位：一、可以备日备共。二、留与将来中央共同裁兵之余地。三、留干部而减兵额，并不甚少战斗力。四、易办。五、人事上少许多麻烦。阎先生多余主张，星如大不满）。

余主晋已三年，原约主六个月，今已超二年半矣，何时是已，做事不必有官，官大且累做事，余本孤子，五服内尚有一人耶？何不稍暇其心思，而更得多锻炼体质，为国家先强自己身体，计之上者也。请杜荣九来，询余几年来因公借旅费概数（财政向未经管，即省政府公费亦向令由秘书长支派，余与晋省府钱财方面只薪水四百二十元关系，所以无所谓预备交代，只知悉借欠数足矣）。

约均一、尊光午后五时半来寓谈话，盖阎先生出山后数月，余拟辞主席职，阎先生以为客军遍地，渠又与中央不洽，坚劝勿辞，且谓余如辞者，渠先走瑞士。当去秋因抗日关系，阎先生兴中央较洽，曾因子范示之意，阎先生谓若然这台戏就此都散伙可矣，今夏以来客军皆去，阎先生与中央已如昔往还矣，余每思如何摆脱，每不得间，今其时矣。

午后散步至军部，路无尘土，天半阴，所谓春秋多佳日。五时半均一、尊光来，略谈余对水利主张，即与详商辞职事，渠等多余意，以为由家世、身体上立言，阎公当无甚为难也。

六时半至正大饭店，君图、猷丞请，塔德、絅卿、桂亭已先到。塔德云美国汽车在开用者约有两千万辆（不用者不计，美国人口约一万万二千五百万，约六、七个人一辆），去年一岁中因汽车受伤者八十万人，死者三万，其出事大部原因在十字路中停不及车，小部因学生好开快车，至因酒滋事者实甚少也。美国汽车路在宽路快不得过八十迈，慢不得下四十迈（过与不及皆要干涉，在比赛快车时有开快至一百一十八迈，且能续开二十四小时）。

美国军用飞机现有二千六百余架，预计明年可增至三千架。又俄、法皆有三千架，英二千余架，日一千七百架（中国好坏五百架不到）。

十八日早间梁静斋来，谓队伍将开宁武筑路，谈久之。秋日西红柿甚佳，拟每早食两枚。

早开会前亲写北平两信，悉绍戡昨午后睡两小时，夜由八时睡至今早五时，睡已足，身体立现困顿，于病最好。

午饭时又与尊光谈商辞职问题。开会时余主张山西学校明年不参加省外运动，拟另规定一种本质体育比赛，即不作选手运动，用临时抽挑比赛法，如同等学校相当年级临时抽点某几人比赛是也。如此可以使所有学生体育普遍进步，亦不至牺牲若干学生偏废学业。

十九日早间肖韩来，与谈辞职问题。胪初来一函，亦以为如与杨星加对调，或有摆脱下之可能，盖不得阎先生之谅解，不好进行。

肖韩同濮老太太来云，绍戡昨晚以来总设法放火，且尝将张汝年、许国珍锁于一室，预将火柴置书堆中，谋烧之，医院又恐慌，请病者出院。因即令贾副官、曹处长往视之，并作妥善处置。早间方嘱肖韩作一信与养空，述绍戡近两日情形，方见转其老太太稍宽心，不图绍戡又出花样也。

高子英昨晚归述将元德送至陈宅等事（已见养空回信）。

早阴略雨即晴，傍晚大风雷雨有顷。贾副官由医院归云，濮太太等已归家，濮先生颇寂苦，大夫云家眷去后无偷吸烟服烟药顾虑，既易防范，话亦能少说也。

二十日早间胪初来，略谈接牯岭电，谓所开八团中央每月勉助十万元，希望月梢即出动，当即转河边。午后亲写一信致侯少白。陈锡树电话，绍戡昨晚睡较久，情况亦佳。在平时闻史竹坪大夫云，常人晚间瞳人放大，吸鸦片者则晚间瞳人反缩小，余常云吸鸦片的人心理有若干失常态处，于此益信。

二十一日早闻绍戡昨晚睡既妥，今早尤清醒，颇悔日前致余之信，但话稍多则又要胡说云。

昨夜连夜梦见张季鸾，今早刘绍庭（井岳秀代表）电话云，张季鸾来自津，询余何时可见之，午饭后晤之于刘家（不愿谈此梦话，但亦偶然的太巧）。季鸾云，今日对日情形，日人能少见之最好。又云黄膺白最好住在莫干山不来，来则反惹出多少事，我方情形既非去年可比，而日人狂病虽不比去年增高，却比去年增多。

河边对牯岭电已无问题，惟询应派何部去，当复以萃崖、舒民二人相近。

午间开会毕，又与均一、尊光等研究辞职问题。彭凌霄来信述所办销场税情形，此在庐山询问之件，拟本此抵制外货而代营业税，岂不两善。晚饭在清和园，刘绍庭请。日前在庐山所记含鄱口系瞰鄱口。

二十二日早运动未竟，适雨，十时许肖韩来，略研究关于教育之件。十二时在省府请季鸾等，萃崖述上海人来此捕毒蛇状况，谓非毒蛇不能制所售药，药治蛇咬、疯狗咬、鼠疮等。

午后约肖韩、养空来，略作竹战戏，余既不感兴趣，且觉累甚，悔极。晚饭在煜如家，阎先生已有回电，拟令萃崖率部南开。

中国今日不是行共产主义或行法西斯主义问题，是自救问题，是不要完全做他人市场问题。

二十三日早间肖韩来办公。十一时许到萃崖家商南开事，萃崖颇想由舒民去，且托煜如疏通之。早阅美国爱迪博士讲演录，颇获我心（救自己须恃自己，救中国亦不能恃他国）。

晚饭在药痴家，昨夜绍戡只睡两小时，今日又闹，亦因过节情绪上有些冲动，几次要求回家过节，其老太太及其夫人皆往医院安慰之，闻仍叫闹不已。

日前北平报载平市社会局长某君谈话，繁荣平市一则云，修整道路，便利交通，发展公共事业，提倡社会教育云云，我以为这只能繁，未必能荣也，所以拆五牌楼附近铺房，是为繁荣市面，实则也是做到个繁，未必能荣也。

二十四日早肖韩方去，有张君劢者来，此君为张公权之兄，尝任燕大中山教授，来晋考查经济建设，与谈久之，渠亦以中国教育无标准而是非不明为忧者。渠居德国久，谓德国知识份子失业者太多，观柏林市上不隔十家即有一家律师、一家医士，即可想见失业情形。

十时到绥署，因萃崖已疏通好舒民代之南下，转电河边商可否。十二时往并州饭店，请养空并约胪初、肖韩来，饮酒颇畅（胪初谈小银子，历述绍戡在其家扰闹情形），绍戡昨夜未睡，因嘱曹医官往视治疗情形。

午后往山西大饭店回看二张（季鸾、君劢），顺便到园地一览，晚饭在黄胪初家食熬鱼，只药痴、肖韩、养空共五人，饭后到晋谷香小坐即归东街。

二十五日早开会前李纯如来拜。晚饭请张君劢等，季鸾谓希特勒外交政策失败（如拉俄入国联等等），其一切措置亦少整稳。余谓兴登堡之死，固以年高，然不能不因希特勒之刺激。张君劢云，德国一部分言论亦尝作此语。又余在庐山时，与张治中谈各军校不应位置于南京。张云德总顾问之意以为北方地形不够研究战术云云，余辟其谬，张颇悟云，似便其私计耳。顷闻季鸾云，德顾问年岁已高，在平尝对季鸾云，渠最习惯南京天气。

余向对教科书主用国产纸，季鸾云国产纸不够，此种认识余殊嫌其错误。张君劢云，近顷黄膺白所成之战区整理委员会，即系结束塘沽协定之组织，两月后黄即南返不来云云。回想二十一年在沪上晤膺白时，其气宇何等闲静，去岁以来，时见其忧弱之态作努力谈话，人之宜修亦宜养如此。

欧美人直是科学生活，每星期六后半日及星期日，必作郊游等作素常不作之运动，以调剂精神，即是要每隔几日作一日事外之人，俗云旁观者清，其旨可以概想矣。

二十六日早间曹医官来云，绍戡日来情形较前稍安稳，已不甚詈人打人，只是话多而已，常日只睡两三小时，每隔三几日有一宿较好睡眠，然亦不过五六小时云，其老太太昨日走平，渠不知也。

十时到绥署，复熊天翼、杨畅卿电，以已令李舒民师长率本部及周旅共八团南下，庚（八）日开始出动，删（十五）日前后可运毕（萃崖已略有悔意云部下颇非难其不去，真是对不起长官、部下、朋友矣）。

星如言派其傅觉民参谋长如陕，为杨虎臣老太太祝嘏。向方、宜生先后来电询往北平出席政会否，已复以下月一二号往。

二十七日早间胪初来换书看，适青年会之某美国人来，为下月初爱迪博士来并演讲问题也。

爱迪二十年冬日曾来并，近顷在平津演讲，大要为救中国不能倚赖他国，还须求之中国自己，有罪不能倚赖人救，也须自救。余极同情其论调，亦余所主张者也，并送来书籍二十余种，如社会问题小丛书十一种、“今日之苏俄”（爱迪著）一册，其余有关宗教若干册，皆青年协会书局出版物。

王懋功来谈其辞职问题。邵竹琴来，方自绥远归也。

午饭前到煜如家稍坐，饭后整理教育改革书久之，累甚。

晚饭请舒民、芷青、林逸等，星如、萃崖、子梁诸人大谈论张桐轩（荫梧）之作伪与刚愎，至不可以人齿，似嫌过甚。

午前与王懋功谈剿匪问题，余以为对川匪只好消极的剿，因川军太多，不能强合，亦不能强催，不援助对不过人民，多增援人民更受不了；若赣闽之剿，则不容消极，亦不容积极，因围之经年，匪已穷蹙，不容或纵，但无确切消灭之法，若仅能肃清赣闽，而使之又移据较远之地（徐匪其例），则反不如困之以求长策。至豫鄂皖之匪，必积极以剿，因过去者已残破逸去，新集者尚未形成巨股。且豫鄂皖匪区，正腹心之地，岂容养患，但剿匪部队已须精选，剿匪计画尤须审订，而剿匪人事更需一心一德，急国之急以赴之也。

二十八日早雨，与胪初电话规定明午请金浣东等。因开会午饭在省府，饭后与均一、尊光谈久之，并及省府会计庶务之易人问题。

午后往车站看王栋臣未遇。晚饭在帽儿巷一未去过之饭馆，李纯如等请，同坐有赵芷青、张漠捷等。

二十九日今日雨仍未晴，午前肖韩来，公事毕偶及省府会计庶务调动事，肖韩颇不以为然，余则力主如尊光意，以为乘此调动，革除一种积习，岂不甚善。

午饭在清和园请金浣东、常辑五等，辑五谈王朝相神精病事甚详。晚饭在省府请王栋臣（懋功）、张君劢等。谈法西斯问题，偶及魏伯聪所谈，谓其原意在谋劳资合作的出路，所以有同业公会云云。君劢谓不然，法西斯即社会间所认识为独裁的法西斯是也。

三十日雨仍不晴，三天两宿矣，午前整理像片及书信等。

两三个月前孔庸之视察华北各省，到处受人极热烈欢迎。闻侯九说天津车站欢迎者的旗子乃至撞了于主席（学忠）的头，这种热烈欢迎，余尝设为疑问，即“为什么要这样热烈的欢迎孔部长”？是了，因为他是财政部长，曾说要免除苛捐杂税。但是欢迎者并不是受苛捐杂税者，同时也不是他们的代表，乃完全是些想打国家主义的人，或是想打老孔主意的人（里头恐亦有些是不敢不欢迎他的，或是不便不欢迎他的）。要仅就欢迎孔庸之一件事来看，这国家要好，还早的很哩。

在海会寺参观时，顾墨三演讲，每谓我们的首领云云（首领指×），以及海会寺附近标语，充满了法西斯精神，这不能不说是×先生有意，更不能说他是粗心。

沪甯车上到处表现着提倡国货的情绪，日前在平与顾孟余偶谈及之，顾云沪甯车接近上海，易于提倡，因为比较的国货多，这话真有些奇怪。

晚饭在煜如家，座有王栋臣、张君劢，栋臣谓君劢系国家主义者，次陇讲人鬼生死，系四个名词一个东西，解释的甚妙。

十月一日雨仍连续的下，天冷甚，已降至华氏四十五度，服薄棉仍冷。午前尊光来谈一二件公事，肖韩继来，改革教育书已缮好，适驻津义国领事亦来，饭后回看之（义领事名扎弼）。

二日承昨晚腹作疼，受冷故也，雨天明才止，早间室内温度为五十六度，室外四十六度。肖韩来又请将改革教育书修正若干。

午前开会，关于沿黄河一带县长、公安局长注意事，又讨论之，并及派探事。

前几日绍戡睡觉总是二三小时不等，精神颇委顿，而话极多，前日早尚赤足在室外淋雨，而前晚睡五小时，昨晚睡七小时，今早已颇知冷，据医生云略见好。

饭后到舒民家，渠述其守大同时破敌人挖城事甚详，舒民诚负责任而又小心者。归约肖韩拟电致南昌、牯岭两处，述南开部队因雨其集结期或延耽三四日。

三日早马仲仁（延守）来稍坐，星如亦来。王猷承来，渠今夜出省南下，向中央接洽治河借款。

午后约肖韩来略检点改革教育书，并致蒋两函。

昨嘱尊光到河边时，与阎公商沿河须有负责精良部队，在上冻时尤然，至对共党，则阎公此时心理上即须与之开战。

四日早慕颜来云，由庐山昨晚到省，对此次南下感想颇不乐观，蒋先生之勤劳爱国，固属难得，然一般实不见好。如××气量之狭小，疾熊之言语，竟见于公共讲演；××詈受训军官只配做军阀余孽与汉奸。又过汉时何雪竹手下人云，×××真像崇祯皇帝，共党正如张献忠、李自成云云。张汉卿部剿匪损失颇大，四川各军阀仍在闹意见、斗心眼。余于庐山受训归来之将领所得观察，这虽是头一次，然颇值得注意。

均一、常青来略坐，余到西所，一过十二点上车，星如、慕颜、道龛、絅卿等来站，并嘱尊光、均一招待爱迪演讲。

早间曾托曹医官照料绍戡，渠昨晚睡觉亦好。

晚到石庄，悉王奇峰骑兵已开往潢川，新由保定开到一团，系属六十一师，归徐庭瑶节制，该师系十九路军改编（问知共编四团之四师，一在保定，一在开封，一在汉口，一在江西），闻团长以上均换，不过所换来者亦用广东人而已，原来营长尚有三分之一，连长在一半以上，排长以下大部仍旧。见余之团长林姓粤人、黄埔学生，颇崇拜李任潮，以为李先生事坏于张文等三二人而已。

五日上车前林团长又来云，在庐山二期受训练，在萃崖营充连附，余对十九路军之今昔，甚觉人事变迁之速。十时多上平汉车，贾旅长仍同车，晚七时半到平，葛伸勋等来站，下车后即到仲勋家，询问膺白北上后近况。方到瀛寰饭店，万寿山即来，同出至大吉巷访寿山之女友未遇，转至老八家，绍贤先在，谈久之，十二时归，悉子均、宜生均来，养空亦来。

六日早间宜生来，十时到迎宾馆开会，晤宋明轩、韩向方、于孝侯等，午饭即在迎宾馆，膺白请，饭后同向方、沈成章回饭店，适饭店有办喜事者颇热闹，更约葛静忱来同出到内务部街三十五号向方新生子之妾处少坐。三时半仍到迎宾馆开会，六时半散会，即到市政府晚饭。饭后同向方、克之回饭店，又同至老八家，寿山、宜生先在，谈至十一时方散归。

今日开会要旨系黄膺白拟成立行政人员训练机关，又北平市报告一年来工作，及其收入增加（并未添商民担负）、支出减少、警察添多、饷额亦增等廉能情形，事实上亦值得宣布，较之前任人物掌理时善得多。关于河北农田水利基金事，政分会多抵赖，不惟不愿承认，且冀平白地无此事，当时余若不言，几无人理之，真快应了绍戡说的，无私利不会有公论那句话。甚矣，国人之聩聩。

七日早九时汪慧如来。十一时子均来，谈极久。午饭何敬之在春藕斋请，渠谓酒系北平庚子年存货。饭前沈成章出一捐册，谓系代王金钰为在青岛修庙捐款，向方首例已捐一万，敬之捐一千，膺白捐三千，至余因不能多捐又恐妨其他人捐，当谢以迟日寄去。（余当时颇觉惭愧，盖捐自己的，其力量不相称，捐公家的，不愿做，然成章初交，又重爱其人，却之实难为情，至今思之尚觉愧对友好也。）

饭后何敬之对余谈，其将往郑州晤蒋后到沪勾当私事，惟闻晋省共党活动颇炽，可否致意阎先生特别注意云云。

午后汪慧如又来。五时膺白来，谈至六时半同诣宋明轩家晚饭，余饮酒甚多。出之俞涵青家，渠与汤尔和等作东，余又饮数杯，最后至周作民之局，余已醉，复狂饮，醉甚。后同至瀛寰饭店，至夜四时方散。向方最后散，临走时曾向余讨论日如再进一步逼迫，华北当如何应付。

今午后余向膺白所谈皆带灰色，无怪膺白听了发呆，盖渠方锐意谋画自己如何有为，余则甚主先要洁身恬退。谈话间膺白曾询渠应如何者，余谓九一八以来，中央事事敷衍，惟君为国家做了一件事（塘沽协定），然此等事不容常做，且因当时应付环境，做后亦不容继续再做他事，只好避开藉事休养。问中央不准如何，答以避住莫干山养病即了。问此间呢，答以不管他，盖君在平无异为日军人开一寻问题之机关也。余更述余之谋退休意见，以为用己之明，以辅当局者之闇，即是为国家做事，不必亲身做也，且吾人过去无过失，可利用此一点，当局者必信吾人淡泊不疑。膺白虽极言其是，然神色间总少意致，余亦渐悔言之唐突也，悔甚

悔甚。

观唐阎立本帝王真图，所绘之胡须，与东坡志林李琪乞诗之领巾，觉得唐宋以前的中国人，真精神、真洁雅，赵武灵王胡服是学其便利，五胡乱华及金元时代，不知内地人学了些什么，但是满清季代，汉人却学了不少的懒惰。

《传记文学》第 310 号:(1988 年 03 月)

徐永昌将军“求己斋日记”（九）作者：徐永昌

十月八日

早六时即醒，疲惫特甚，九时方起。颜天民、陈养空皆来。阅报见墨索里尼在米兰演讲，谓自由经济与资本主义之殿堂，于五年前已栋折梁摧，此非文明之危机，不过文明由一阶段进至另一阶段之过程而已。当此旧制崩溃之际，解决之策不外二端：一则将全国经济悉归国有也；二则实行职业组合制度，以使全国生产分子均加入组合也。前者足使国家雇员人数骤增十倍，故加以摒弃，惟后者为最合论理之解决方策，其目的盖在实现最高之社会公道；换言之即使人民有工作之保障，适度之工资与安适之生活是也。要之，如十九世纪为资本万能之世纪，则本世纪当为劳工万能、劳工神圣之世纪。又谓世界军缩会议，吾人不认为已长埋地下云云。

十时到正阳楼，向方（韩复矩）约从前二集团如邓哲熙、孙少云（良诚）、刘兰江（郁芬）、李晓东（鸣钟）、张俊杰（树声）等三十余人，年过五十岁者绝鲜，而已将其做事途径宣告断绝，此短命方式的革命使之耶，抑××式的夺取政权使之也？

午后精神仍疲倦，稍息，向方偕成章（沈鸿烈）来，谓电话知你睡觉，故迟来了一点钟。谈极久。五时同至东方饭店。六时赴商会公宴，七时半到万寿山（福麟）家，九时同到陆宅，绍贷、子均、竞武先在，十一时到凤宜处，十二时送向方上车。

昨日对膺白所谈恬退主张悔甚，今日思之，愈觉不当。

九日

早间有上海新闻报、天津大公报两记者来访，又政分会介绍日代办公使若彬要及其汉务参赞清水董三来访，渠询山西经济统制如何？答以山西现只要做经济统计，统制谈何容易。询山西在正太路已施行登记运入外货，非将实行抵制外货耶？答以此正所谓统计，即不登记如何有确切数字？盖中国经济堕落已极，一日不达到出入相抵，即一日不了。余以为三年或能得到统计概数，三十年未必做到出入相抵概况也；且统计得有结果，不惟谋入少，亦且谋出多，不是统制问题，是自由竞争问题。若等甚以为是。又谓闻驻张家口俄领事在河边住了很久，山西经济统制，为与俄联合之出发点，当以笑话答之。（正楷按：山西当时设有太原经济建设委员会，其下设一经济统制处，旨在倡用土货，杜塞漏卮，发展经济，振兴实业，一时引起人觊觎。然当时财经政治上谋国者曾有几人注意及此，而实行之者又有几。）

十一时到（温）静庵小公馆，十二时（孔）芸生亦归，即在斯午饭。饭后回拜西城几处友人，即到康子林处少坐，出城洗澡。晚饭在恩成居，素梅来稍坐，归与养空谈元德事，余说话颇激，悔甚。

十日

早间汪慧如来略坐，十时半出，回看西城友人。午饭在春华楼。静庵、芸生约，晤杨啸苍、姚维藩（以价）诸友。饭后同维藩至宜生（傅作义）家，又同出至中央公园，又与宜生至王府井大街看照像器。

十一日

午前同肖韩往看陈仲恕，渠谈陶勤肃公模在秦州时故事甚详。（秦州为州缺之最优者，放任时吏部书班驰报告陶，谓他人得秦州需部费五千两，陶老爷素清廉，请出五百两。陶复以五两也无。书班怒，以陶处分未完，陈堂官。时堂官为宝竹坡尚书，云有我负责，仍照办。陶到秦之日，属吏知其廉，以漕银羡余请示留否？陶照例留之，惟以之筑仓储谷。积二年，秦州适饥，故事秦州不许报荒，民且大饥，陶出谷赈之，并为完租赋。事为左文襄悉，密荐之，不二年乃晋直隶藩司。）

午饭前回看武勉之（士敏）等三几处，即至丰泽园，鹤斋请。三时同肖韩至海淀朗润园看吴雷川，并晤助教元德之朱先生，六时方归。饭时寿山来，约出城至环翠阁。

十二日

八时才起，子均来，云魏伯聪（道明）电询能否俟渠一星期？十一时李鹤斋来稍坐，十二时出略购日用品，即至丰泽园，宜生走天津，昨晚已归，亦到。饭后维藩为寄尘等写对联，闹甚。

三时半，日武官柴山及其海军武官冲野来（今早约来拜访）。稍谈即约明日六时半晚饭，允之。绍贤来谈久之。

晚饭先至东兴楼，傅墨正请，又至丰泽园，宜生约。饭后同静庵在环翠阁稍坐。

十三日

两日来都睡八小时。天微阴，每早皆小雨。到平以来温度总在六十四至六十八、九度，日夜所差颇小，气候极佳，今昨两日降至六十二、三度。早间子均来，十一时往陈养空宅，又至子林处。午饭在丰泽园，杨啸苍约。饭后回看丁春膏、萧仙阁（振瀛），勒中云、鲍志一（文樾）等。

六时半应柴山约，往日使馆，座间有坂西中将及川本中尉，饭后经李鹤斋处往升平洗澡，万

寿山来同出略游。

报载蒋先生严令豫陕甘宁青等十省区明年决禁种烟，虽云略欠斟酌，而事诚万分需要。

十四日

午前宜生来，谈至十二时同出，到中原公司购一光表（当时一种有玻璃表面而无银卖表之怀表），即往淮阳春午饭，閰崇甫约。饭后回看葛仲勋，经市场归。傍晚气候愈冷，已降至五十五、六度。饭后经东四至外郎营，又至星泉家略坐，九时半经宝丰归，悉吟璧因妹病晚车抵平，寓利通饭店，拟明早如津，即往视之，十一时归。

十五日　早往利通晤吟（璧），略谈，即同车往东站送之。

午饭子均来同食。饭后经养空家回看傅墨正，三时出城，经外郎营在宝丰略坐，六时进城。晚饭后独出城略游。两日来晚间气温降至四十七、八度。

十六日　早周千之来，渠部正开赣剿匪，特来讨论该部待决简题。

吟（璧）由津来信云：住息游别墅房间日一元七角，月妹病见轻云云。吟（璧）由太原来时，因正太车头二等杂坐男客不便，特乘三等车之女客间，在平汉车购二等票坐膳车，去津亦如之。告以"穷家富路"，不应过俭，吟（璧）颔之而已。

午饭老万（寿山）约在颐和园景福阁吃烤肉，登高展望，心神颇爽。回忆十八年重九香山集宴，不禁山河之感。饭后经朗润园看吴先生及元德，适吴先生进城未在，与朱先生略谈即归。四时许回看黄膺自，渠颇有兴致，略谈山西统制经济须走渐进的路，并谓空气、太阳与经济潮流是无国界的。

在颐和园饭后，老万约至其妾寓少坐。并送余至园门，园门西有折腿铜麒麟一，上镌乾隆某年造。万云此圆明园故物，前此半没秽泥中，本园长挖置于此，因忆先时门靖远谓：北平宫殿园圃，除归绅士保管之中央公园外，其情形皆不可问。余甚然其说，且以农事试验场日就荒芜为验。当晤膺白时，余历举园中所见所闻，并请其将渠力所能办之各名园，何妨立一善法，归之地方保管。膺白则谓地方绅士亦大不可靠。余谓中央公园董事会尚不恶，且以地方董事会管地方名胜，终胜于现在之官吏。并举张汉卿破坏河北农田水利会事为之例，膺白终不以为然。最后膺白却云天坛归内政部管，管理者为季宽（黄绍竑）亲戚，日前天坛盗卖古树案即此人。然则如颐和园、玉泉山等之管理，今日虽言得人，难保今后继任者皆贤，曷如归之地方董事管理哉？归经骑河楼园地略审视。晚饭后邀老万在中和听程艳秋穆柯寨。

十七日　早与吟（璧）写信。适接其第二封信，叫留一人于瀛寰饭店听使用，渠或回南宫省亲。

午饭前到法国医院诊视胃病。后经赵巽青家至丰泽园，永济约。座有恭斋（陆近礼，时任晋建设厅长）昨晚来自并，因出席水利会也。饭后到子林所，又到升平洗澡。晚饭后同养空出

城略游玩（出丰泽园时看见赵少云）。

十八日

早出到东四购茶碗，顺便看齐如山，经洋溢胡同归。饭时元德进城来，因朱先生同其去配近视眼镜。饭后往大旅社看王泽民，经宝丰略坐。晚饭时在中央饭店接武勉之，又到绒线胡同戏剧研究会接如山，同往子均家食爆灌肠，座有岳篯斋、王绍贤。

十九日

早间美国人艾得敷来谈久之，渠与爱迪主张同，对俄国有三点不同情（一）专制、（二）暴动式革命、（三）废宗教。又云俄国是政府社会主义，有公道（无资本）无自由；法西斯是无公道（有资本）无自由；英美是无公道（有资本）有自由。爱迪是希望英美改善资本，俄国要予人民自由；换言之即要民主社会主义（美国福特每日收入较其工人多四万倍，工人约四元，福特约十六万元）。

午后在皇城根看马，后经养空家至宝丰借钱归。六时子均来，同至如山家食烤肉，连日食此上火，喉舌皆疼。九时到宝丰，适静庵、侯九及王猷丞之老弟亦均来谈久之。十一时半上车，勉之回陕同车。

猷丞之老弟习医，关于养肺病注意点述如下：每日牛奶两磅、鸡子四枚，多吃青菜及西红柿（蕃茄），水果橘子最好。晚间十时即睡，午睡一小时或半小时尤要。

晚饭时齐竺山述养胃病法如下：吃饭前后半小时不要用脑，慢吃少吃，尤其细嚼，不要吃汤泡饭，喝汤喝茶皆要在饭前。平时防冷，少用脑、多运动，不要失眠，饭时或饭后最忌看报或是看书。

二十日　早到石庄，因候车无事曾洗澡，上车前王懋功来访，略谈正太路购地事。十一时多上车，七时半到并。

二十一日

早间尊光来，谓阎先生对余辞职事持反对，与星如对调亦不可，余以为当仍缓图之。尊光述及郭、杜（晋省府科员）调差事，余为其述绥远、河北两任主席薪公经过情形。

二十二日

早间治安（王靖国）来，谈庐山训练经过，谓启予（商震）太爱出风头，陈辞修（诚）有如张桐轩。午饭在省府，因全体请治安、光甫（杨耀芳）及余，余饮酒颇多。

艾得敷谈美国共产党工人绝鲜，而教授等类人中则颇多。余谓工人等劳累竟日，所得已自温饱，心神安适，稍暇即睡觉，故不他想；若教授等人知识既高，又无形役劳，睡眠少，心神

不泰，烦闷而无出路，此其所以幻想共产也。至于共产主义如何，为另一问题，若此等烦闷无出路之共产者，固不能认其为利己，然亦非利他。与其谓之为报复，无宁谓其为图打破现状者。

王懋功在石谈榆次购事，以为全属地主刁难。及余过榆次询县长时，则地主之理由亦颇长。午前为此颇涉遐思，结果以为人类是仗不公平向前演进的，若无不公平，恐怕亦无进化。

二十三日

早间先至绥署与煜如谈复舒民（李生达）要载重汽车电。十一时许到省府开会，中有实教两部合令教厅筹办劳工教育馆，其缘由以为社会教育很难达到劳工，而今时劳工生活改善最要，故令筹设劳工教育馆。决议暂从缓。

国民生活改善，乃经济与教育问题，劳工生活改善，何能抛开经济而不问，且劳工教育既属社会普泛教育，系无补于技能者，所以不教资本者改善设备与善待劳工，本末倒施，害太多、利太少，此等策画出于捣乱现政府者之阴谋则可，甚非现政府自身所应尔也。

今日天气陡变，午后温度降至三十五度（昨傍晚尚五十二、三度），夜间降至三十二度（即摄氏表零度）。晚间与西（铭）吃酒且醉。

二十四日

早药痴、尊光来，谈送往北平训练班之县长与公安局长问题。午饭后石华岩来谈及蒙旗情形。渠云方归自杭锦旗，该旗王公云自治委员会来要牛、要羊、要帐房、要人成保卫团，此前清二百余年未有之事，民国以来亦未闻见。华岩云前时蒙旗一部分人捣乱，中央应委之察绥两省核办，本无问题，盖伊盟到现在亦反对该委员会，乌盟则四子王旗与东公旗亦然，热心者只一云王（云王因百灵庙烟土过境税不能自收），而策动者为一德王（德王属锡林果勒盟，该盟与内地毫无一分纠葛，完全数百年前情形），至呼喊者为蒙旗驻京之流氓蒙人，而助成之者则为我中央政府。今自治委负会俨然一自治政府，中央助其离开地方政府，而该会亦且离开中央，当时尽力者固大有其人，而季宽拟立边功，实主张最力，为自己扩张权势不顾国家，反革命者固无论矣，乃所谓革命者亦如斯耶（德王为一愚猾之小人，余在十七年察哈尔车站见之，即以告星如防之）？

今日天极晴爽。六时到东边街看元明吃饭。

二十五日　早间尊光来谓赵次陇（戴文）着其来问对蒋有无话说？渠明日走平迎蒋去，阎先生意也（因前日蒋电询次陇病，并云拟来并一游）。

金瀚东来稍谈其学拳情形，胪初亦适来谈久之。

午饭后将在平时日代办公使若杉来访问答语约略记之，请肖韩来作函致阎先生，冀其对经济统制有所纠正。

余因体质、心情、家世以及社会国家情形，均有早辞职退为闲散的必要，因肖韩每以为不可，今日公事毕，特与理论久之。

二十六日　早开会前在煜如（贾景德）处谈约半小时，开会时有实厅奉阎先生谕交商承包收买羊肠一案通过矣。余认为有垄断之弊，令留置再议。

午饭时与高福斋研究绍戡病况颇久。午后约肖韩来略谈。日来夜间气候约为三十二、三度，日间约五十度以上。

二十七日　午前胪初来谈留京陆大学员加饷事。午后到治安、萃崖（孙楚）家谈两小时。

二十八日　早星如来讨论蒋来晋问题。十时更与贾先生聚谈之。

午饭后独往鼓楼游览土物陈列品，归食点心，忆十五年前与锦生（徐公元配刘夫人）食螃蟹情景。

二十九日　午后带元明在山西戏园看马戏电影。晚饭在萃崖家，座有郭鸣周。

三十日　早至省府，在开会前会四川派来考察自治之吴某。傍晚往晋谷香回看郭鸣周，晚车吟璧归，谈至十时半方息。

三十一日　早间刘竹坡来，为其弟刘汝赞事也。星如、胪初相继来，王猷丞归自京沪，谈孔庸之（祥熙）对晋水利借款态度之滑稽。

十一时至绥署与煜如商舒民军加饷及载重汽车事，又请尊光来略谈结束塔德经手测量各事。午前天陡变，午后更冷，晚间气温降至三十度（早间尚五十度）。

午后请魏副官长来，询问绍戡日来情形，谓睡较初进院大好，每日四、五、六小时不等，二、三小时或七、八小时颇少，神志仍少清醒时，惟自知不能出去，所以亦不大闹着出去。

十一月一日　早肖韩来，嘱为沈成章写信，并寄洋二百元，答其日前在平为青市建筑佛寺捐款。

二十年来国人学欧美一切文物不遗余力，惟对于有益而难者致力少，无益而易者致力多，因追思国人过去亦必学过蒙古习俗风尚，其致力亦必如今日之学欧美。

今日天大冷，午后往治安家为其老太太祝寿，余饮酒略醉。

二日　早间在绥署与煜如谈久之。十二时阎先生由河边来，略谈陕北事。晚饭在省府请郭鸣周师长及石华严、王治安等。

三日　早间细事与听差呕气，悔甚悔甚（余年来只要生气，精神竟日不爽）。

四日　今早悉吟璧昨晚牙疼甚，十一时半找杨大夫注射以麻药及吗啡方可。早间均一来谈猷丞述水利问题，更与研究余辞职问题久之。

午后到荣甲三（鸿胪）家祝寿（其太夫人七十四寿，精神体质均好，似五十许人）。晚饭在星如家。偶谈及各新闻纸，有人谓大公报与商务印书馆罪同，盖大公报多向买学生欢心处致力，书馆则志在卖书获利。余谓亦时代与趋势使然耳。

早间与均一谈至建设问题，余嫌阎先生举办太多，如向病弱者身上输血固佳，然亦要合于病者气质;今不但未十分注意及此，且系取诸病者之血（如同蒲路中央修假定需八千万，当有二千万用之地方；今本省修名曰三千余万，而地方亦须填一千万，而此名曰三千余万自亦出之地方。以贫困之山西人民不能得两千万，而又出了四干万，藉曰将来有利，其奈现在穷不能支何）。

五日　午后往土货商场稍游览。

晚饭在绥署代阎先生请中央骑兵监汪京伯（嘉兴人，老士官学生），汪谈中央新订编制都取大编制，因各国编制皆大也。余则以为现编制应小，盖人民教育未普及，智识太不健全，不惟此种兵数多而不易指挥，且指挥者之能力亦多数薄弱也（正楷按：甚少人置意及此）。

六日

午前同星如往治安家游览一周（因作蒋行馆）。午后仍同星如往看王栋臣。四时至绥署略谈招待蒋先生事，阎先生云我国科学落后，对日则力不如人，对俄则主义不如人，此将如何者？余曰惟有尽心刻苦往前干。阎先生谓此或近于坐以待毙？余谓无他法也，若必欲于无法中强求法，则不如安无法之为愈也。且古之所谓坐以待毙者，不是骄奢淫逸的往前过就是委靡不振的往前过，未有辛辛苦苦清清明明合理按度励精图治的往前过，而至于毙者。阎先生颇以为然，阎先生又云：若然我们总须在军事以外求出路，盖非此者，必至民更困，而敌益急。余谓以此语蒋先生，蒋幸而见听，国之福也。六时半方散。

七日

早间得慕颜（李服膺）电，悉宋明轩（哲元）、杨畅卿（永泰）明日由大同乘汽车来并。午后五时许，孔庸之偕子范乘飞机来并（子范云十时半尚在南京）。

八日

早到绥署，接宜生电云，渠随蒋先生十时由绥远乘飞机来并。十一时半到飞机场，蒋于午间偕宋美龄到并，寓（王）治安公馆。六时许，杨畅卿、宋明轩、晏甸樵亦到，阎先生宴之于中和斋，赵先生又谈佛，君图厉声询佛有多少？宴适散。八时余诣蒋与规定在晋期日并所作。

九日　蒋往河边看阎封翁疾。午间贾煜如、赵次陇宴客。晚间阎先生宴杨畅卿、宋明轩。蒋约见贾煜如、杨星如等。

十日　午前在自省堂开各界欢迎会，蒋、宋、杨各有演说，孔讲话略嫌轻率。午间余宴客。午后到太谷。

晚饭后与蒋先生谈颇久。渠谓对丹料贩惩办固应严，对吸食者亦不应宽，其帮运料面不论铁路、邮局人员只要有据可即处决，渠负其责，对禁吸食如责成村长，且可适用连坐法，谈至财政问题，当约均一、子范与谈一切。

在太谷见本区视察员吉永祺云，渠到此方数日，曾在第五区胡村调查该村四百余户中有五百余人吸食毒品，每人每日以一角余计，全年该村约出毒品价二万余元，该县一百二十余村，是最小限，全县一年当用去百余万元吸食毒品。晚息太谷。

十一日　早六时即起，天光尚未亮，因开灯运动，久之方大亮，县长来与谈久之，悉此间烟民登记只四千余，恐不确。

蒋先生谓若将炼钢厂归中央办，省出此部分款补助晋省财政之不足如何？余谓：不过阎先生对此甚有兴趣耳；若余则甚不愿省办。蒋谓阎先生极能经济，中央的也归阎先生办如何？

早饭甚紊乱，庸之真所谓忘其所以。九时归并。十二时蒋先生走，二时孔、宋走，二时半畅卿、明轩、甸樵乘正太车走。今日颇乏困，在西（铭）所息久之。

蒋临走嘱与阎先生一研究关于地方与中央权限问题。

十二日

早八时开联合周会，阎先生讲蒋先生前日所讲负责任守纪律，余讲今日开会时有百余人未按规定时间到，并解释如何守纪律与负责任。会后阎先生在中和斋谈抵对共产主义问题。

午饭在星如家，晚饭在贾先生家，是高茂三等公宴。

十三日　午前开会，午饭陈效愚请，晚饭项道龛等在贾家公宴。

今日与均一等谈太谷吸食毒品人数登记情形。咸谓太谷毒害最巨，每年耗钱岂止二百万？

昨日阎先生云：蒋拟入川指挥剿共。余谓蒋似应审慎些，盖共匪已大部入川，今日第一步应严防其窜入陕甘，第二步再谋消灭之法。

十四日　早星如来述撤郝团长事，以其嗜好久不戒也。刘绍庭来述井崧生（岳秀）剿匪倩形，并闻因无显著成绩，已拟调陕南，以高培五（桂滋）代之。

午饭在美利食堂，星如请纪子明也。四时到绥署开会。讨论废除“金”代值与资私有问题（即拟以“信”代值行按劳分配之制度）。

晚饭在贾宅，靳祥垣等公请。

十五日　早间肖韩来略谈公事。午饭后往山西大饭店回看纪子明。归经西（铭）所，悉闹漏血病，即请赵意空先生来诊视之。

四时仍至绥署开会，讨论废除金代值资私有问题（谓劳资合一或按劳分配，所以对共产主义，废金代值所以救中国穷）。晚饭在虚心（村政处长樊象离）家贺新居也。

十六日　早纪子明来谈党务久之，意在恢复旧党部，余对此素未经意，故未置可否。

午前开会讨论教育学院与法学院等归并山西的大学后预算问题，因与冀厅长讨论关于改革教育之决心等等。

日前蒋先生对察绥处置有两事：一、大规模种树造林（已有规定确数），以为树林是活长城，可以避飞机、挡坦克；二、修路所以代沟垒，其路线为沽源、宝昌、康保、商都、陶林、绥远公路为第一期，康保、张北、张家口公路与霍布尔、集宁至柴沟堡公路为第二期。

以今日中国情形与其环境论，对敌准备只是尽心尽力，对己图强是要不达目的不止。

今日在中国之日本人，如二次革命时之张勋部队（当张勋攻南京时，闻曾令军中曰：攻开南京任自由掳掠三天），可以任意行动。

晚饭在萃崖家。绍戡日来病益重，据云：自蒋先生来有欢迎传单，误被绍戡看见，因之狂闹越甚。

十七日　早间慕颜来言：日内即回防。陆恭斋来谈渠拟辞厅长事，理由亦颇是。

午饭后与吟（璧）在东院游散久之，后至晋谷香回看郭鸣周与某。

晚饭在赵印甫家。子范已由霍州归来，仍寓晋谷香，饭后在彼谈久之，宜生、煜如皆来。

十八日　早间子范来同出逛精营会，今日为会期末日，遇煜如、恭斋、均一。午饭在美利，恭斋请，猷丞最后来。饭后渠等竹戏，余独归。

晚饭在绥署宴徐青甫君，杭州人，主改革经济，以为金代值不如谷代值，货币应分对内货币与对外货币，并主财私有而公管，资私有而公营。

十九日　山西耕作地只四十万顷，人口一千一百数十万，平均一人不及四亩。

早做纪念周，余述公务人员服用国货不力，由于高级人员提倡与督饬不力；换言之，余于责任上未能尽到也。

午前往看徐青甫，渠对于服用国货意见与余全同，亦反对商用汽车等等。午饭子范请，晚饭桂亭请，均在美利食堂。

前夜与昨夜气温皆降至二十四度（即摄氏零下五度），余今日方穿棉裤（以前穿衬绒的）。

二十日　早十时在绥署开会，仍讨论废金代值问题（信用代值暂定为物产证券）。

午饭在清和园，均一请。晚饭余在省署请徐青甫，十时到晋谷香，与子范、煜如谈久之。

晚饭前与张汉三谈统制经济之统制两字，在省的地位用之对他省嫌有挑战意，用统计经济以为太泛泛，殊少适当之词，奈何。归途思索未得，拟再与汉三研究之。

阎先生之营业公社，余以为或成将来之保晋公司，不过为几个人谋奢侈吃饭而已，理想的为本省公家造几千万万公产云云，幻梦而已；即使真能盈余若干数目，但是多少年后的事？今日保障公营即无异摧残现有商家，因为商家赚钱当时即分散到社会，公营则利益很难一时分布民间，如本年闻能赚四百万，但对商民也不能免任何租税，倒是歇业商家之关系人家，当时即感受无收入的苦痛。

闻晋北盐务督销之营业尚不赚钱，而素日业此者已一蹶而失业矣（其不便于食户者亦笔难尽述）。

二十一日　早间子范来辞，云：午车走。余十时到绥署，仍讨论废金代值问题。

午饭后与肖韩研究医绍戡病问题，结果决定先请薛大夫治疗再说。

二十二日

早间李絅卿（尚仁，工专校长）来，渠新由朔县归，忽谈至尉迟敬德，据云：该县已无斯姓，因而联想到做官者家族最易流入大城市，绝不肯下乡也。

午饭因吟（璧）等到鞠家去，余独食。饭后同高子英略谈，肖韩来规定送人碑帖事，李协和已回信允写禹行碑。

晚饭在邱瀹川家，渠与樊虚心等公请，徐青甫、朱兰荪（绶光）皆在座。虚心谈仍须致力女子放足，余谓不成问题，盖潮流所趋，只时间问题耳，且女子剪发已行，缠足焉能独存？人之恶劳好逸，正如水之就下，在今日虽怂恿其蓄发、缠足亦不可得，所以无须耽心于此（忆尝戏语人曰：省市女子有半数其行为恐以梳发时间为最道德时间）。

或谓前年上海战事最烈，我军且退时，国人尚有在开跳舞会。余谓此等人必亦常说要卧薪尝

胆。

往者余管疾人如海蜇，今者若干人几成螃蟹。

关于废除金代值问题，余谓徐青甫曰：昌个人素所主者，以为不改革教育种必灭，不整理经济国必亡。在今日而言整理经济，舍从管制外货服用国货的途径，鼓励工业建立人心，虽管仲、刘晏复生，无所致其力也。足下与阎先生以及马寅初君皆主废除金代值，其出发点大要皆同，只是方法有出入而已。在余以为皆可，只要人民少买外货，最小限亦可使国民经济不至无代价的外流。是先生等之方法虽有不同，而杜绝入超则一，务恳各位捐除我见，苟有杜绝入超之经济办法实现，谁的方法皆可。先生忧国之人也，当能以昌言为然；否则国亡后，诸先生各抱一卷未实行的救国经济论又何益也？余言未竟，青甫首肯再再。

二十三日　早间将孙二二哥（岳）碑记底稿又阅一过，觉仍有应改处，因记出待肖韩来商正。

午后三时到绥署开会，仍讨论物产证券问答各节，至六时三刻方竣。七时在贾先生家晚饭，徐青甫谈其在青岛时交易所之经过，九时散，余累甚，且略觉发烧。

闻之邱瀹川、樊虚心云：青甫对于物产证券已不似前之隔阂，且云一切皆同意，愿先助成此法实现云云。

俄国原有现金二万万，发行钞票十一万万，其建设费用达三百七十六万万，皆禁兑现纸币之所成就也（青甫言）。

山西耕作地不及六十万顷，荒山约达五百万顷。

二十四日　早约肖韩来规定函件若干。午后四时往绥署开会，讨论按劳分配问题，晚饭即在斯宴徐青甫。

午饭时吟璧偶谈及崇嶽太太病状与冯运青（鹏翥）太太殇子各情形，以为知识即是运命，余甚韪其言。

二十五日　早约肖韩来写一函与徐青甫，并请齐厚之（省府第四科科长）送其上车。

二十六日

早开纪念周会，余略讲人之知识高低等。归晤美国人胡美，渠系主张各地皆应有卫生组织，注重平时健康者。继有日人川本、永井两人来（川本调往汉口，永井继之者）。胪初来述金浣东等明日走，且代吴金榜求接济。曹医官来谈绍戡病况，薛先生药已服三帖，无甚效，医院宣告无法，大有逐客意。午后肖韩来，对绍戡病仍主再住若干日看看，无法时可往平，不主出院另住，余是之。

晚饭在美利食堂请川本、永井，闲谈中川本谓中国国民性由历史上看来，好像隔若干年即有

种变迁，日本则总不变。永井谈孙子兵法常讲有退有进，日本则不讲退，以为一退即完，而国家情形与其国民性亦经不起一退，是以形成日本人之尖锐化；中国人则大而有容。余以为此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论也。阎先生尝许日本社会为洁雅，返观我国社会真谈不到洁雅，或且不知洁雅。

二十七日　昨日降雪且及二寸，夜间骤冷，气温已降至二十度以下（摄氏零下七、八度）。

午前开会，舒民之参谋长樊子英来自吉安，谈蒋回南昌后情形。

午饭在山西大饭店请塔德及艾得敷。塔德报告其所计画之水利工程：一、汾河测量报告，二、桑干河、滹沱河、漳河、沁河测量报告，三、黄河之壶口瀑布利用计画及晋祠等水力计画（第三项报告书约一星期可印就）。

塔德性生硬，常支离，然负责热心，恭斋对水利委员会甚误会，或谓系对王猷丞也。

两日来西（铭）感冒甚，余亦略不适。

艾得敷谓美国失业者已有一千万以上（加上家小在两千万以上）。

何亚农密函云：蒋之北游各省，其结果将如去岁宋子文游热河，日本又不知要出什么花样。今日樊子英云：广西人言三分反共、七分反蒋，此真鹬蚌其性者也。

二十八日　昨晚天尤冷，已降至十四度以下（摄氏零下十度以下）。

午前曹处长来，谓绍戡较前几日略好，尚知穿袜子紧腿带。

二十九日　午前张漠三来云：即往南京协徐青甫说明废除金代值问题。

三十日

午前开会，因山西大学于教育学院、法学院归并后概算问题讨论极久，余以法学院经费为标准，节出教育学院过费之三万元作为筹开理科之费。诸人咸主关照过去之人事问题，延至午二时尚无结果。

午饭后与均一又讨论余辞职问题，归约肖韩来谈与崧生信及整理过去之若干文件。西（铭）感冒今日方大好。

《传记文学》第 311 号:(1988 年 04 月)

徐永昌将军“求己斋日记”（一〇）作者：徐永昌

民国廿三年十二月一日至廿四年一月廿八日

十二月一日早间胪初电话云，星如病，热至三十八、九度。

年后阅庐山未阅之报，中有经委会统一水利一则，觉得今人物只要到了中央，什么也要统一，舍此也无说的（谁妨害你治水来，你要谋统一）。

膺白日来要扩大北平市，使膺白主河北省，不知尚要扩大平市否？

二日早间杨常青来坐久之。日来无事时辄阅看在庐山未看之报纸，觉今日的需要，是要对自己革命，不要一味革人的命。

三日早间孙药痴来谈，悉现两广有受日本经济与械弹协助之消息（余之理想，以为何至如此，且证之王亮畴之两往港粤间，尤不至有此也）。黄膺白近颇牢骚，对日本少办法，此固然之事，非膺白无能也，而所谓柴山者，关东军部略有不信任之传闻（闻此人尝帮膺白之忙）。又膺白内部亦多纷扰，有言将出小册子以控膺白之秘密者，虽经调处尚无效果。（本来全仗一伙子日本通，谈到秘密，更是无聊。）而俞涵青、杨小沧谓其也不过再敷衍两个月。又日本方面放出空气，谓蒋，阎之所以能言归于好以及此次会晤，中间必有说合人。此说合人是俄国。根据此点，日本对华北须有如何如何设施，方保无虞云云。又邹平地方之所谓村治，是要由乡学、村学做起，照药痴所说，殊无可取，不过是由一个以省主席为后盾的学者，在那里行他的迂理想而已。定县之平教会，是多少有些力量，法亦可取（平教会是有教会的资助，有四大教则，即救贫、救弱、救愚、救私，其步趋则分为三，即由家庭、由社会、由学校是也）。有谓吉鸿昌、任应岐之乱谋，张廷谔本与同谋。嗣张告密，所以有张长津市之实现云云。

余近日腹略泄，午后请赵意空来诊视。

四日张季鸾、张翊初来自榆林，云一、二日往西安，述陕北匪事颇详。

开会时又及教育专案，拟一、二日内与冀厅长、王校长等切商之。

午饭在美利食堂，刘绍庭（井岳秀代表）请。晚饭五时半，请胪初、肖韩、槐青食熬鱼。七时请张季鸾等。

五日早约槐青来，渠报告萨县地亩事，后略谈喜元子（正楷按：徐公族侄）事，并日内走崞县及大同。十一时慕颜来闲话久之。

星如病已数日，势甚重，先时感冒，继因气而伤寒（因子梁团长事，阎先生过弄星如矣）。

午后肖韩来，与谈绍戡当移川至医院，又论贾宣之、陈崇嶽等。晚饭在贾宅，季鸾、翊初、次陇在坐。

六日早间尊光来谈，恭斋辞呈已上，应如何。蒋有电征询阎先生可否任西北某项要职，阎先

生未允，因亟归河边。芷政征绥远财政转长，命令已下。

七日今日未开会，特约冀厅长及均一、尊光讨论教育专案，规定大学经费自二十六年度以后，每年约三十一万余（原三十四万余，此不及三十二万）。分四院，即法学院，分法律、经济、政治共八班；工学院分土木、机械、冶金、采矿共十二班；理学院分物理，化学、数学共四班；文学院分中文、外文、历史、教育共四班（最大限中文及历史各多开一班）。院长对校长，无论教育管理皆负全责。

工专只开电机工程、化学工程共六班；农专开牧畜、农艺、森林共六班，所附属之工厂、农场等，不得用工役或农夫，皆须学生实作；商专拟取消，改为职业学校。

今日所讨论为专门以上各学校之方案。又关于临时费不得变为经常费；某缮修费须特别具报用项，关于学费即规定用于讲义及体操具等，关于建筑须经公安局签字，而公费等均须具报。专案宣布之同时，应发表凡裁撤教职员等，公家一律负责安插之等等。子范来电，希长内次。

八日早往绥署与煜如谈子范及舒民事，归整理西厢房，此屋自搬入至今未曾清理也，晚饭在陈芷青家，客人极伙，佩兰已由乡间来。

近日在西所，每每阅通鉴纪事本末。

九日早间有一常居澳洲之华侨广东新会人来晤，渠去岁八月归国，遍游西北，已择居绥远两月矣，渠主用新机械农具，但不用汽油发动，以为用马好，余颇是其说（盖以本国不产此项燃料，而多数人民又初不习用机械，绥地农产、牧畜并重，对于利用生畜力量，亦化无用为有用之一法也）。

午后樊参谋来谈舒民请接济事，又约肖韩来，为张达三（建）侄子在平被捕事也。

现在印有提倡国货的包货纸系外纸（货倒是国货），此与抵制日货的标语及传单用日纸相比，好不了多少。

十日早纪念周，归来闻张汉捷、谢竹溪、傅少云、李明德因张达三侄子事寻余，因往汉捷家，渠谈民国三年袁项城缉（续）西峰等事颇详。又述奏效游（绍观）等三四人往靳祥垣家，拟相约出游玩，祥垣妻（祥垣妻日人横山氏，忘其名，人极娴静大方，二十九年居灌县时竟至忧郁服毒以逝）谓曰："君等皆至友，又皆为军政界有身份人，何以日日相偕嬉游赌乐，不闻相与一研国家事或社会事，中国且亡矣，妾受日本教育，不能从人作亡国奴，愿君等好自为之。妇女不会说话，更愿君等原宥之。"效游诸人相顾无语，有顷效游曰，时已不早吾人曷散乎，遂各归家。翌日已不早，吾人曷散乎，遂各归家。效游以语汉捷，谓当时惭感交加，恨无地以自容，几于哭出，过后追溯，自问在友好中尚非自暴自弃者，而吾人积习诚有不知其恶之至于如此者，悲夫。

十一日早芷政来自绥远，十时开会，会后与冀厅长确定专科以上教育专案。

晚饭在恭斋新宅，有佩兰、华岩等，饭后往晋谷香，肖韩先在，渠六时已来，余十时归。

十二日昨晚燥热甚，作嗽久之，十时预约之日人平贞信冈永井等来略谈即去，闻由此往陕西经河南去平津。

早饭前整理河北任时未归着之信件等久之。

十三日早尊光来，渠昨往河边决定专科以上教育专案，以及人民服工役办法，又太原市政计画亦一并规定携来，对于恭斋、东成辞职事，河边（指阎）推余决定。

约曹处长来，请其对于川至医院设法，使绍戬住所成一独立居处，并派人照管，以免杂人往哄。

闻高培五今日来并，余明日往崞县、大同。

十四日早间先往看高培五，十时同槐青出发，过午三十分到原平打尖，即迳往沿沟，先至南瑙，曾伯祖墓栏略倾，因今年雨水大也，明年除修墓栏及葬喜元子父亲外，应将左侧道沿修理之，又至代州道祖坟，后经村内略坐，即返往马家围祖坟，余等在西门外下车，步至北门寓所。

晚间续西堂来，谈久之。

十五日六时半起，此地夜间气候为十二度，同一不阴不风天气，较太原约冷十度（摄氏零下亦约十二度），薛县长、李视察员等均来，李视察员论我省盐法，极尽扰民之能事云。

十时许出发，过岱岳后若干里，路东一古坟园，屡次拟往一视未得，今日同槐青往看，系明山阴王宪武阁学佳城也（万历戊子年建）。

四时许到大同，先到坟上，上灯后方进城，仍寓晋阳楼旅馆，吕季良及白副司令均来，晚饭同槐青在济南春，后去洗澡，十一时归。

今日所看王阁学坟垣砖瓦工，颇坚朴精雅，可以见明代艺术。

十六日六时半起略下雪（日前已下一场），天较暖，预料明年年成尚不至坏，惜粮价甚贱，人民仍困苦，此皆棉麦借款以及铁道部所定运费之大所赐也，中国有作官资格者皆系坏人，皆该死么，何以一作官就要害人。

九时许出发，绕经坟上，先看换地碑，又摄几张影片，方上道，三时到崞县，仍寓北门外。

浇树（尤某是马家围）。

修南瑙墓地左侧道沿（三段）及曾伯祖墓栏。

大同坟上应整修事项：用泡弹石护坟场临道处（尤其是门前）。近建筑之树移开（崞县亦然）。邻家坟注意添土。界石易以较坚壮者。坟后面高地整理与添树。

十七日早同槐青到城上瞭望城北及城东一带，归仍打拳，适喜元子来，槐青与之算计经过事及计画明年事。

昨晚西堂来，屡言子嗣事。十时许上路，下午一时许到太原，悉阎封翁今日十一时逝世。

余略受寒，浑身疼，昨前两日，胃已不适甚。

十八日早咳嗽甚，尊光来略谈，慕颜来坐久之，今日开会未去，午后咳尤甚。

孙时如来自寿州。午前黄胪初来云，陶振华拟约梁漱斋到该旅充团长。晚饭孙药痴约，未往。

十九日早间药痴来，为温静庵事也（孔芸生往河东运使任，此间尚有一总参赞缺出，或北平分会）。曹处长来云，绍戡病略有起色，日前出洗澡，尚能略听规劝，医院墙已打起，并嘱为洗澡设备。

肖韩感冒未愈。午后张哲先来斟酌公事。

二十日早间尊光来送咨部之教育专案公事来。午饭后回看宋李。

三时许回看佩兰，四时到绥署商赵昱及舒民事。午后下雪，至晚未晴。

二十一日早十时开会，关于整顿学风开除大学生五人，并训令教职员等。晚饭在省府请佩兰等。

二十二日昨夜下雪约二寸余，傍晚到绥署，次陇先来。今日胃疼较甚。

余家崞县，始祖于明启祯间自代州振武卫迁来，于嘉道间人口颇繁，其后渐微，先高祖不喜城居，徙沿沟村，至余适五代，而弟兄存者仅余一人，又余子一及同高祖侄一，城中本家人口亦不过十数，而行辈皆不甚清，只知一家而已，日前如崞，寻得容谱来，今午请槐青作一世系表，更拟作一记以裱存之。

【正楷按】吾乡（崞县）宗族各有容谱，记载来此卜居之始祖以迄累世祖宗名讳，原皆绘有祖宗像于其上（即是所谓容），后则因世代繁衍，仅记其名而已。娶媳入门，例于次日拜容，即将容谱请来悬之礼棚中而跪拜之。先拜容，继拜亲友。有宗祠者，藏容于祠，拜时亦须赴祠拜之。

二十三日昨夜胃疼甚，至今早五时才渐可，六时半起胃仍不适，八时半同朱、贾往河边，十时行忻州又疼起，十一时半到，先吊，后唁，阎先生谈其太翁临终，屡言日本不了事，因与

推论久之，并及平中传来消息，日本于明年三月欲如何不利中国云云，阎先生谓，今今日蒋先生苟能亲往西南一行责西南以救国大义，团结非难事也。余谓九一八后，蒋先生苟以国家为重，一己地位为轻，与日直接交涉，东四省未必断送的如此干净，但是蒋先生愿说叫多数燥人鼓掌叫好的话，尤其是学生无聊的叫嚣，蒋先生和之，驯至学生干涉外交，学生大闹南京，举国厌之，蒋先生亦压迫之，结果是学生死了数十人，其后顾维钧倡锦州地区中立，国人且不之谅，结果以津东作中立地，国人却无话，蒋往西南一行的话，无论蒋先生不做，真使能之，胡（汉民）、李（宗仁）、陈（济棠）等未必听，使胡李陈果听之，而胡李陈或且立即在西南无地位，盖胡李陈之所以在西南有地位，亦是以其能得多数燥人盲人的同情也，国事至此，而平市尚争闹划界，吾人今日只有努力自己能做到的事而已，复何言哉，言下相与叹惜久之。

午后五时回并，晚请濮老太太。

二十四日午后胪初来述畅康岩拟往南京或绥远事，因请胪初代复宝珊范亭信。

二十五日早间慕颜来谈久之，开会未往，因胃病尚未大好。午后张哲先来述两件不紧要事。

二十六日数日胃疼，昨晚第一夜未发，今日略好。午前请肖韩来，午后请崇嶽来，略谈琐事。今日看二十一年旧报颇多。

二十七日早间芸生来述其如鲁、如沪情形，并主张蒋、阎携手敷衍日本，撇开西南等等。晚饭谢竹溪在陈效愚家请客，余因胃不愈，往而未食。

二十八日天阴甚，胃仍不适，致何敬之一函，荐静庵军分会委员事也。早间尊光来，规定咨部之教育专案文及放假开学逾期之取缔办法。

二十九日昨日子范电，拟充立法委员，恳电孙院长，允为发电。肾疾似渐愈。晚十时下雪。

三十日早约魏副官长来，请其代祭慕颜太翁，午后约（杜）荣九来，询以该股（省府庶务股）人员情形。昨夜雪，今晚未晴。

三十一日早九时半在行政人员训练所训话（建设局长班）。

午后约肖韩来，研究治疗绍戡疾病问题，结果拟请协和医院精神系主任某来并数日。

今日训话大意，为

一、建设什么。

二、积极的建设。消极的建设。

三、不但要直接的建设，尤要认识间接的建设。

四、不要尽找环境上做不到的来搪塞。

五、道路水利（尽心尽力）。

六、用钱多的建设，尤要斟缓急酌时间。

七、改良农事家畜。

八、工业方面之改良（如鼓楼上陈列之土物，无样不应改良）。

九、建设心理。

十、要听话不白听，说话不白说。

十一、今年与明年。

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

一月一日今年月份牌已见数种，除大同煤矿公司系国产纸印制者外，余皆洋货，而多数月份牌后之美女画片厚纸，为日本造的。

日前吟璧云，多数商店你要向他要国货或是说不要外国货，他马上对你撇嘴，这种情况，我在北平等大商埠亦常遇见过，因为他嫌你不多花钱买外国货。

这样党、这样官、这样教育、这样人民，所有的不长进，还要怨人家侵略么？我觉得文明国家的侵略是十二分的应当，人家不许大好山河变成猪世界，就是共产党他不要土匪，不要不上学的学生。

前夜以来，雪停而天未晴，今晚八时又大下。

二日昨夜雪下约三寸余，今日稍睛。午前槐青来，略谈余族系事。饭后与吟（璧）论感情与理智，譬亲与近。

三日早间杨常青、吴圭璋来，坐至饭时方去。闻禹祥办煤窑已失败一处，现第二处又正在打官司。

今日冷甚，傍晚温度降至十度，余仍御日前衣，冷甚。

四日早开会与冀厅长讨论中等学校改革问题久之，渠历举各私立中学之背景，余谓吾人只宜求心安，不必问背景，即如过去盲目的使某项学校供给其超过的需要，今又顾忌背景而不能纠正，试问国家社会何时得了！吾人知其弊而不能救正之，将倚他人救正之乎？吾人何以不

能贤于他人或比于他人，今日第一须使中学供给不超过需要，第二拟增加之职业教育须着力于实际的所需职业，再不可图撑门面模仿任何谁家之养教习或养官教育，第三中学课本亦须力谋德体智三者相称，最后余更告以今次改革中等学校案，不惟拟将所属于咱者改革而整理之，即咱之上级者亦必藉此予以纠正而使其觉悟（即令其不必太拘拘于教部令也）。

午饭后往祝崔文征六十寿。

五日午后肖韩来，悉为绍戡请大夫问题，陈太太主张绍戡去平就医。今晚令吴荣飞往平，送溥泉（张继）等数家酒、醋。

六日日来早晚温度降至五、六度（摄氏零下十五度）。

七日午前胪初来请接济何重勇，今早曾函致李鹤斋，请某代购一黑羔子皮袄筒，令吴弁捎回。

八日早开会为国民师范裁并后渐开职业训练班问题与冀厅长讨论颇久。午后至贾先生处稍坐，即往芸生家看静庵，午后二时王猷丞偕塔德来，送交代册籍。

九日竹坡十一时来为倪镇寰事。午饭后回看宁夏梁院长。五时在山西大饭店请塔德，渠云近顷美国汽车比赛，每小时达二百五十英里（飞机三百五十英）。

日来天益冷，城内早晚温度降至三、四度，城外竟达零下一度（即摄氏零下十八度以下）。

偶谈及阴阳历年节，余询塔德以阳历年节由何而来？渠亦茫然，谓或由教会之圣诞铿节而来，又外国也分春夏秋冬，即三、四、五三个月为春，六、七、八月为夏，余类推，余以为中国旧年极有意义，正在立春前后，过了年稍休息即该农作，每以年节作一年之结束，且因几千年的养成，此年节在卫生方面说，全国一致出于自动的大扫除，亲善方面说无论亲远怨恶当此令节都能融解，今因国家不强，年节旧历也被了革命，闻法国因革命将礼拜日废了二十年才恢复（当时似改为十一日休假）也一样。

十日早白霁云来略坐，均一来谈去年一年财政情形，悉临汾一带种的烟叶太多，至今尚值五、六万元烟叶卖不出，因拟亟令实厅限制各县种烟叶。

午饭在正大饭店，子梁请，因静庵已几年未回太原也，晚饭在清和园，均一请。

十一日午饭在山西大饭店，萃崖请。晚车何敬之，刘翼飞等到，即在贾煜如家晚饭，各方代表颇伙，均来吊阎封翁，间有不甚识者，为十九年以后少有之聚会。

午后二时，偕宜生往贾煜如家，次陇亦来，煜如云：数月以来，日本方面如柴山，如矢野等之来并，屡有表示，尤其是最近天津驻屯军部对我方发表云，日本决不能坐待日俄战时令中国袭击其后路，为自救起见，不能不造成华北为日本绝对友谊区域，为此正告山西，日已接济广西枪八千支，子弹二百万，炮十二门，飞机四架，此外尚拟借给款项若干万（粤陈港胡亦均向日接洽借款，所谓西南抗日，已成过去，即当日言抗日，亦不过倒蒋之借口耳），第

一步桂军入贵，相机联粤联川倒蒋，并其决不令蒋入川或长江上游，若南京者，只日本几炮问题耳，今日华北，阎先生如能领导之与日谋妥协固甚佳，否则日本亦自有法，惟是阎先生素好变难信，乃徐、杨、傅、贾中有一人代表出面，与日军部主持者接洽乃可云云。又云总座初对日之表示若无应付策，最近得其要求吾四人出面语，乃曰此有办法矣，故令靳祥垣捎话来，令吾四人集议，究竟谁可出面，结果次陇主宜生可以与谈，宜生则固辞，因以各情形请次陇走河边回复之，余内心则颇以煜如闇而喜事，十八年以来，每以此等情况之突来而助成其不救之危难。

十二日午间在山西大饭店请何敬之等六十余人，饭后在杨晓沧处谈久之。

晓沧云，日本甚恶东北军，谓此次冀省府之改组无异加了保障，又如通车、通邮之反复，所以塘沽协定应许我之条件亦不履行，且将谋扰我察绥，及长城线是为国国境之狡赖。

又云，去年上半年，因黄之疏解，以为共党是共同之敌，日曾有一度谋援蒋统一，寻认为无希望，最近极力联西南谋倒蒋，换言之即要分化中国（他说中国无法好）。日认黄是绝对作蒋之缓冲，但日本最近不见得有事华北，充其量不过要使华北另成一局面，对内蒙则不敢保也。胡汉民之抗日，是对蒋之不积极抗日，其实胡是亲日的（日恶蒋抗日，胡等恶蒋不抗日，都由蒋之假借抗日招来）。日因阎先生倡物产证券，颇疑其倾向苏俄，日阀于我国国民党反对特甚。余谓中国混蛋，使日本兵变（九一八是日本兵变，至今未已），共匪若至陕甘时，山西将成红白夹击之局。

十三日昨晚至今早微雪寸许，今日各方代表均已走河边，余与何敬之约明日往。

午饭后先至美利（贾先生、温静庵皆在），又至子梁家（渠与敬之出晋祠归）。

晚饭在绥署北厅，请敬之、晓沧、静庵、芸生、仲雅、子梁、甲三等。

十四日早七时先到子梁家集合，赴河边送阎封翁殡，敬之已先到，煜如、兰荪等相继至，八时上路，九时半到忻州，稍息，十一时到河边，余先代表国府主席致祭，三时许起灵，人极拥挤，途为之塞，午饭在西会，晚饭在印甫家，室为极精致之洋楼，楼虽小闻需费六、七万，置身其间疑在津沪，此真人地皆不称者。晚八时同煜如、宜生到阎先生家，次陇先到，对于十一日余等四人所集谈之件复研讨之，阎先生理论与预料日我及共匪倩形话极多，过虑及不切实际的想像亦复不少，惟结论至扼要，即对日方之示意，应再沉静以观其究竟。一部份人以为何敬之之来必奉有蒋之特别使命，余当决其必无，又阎先生曾条陈蒋对日不可走准备军事的途径，余亦决蒋不能放弃此途径（盖此途径与蒋自身殊有利也）。谈话前煜如先述黄建平（粤代表）来意，云广西将先至贵，联滇川以倒蒋。

对于受日接济亦毫不隐饰云云，建平此次来并，谈话颇避余。

吟（璧）已几九年未回娘家，兹乘学生等年假相率省视其双亲，今日午车走。

十五日早午饭皆在敬之住所，十二时回走，三时到并，偕敬之、煜如参观兵工厂。晚饭芸生、

兰荪共请敬之等留日学生，余与煜如、宜生作陪。

十六日午送敬之上车，归看王迭群、柴春霖两君，饭后更回看乌盟沙贝子及土默特旗荣祥等。晚饭在贾先生家，温南及一魏某在坐。

十七日军分会派沈维周参谋来查各县操场，于午前十一时会之。尊光来嘱其限制各县种烟叶，并切实规定出县分及亩数。午后肖韩来，谈绍戡移平就医问题（绍戡近十数日颇能睡，虽云藉药力，然在天主教医院亦未尝不日服安眠药也，因已转入川至医院，后又在医院邻近另觅一住所，仍由靳院长主治）。

今日吴荣飞往平送土物归，五时到贾先生家听剧，剧为霸王别姬及宇宙锋。晚饭时赵芷青、郭可阶、薄永济等均到，可阶大醉。

十八日早间杨集贤来云，近由西南归，谓当中央将开五全会时（其时蒋适在西安），西南亦拟同时在粤开五全会，并已备战，又云共匪受第三国际支配，暂不北窜（原计画当在西北发展，且拟打通通俄路线），恐致日本积极西进，盖俄于最近期间不愿与日战也。

午前关蕴中、黄胪初均来，午饭在山西大饭店请乌盟达尔罕旗沙贝子等及张敬亭、张兰亭、李志刚、焦子明十数人，均一颇醉，饭后与沙贝子谈极久。晚饭在高等法院，邵竹琴、李亮工请（李亮工，名容镜，河东人，山大文学院教授）。

沙甚精明，其译人吉某尤黠，谈及蒙委会事，沙一再辩白谓为全党人的事，实有不得已者，余谓我视德王如黄膺白，渠等谋整个国家的生存诚属苦心孤诣，而一般愚盲反认德、黄是亲日卖国，然政府自知之，明智者自知之。

十九日早间虚心来言，明日回河东，因其弟病甚重也，胪初为何重勇求接济，词未竟，子范来，即同早饭。午后往看星如疾，后同子范到贾先生家，即在斯晚饭，有兰荪、魏某。

二十日早请耿厅长来商请技师开矿事，对华侨赵某认为人事方面仍须函石华岩作详密负责之研究。

均一来谈明日走河边，讨论关于财政事，拟撤销联合征收及禁烟委员，如此年可节三十余万，因嘱其顺便研究省府人员调动问题及余辞职事（前经转商无结果）。

午后圭璋来谈颇久，晚饭同子范先往萃崖家，亮工，静庵皆来，九时许往芸生家，孙药痴似已醉，郭惟一方走，而贾先生亦匆匆去听戏，只留佩兰、恭斋、兰荪及余，谈至十一时方归。

二十一日早往自省堂开会，讲话大略：

一、去年是不是白过去，我们抓住了什么，良心上认可的做到了什么（大而外交剿匪、团结，小而交际，去嗜好、亲戚）。又如新生活运动做到了什么（自信人信）。

二、今年又如去年么？那么要抓住什么，最好是爱国，仅说爱国也抓不住什么，有之由服用国货做起。

三、必如二，不然仍如一（按指上述一、二两项话）。

归来洗澡，又补记两日来日记，饭后整理讲话纪录，请荣九来，令其支余薪金三百元赠圭璋，送其太夫人灵柩回籍。四时回看阎崇甫，又往视静庵、子范，均未遇。

二十二日早往省府开例会，会前特与尊光商国师一部分政为职教问题，决请阎先生派一主任就工厂办之。

均一来谈昨日晤阎先生请形，关于沙贝子事由余酌量应付，关于省府人员更动，一时说不出结果，至余辞职说亦未能入。

四时至绥署商郑北剿匪问题，余意最好请北平军分会派出一参谋团前往监视剿匪，至我晋绥沿黄河各县，政的方面务能平政防共，军的方面亦要分段严密布置，尤其是政军能丝毫不骚扰地方。五时半同贾先生至正大饭店子范处，七时归。

二十三日十二时至省府，煜如、亮工、竹琴、蕴中等先到，静庵、治安、佩兰等继到（余请午饭），子范大醉，饭后静庵、芸生同余到家，约均一来，嘱其赠沙贝子步枪五十支，子弹六千粒，又同静庵、芸生往看台林一。

五时肖韩来，前请李协和写孙二哥碑已写好寄来，即寄平上石。

二十四日早间杨集贤来谈，西南一向高唱之抗日剿共倒蒋三大工作，事实上是三分剿共，七分倒蒋，抗日亦倒蒋之一方法也，是西南之抗日，正如昔日汪先生倒蒋。集贤又谈，日固可畏，而国际亦不可忽略，俄国尤需关连，盖比利时不独倚德，终能复国，德国联俄，亦不难退出，此其两实例也。余谓例虽好，惜中国自身太稚脆，只能在均势下讨生活，日本固退出退出国际，而苏俄之加入国际，实亦在国际外也，故余谓今日日本、苏俄、国际，是三位不是两位，学昔日之德国，只好作了苏俄的赤卫军，苏俄以赤化世界为目的，中国位在列强巨爪之下，虽全民族牺牲尽，也替苏俄做不完任务，然以日本今日之狂妄，将来结果或不如昔日之德国。中国安敢依附之，惟是欧美国际，远而无力，亦不可不深知。所以今日中国之出路，虽不能不重外交，而求自己之强更不可一时或忽。

刘绍庭来，述崧生在陕北受困情形，纯由自取，仍少觉悟，希望余去函指明之。

绍戡半月来服药已能睡觉，每日睡八九小时不等，且亦能听人规劝，决无前此蛮闹情形，靳祥垣意思拟将看视卫兵撤去，仅用两看护视之，因嘱曹处长即照办。约张欣斋来为绍贤汇款去。

午饭后先往看马（锡盟索王送的），归经肖韩新居，适养空在，渠极言必接绍戡如平治疗，当告以现状，渠言其老太太以绍戡瘦甚，哭诉依其主张，因与约阴历二十五、六，无论如何

使其接走，盖靳院长热心，不能不再令其医治数日以观究竟。

六时半赴贾朱约晚饭，南温李孔魏等均来，吃酒间余论美人可以不妒，未敢论贤者不忮也（今早偶悟至美不妒）。

二十五日早间子范来，渠午车返平，言半月后仍来。日前托鹤斋所购皮筒，美观而不足御寒，烦子范携平更换之。

午间开会毕，与冀厅长讨论对于教科书如何使各书局用国纸制印之有效办法。二时请均一来，讨论省府人员调动问题（曾拟请文征继东成），又请其代拟致各县长提倡点用麻油灯函稿。至余辞职问题仍无法进行（文征任省委，亦只能代主席开会而已）。晚饭在山西大饭店，均一等请。

二十六日昨日何敬之电云，新疆李溶、盛世才通电辟谣，请对该电毋发表，只是复店安慰之为愈，盖恐发表该电转惹俄日注意，于李、盛于国家皆无益也，不意昨晚南京已发表，此间报纸今早已登出，由此一点，可看出我国之紊乱无组织矣。

九时尊光来，言明日往河边，阎先生近来颇示消极（日方向察急进），因嘱其致意，对于外交只可研究到某程度，过于穷深，不惟无止境，或且远于事实，对于共党更应尽其在我，怨者平之，困者救之，愚者教之，此以外有力则防之，无力则听之，做到一分是一分。余以为今日之急务。惟有图我自强，“改革教育”、“倡用国货”，此在我职责内应为而能为之者，盖正人心，定是非，端在改革教育，建设心理，以救其愚，若谋救困扶危，自给自足，端在倡用国货，振兴工业以救其贫，不脱去猪皮，走到何处也是供人吃，欲谋不遭人吃，必得成个人，此几年来认定救国必先救教育者也，今日之事，尽心焉而已矣，何消极之有。

十一时胪初来述陈纯汉事，午饭前往静庵处，告以敬之已回函，委渠参议。饭后张汉三来谈约计吾省每年输入毒品约值四千万，衣料饰物用品等二千万；汉三又谈，五中会蒋到京大抓毒品，芷青虽系中委亦不敢吸用，所有爱打牌的也十之九停止，蒋走后则一切照旧，余问烟赌该禁么？何以别人不禁，国家是蒋一个人的么？何以别人不爱，汪与各长官对之，能无愧乎！

三时往唁李慕颜，适其返崞。早嘱尊光，对满泰后事请绥远冯厅长照应之（冯厅长名曦，王尊光之岳丈，代县人）。

二十七日早间肖韩转来陈宅电，元德发热一周，拟接城内治疗，当复请方或克医治。午饭在省府请静庵等，饭后往看北平取来马，又往南关看花，五时到芸生家，孔、温皆未遇。晚饭后演电影久之。

冀省府贪恋天津，不肯早移保定，尤其是孝侯，此与灯蛾之喜于投火何异。

二十八日早在自省堂讲话大略。

一、山西每年入超，中国每年入超。

二、我国经济不景气原因，实业部谓因物贱，物贱因金银贵，金银贵因世界产金银少与美国收金银。余问甲、我们入超国能不受产金银少问题，乙、外国用何物将咱金银收走。

三、中国经济不景气，不是因产物过剩，是因穷，穷是因没知识。

四、中国人连倡用国货不卖外货的知识也不够。

五、知识不够，是教育有问题。

六、创新学三四十年，尚不懂得用国货可以救穷，所以知不是学校少学生少的问题，是教育方针不对，所以必须改革教育。（今日教育，大部分是用外国货教育。）

会后育堂、尊光来，将目前订定之职业学校规定而施行之（又将名称改为职业班，学满则只发与技术证书）；又决定以恭斋调补王东成省委缺，调王骧长建设厅，实业厅即归并建设厅，樊虚心补耿桂亭省委缺。

午前请肖韩来规办两日来文件，并定晚饭请养空。午饭后整理讲话纪录，五时半到正大饭店，胪初、肖韩、养空已先到，八时半余先归。两日来接陈太太关于元德病状电数件，今晚电谓似盲肠炎，拟令住院。

《传记文学》第 312 号:(1988 年 05 月)

徐永昌将军“求己斋日记”（一一）作者：徐永昌

民国廿四年一月廿九日至三月七日

一月廿九日　早间王浚源来辞建厅事，因勉其为人民努力。

尊光来述岢岚县二十七日夜三时半，有陕会匪数十人入城，戕杀公安局长，架走委员，捣毁县署监狱，二十八日午出城逃窜等情。十时开会追认张书榜代理岢岚县，郭前县长先撤职查办。

岢岚事虽因会匪与公安局长（到任约数月，颇整理警察，其有嗜好与不法行为者均开革，此其主因）作对，然究属受陕匪影响与共党问题者。秋冬以来，曾数与阎先生谈共党问题，余以为救困、平政、施教，此全省最重要问题，须一一谋所以解决之道；而目前冬防在即，沿河近陕北各县之布防尤须密为布置。阎先生总是知顾虑而不注意处置，甚至谓倡物产证券即所以彻底防共也。

岢岚之变或可促阎先生之省悟，岢岚五寨一带之不幸，乃沿河各县之幸也，或且全省人民之幸也。

午饭时与冀厅长详谈如何减少各学校之授课时间与不必要课程（不必要之课程即多，徒劳脑筋，白费时光）。又教科书用国纸问题，各书局如无圆满答复，商如何自印。

四时在绥署开防务会议。八时到肖韩家，养空在，悉绍戡日来愈见好，明白时，常堕泪叹息。吴雷川、陈太太均有关切之信述元德病况，陈太太尤然。

三十日　昨晚睡眠甚不稳实。午后约肖韩来，规定绍戡暂不去平，因日来颇见好，恐去平又受冲动。养空不能作主，特请肖韩详函陈太太。四时到慕颜家谈久之。

卅一日　早请养空来略谈，绍戡已四日不服药，似愈十之六七，闻昨要四书读，已不胡乱写字，每忆从前之狂话，辄下泪自恨等情况。渠今午车返平。又陈太太二十九日快函云：元德于二十八日后半夜入德国医院，因腹疼加剧，恐系急性盲肠炎，迨入院服药又渐轻，至二十九日晚，热度未增。

午前请杨大夫来略研究胃病诸端（数日来胃病虽大好，然未痊愈）。午饭后至司令部看马，并看刘耀庭放像。归经肖韩家，规定数件公事。五时至绥署，次陇、光甫已到，略议光甫明日往岢岚，务使沿河肃清诸端。两日来晚间总以看江南所照影片消遣。

二月一日　早召陈锡书来，悉绍戡虽大好，然多疑，又闹着要回家。医生以为不可，渠不听，遂规定午后二时余往劝之。

民十七以来，余开始倡服用国货，并谋代替品与仿制品之奖励（河北省烟酒附加税之延期为此，见余提案）；二十年曾令山西全省公务人员（除不得已之品物外），不服用国货以违背公令论。此余认定不改革教育种必灭，不服用国货国必亡者。阎先生出山，力倡土货，且思统制之，以为土货为国货之根本，理固然也，事实上乃有不可者。须知论一家不可有己，论一省不可有县，即论一国亦不可有省，非然者国的团结自解。今日吾人对外，整个的国既已无力，尚自私其省乎！中国人今日有不爱国或不知国者，无不爱其家乡，毁谤个人有罪，毁谤国家无罪！盖不言国货而言土货，诚恐其视省以外皆成敌国焉。

午饭在省府，均一同食。渠代拟之倡用植物油代煤油函稿已妥，略修正，即交尊光择各道能干县长各一人，嘱其倡行，以观究竟。一时半往看绍戡，四月余未见，憔悴甚。初谈一切无异好时，谈久颇夹不经语，似醉梦初醒犹以梦境为真之情状。渠本要求即日回家，经苦劝其再住二十天乃已。由病房出到司令部看马。

五时肖韩来略坐。敬之电云，察东事由宋明轩自与日方某师团商办，作为地方事以谋和平了结。

二日　早间曾局长（无线电信局曾静沂，字心安）来述往日本考察电气事业情形经过，末述日本各大工厂皆有军官驻厂长期监视云云。按此已入备战状态矣！午后肖韩来略谈。

二时往正大饭店回看沈高级参谋，据其派往岢岚一带查看校场之陈委员云，渠二十三日到岢

岚，当夜即遇变事。共匪首张姓，陕西人，稍有知识，其余纯匪耳。经过时间由夜二时至翌日午后一时，死公安局长一、人民二，皆为匪所毙，死匪二，为宪兵所毙。正匪约三十余，其余为当地流氓。而宪兵只四、五人，据守文庙钟鼓楼，匪围攻之四、五小时不克，乃出东门南行而向县西北窜去。警察未伤一人，殊为可疑。陈为匪获而逸，复获而复逸，可见其忙乱状。沈等今晚回平（平军分会派），因请胪初代饯之，并酌赔陈之损失。四时往药痴家，今渠五十寿。

晚阅报有赣公路建设长足进展一则，云江西全境内已完成之路基有九千一百三十六华里，营业车有四百二十七辆，二十三年度营业收入为二百九十一万六千余元。惟其中以汽油消耗过巨，实际利益不能落诸本国政府之手，即无异扩大帝国主义者之经济侵略利润也云云。余在庐山时即为蒋先生言之，归来曾作函述其补救之法：一、除军运外不为人民部分之营业；二、汽车不许载非国货等之条陈（此项问题于二十一年在汉口时亦对蒋言过）。

三日　早间视家人清洁堂屋并检视祭祖品物。午饭在药痴家，饭后步经羊市街柳巷等处而归。八时半祭祖。今晚为旧历除夕。

四日　早间尊光来云，明日回大同，渠职务拟请由栗季威（名乃敬）代之。肖韩、郁周、槐青等继来。午饭后经竹溪家至新民东街。

五日　早接吟（璧），一日由南宫发函，中有云，健康是环境造成的。此语与其从前所谓知识即是命运一语，都属至理，因立复之。

午后略往各处回拜，至药痴家，适恭斋在，均一、效愚、竹琴相继来，谈久之。临行规定后日开临时会，因关于沿河一带治安问题待决者颇多也，当嘱均一转季威整理案件。

六日　午饭后往朱先生（兰荪）等处回拜，在靳祥垣家略谈柴山去英之原因，张至心等适来。

四时请肖韩来处理日来函件多件。昨日午前均一来谈颇久，拟大整理村款（村款用的太多），并再核减县款，关于省立各校款之滥用亦应限制。

七日　早十时开会，十一时半即毕。午后往李絅卿、樊虚心等处回拜。归经萃崖家，研讨照相与电影久之。

八日　日来悉岢岚匪乱时，宪兵只五人据守文庙之钟鼓楼，且时出威胁之，匪不安而遁。该县警察人械以百十计，使其中有三、五如宪兵者，匪何至得意？山西各县之警察乃至如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一地方或数省之乱有由于三、五士兵之不尽职者。观此可以想像历史上一时代变乱之机矣！

午前靳祥垣来云：日方大连会议决取急进态度，缓进派之柴山去职游英（驻津之梅津司令亦缓进派）。现驻华负责军人，在南者为铃木中将，在北者酒井大佐（渠为天津驻屯军参谋长，即继柴山代表日参、陆两部及关东军司令部三方者）。此次察事之能速于解决者，是黄膺白许酒井往中央说蒋先生改变一向对日方针（蒋为联英、美以制日者）为条件者，不过酒井谓

蒋决不能改变。闻日政府决定之政策，是要与中国经济合作，攻守同盟，对国民党绝对反对。蒋如不能改变对日方针，决援助广西倒南京，必要时日且占福州、厦门，华北则驱黄拥阎。事实之发动，时间问题耳！阎先生对此尚在观察考虑中，对日亦无表示，惟前日曾令祥垣往解释物产证券与劳资问题之意见云云（因日甚疑阎先生倾赤）。祥垣又云：日前报纸发表之（中日关系检讨）"敌乎友乎"一文，闻系蒋先生令徐某某假他人名（按系命陈布雷假徐道邻之名发表者）发表之文章，观其用意，或亦动心于改变对日方针者。

午后往看星如，渠病已大愈，惟近日胃又不适。

九日　午后肖韩来略谈。出往煜如家未遇，即至司令部看马。

十日　早间常回来，余曾托其购地三十亩种树。药痴来述光甫（杨耀芳）电意及处理方法等。午前无事，亲清理书房久之。

午后约宪兵司令（李润发）来再详询岢岚变乱之经过，谓事先即有风闻，进城土匪二、三十，并无枪械，只与少数警察（哥老会者）勾结而已。其余如前所悉。三时步行于柳巷羊市街大中寺一带。

十一日　早间纪念周开会讲话大略：

列强经济不景气，是产业衰落，物贱银贵，产银额减少，美国收买现银。

中国经济不景气，是穷（赔款、外货、借债、内乱），即人民没钱。国产物贱，而外货尚来竞销（如棉、麦），遑论不产与产微或产不佳者。

所以实业部物价研究委员会所报告之结果，乃列国经济不景气之结果；非中国经济不景气之结果也。

午前在绥署与煜如、瀹川研究对百灵庙蒙委会要求税务事，结果请宜生到平向敬之说明之。

午饭后看文件太多，颇累。肖韩来略谈尊光做事负责等。四时至绥署开会，研究对帮会等取缔等事，六时方归。今日因劳即觉烦恼甚，两日来睡眠多梦，殊不宁贴。

日前行政院下令全国公务人员必服用国货，余以为不出三年，若等亦须下令改革教育，并也须取缔戏剧，尤其是电影。

十二日　昨夜梦仍多，睡不贴实。早开会后在省府午饭。晚饭在荣甲三家，有梁某某在坐，曾唱昆曲。

十三日　早间陆恭斋来谈马君图、冀育堂情形及渠过去不出席原因。请肖韩函伯聪询王亮畴去西南最后结果，并问其要热带电影片。又函崧生请其注意足兵饷，毋坐待崩溃。

请胪初拟致何敬之函，对陕北剿匪必组参谋团如四川故事，不然杨（虎城）、高（培五）、井（崧生）等各以利害互相观望，匪势日大，危及华北，其患恐比日祸为烈。

十四日　早到绥署，因光甫来千余字之长电，痛论陕北共匪猖獗以及晋西会匪四伏与共匪相联情形。余决定派胪初如平与何敬之面商剿陕北匪办法；至晋帮会问题，阎先生令邱仰浚来致意，谓须俟渠到省后再议。

王浚源呈辞厅事，因令栗处长（季威）往留之，并速其视事。魏副官长来略谈补弁护事。元德来一较长信，文理尚明白。

拟函阎先生筑路军队似应大部停工训练，然剿匪防共却不宜用大兵力。

十五日　早王浚源来说明其辞呈原因。九时半王猷丞陪经委会派来之国联水利专员顾德及经委会水利专员蒲德利（顾英人、蒲荷人）及经会张君来寓，谈调查汾河事。

阎先生来电，嘱复何敬之、宋明轩电，因于开会前至绥署决定之。昨论陕北剿匪事，以为必如四川故事，中央组参谋团前往指挥并监察其政治，此为治晋西共匪之根本办法。阎先生回电谓应立促其成，吾人且当以去就争之。

开会后请胪初来，令其即日往平见敬之，说话要点规定如下：

一、陕北最近匪情，燎原之势将成。

二、杨（虎城）、高（培五）、井（崧生）三部内容及三人之内心。

三、以匪情日炽可证明上二项之不假。

四、剿陕北的匪，确是根除华北的匪源。

五、陕北派参谋团才可入于剿匪的阶段，不然培养之而已。

六、参谋团到陕北，各部队现状毕露，才能明其内容，才能平其内心，一致努力才能收效；间有不良部分，设法淘汰或调出，也能相机处置。

七、陕北政治太坏，故予共匪以机会。参谋团不仅指挥军事，亦可监察政治。

八、陕北剿匪并不需要大兵，只要相当的精兵。因兵多有给养、交通、分子、人事种种难题。

五时在绥署开会，讨论光甫条陈对共匪治标治本各问题。除几件浮浅问题略有结果外，对共党、帮会等毫无结果，仅以“清乡”二字了之。且药痴等早已厌烦不耐讨论，时或辞以有应酬等等，寻衣觅帽，不待结论，即已他去。

七时许在绥署北厅请顾德、蒲德利等，王监先、王猷丞、潘太初等作陪。九时至荣宅少坐，因荣甲三（鸿胪）五十一、周子梁（玳）四十九，同为今日生，同人公祝之也。

十六日　早拟一电致蒋，条陈陕北必组参谋团前往指挥军事、监察政治，略如语何敬之者。

午饭后先往司令部看马，又至绍戡家，渠果大好，一如平时。余无意于繁剧已久，徒以不愿遽与阎意相左，乃委蛇至今。每思所以摆脱之道，只时间问题。今与绍戡谈之，间复默想闲居时之海阔天空，意兴悠然！坐谈久之。后经肖韩处乃归。晚间西（铭）拟去听戏，以余无所消遣而作罢。

十七日　晚饭先至汉捷家，客皆崞县籍，郭礼耕先生八十三岁，健壮如六十许人。后至萃崖家，有梁秀娟母女。八时二十分归。

十八日　早间纪念周之讲话大略：

岢岚事变是公安局长不得其人，县长不知切己（公安局长到任已七月，县长亦五月）；与隶属毫无关系，尤其不是驻军不驻军问题，是县自了问题。一县如此，他县可想，视察员何以尚说公安局长好呢？

九时在绥署开会，仍系防共党、防哥老会、防陕匪诸问题。午后又致蒋一电，仍系述组参谋团入陕北事。四时方至东街，晚间西（铭）等去听戏。

十九日　早九时往新运会，余讲中国之衰败及中华民族之堕落，新生活运动为复兴民族国家之基本步骤。新生活所具各条件，为我们复兴民族国家之试金石。若是不能实行新生活所具各条件，即不能复兴民族国家。

午饭同子范、煜如、兰荪、药痴在正大饭店（子范昨晚到）。晚饭在药痴家。

二十日　早王浚源来请委省银行接替人，栗季威亦来，除问省行事外，并讨论禁毒委员会问题。

蒋先生已回电，谓组参谋团往陕北事应俟陕南共匪消灭后，再整个剿陕北匪。此论觉不恤民命矣。因请肖韩再电请之，以为如公所言且索陕北人民于枯鱼之肆矣！

午后致胪初一电，言如何敬之对组参谋团不决心时，可说以组小规模之参谋组前往，一方监视各部剿匪，一方报告敬之遇必要时可以随时遥为指示。如能成功，西北人民之幸也。晚饭在正大饭店，张汉捷等十八人公请。

晚间连接胪初两函，谓敬之对陕北匪情等虽已明了，然组参谋团须俟蒋先生回电，盖何亦只能条陈也。当立复一函，仍促其派小规模之参谋组，以图补救于万一。

廿一日　早十时太原新邮务局长来见（闽侯人，陈姓）。十一时樊虚心来略坐。原定午饭请

子范等，以子范病，改明午。

阎先生函云：已令晋北筑路部队停工。因复一函，历述派黄及电蒋与蒋之复电并胪初两函节略，结论如参谋组入陕亦做不到，我们应赶快集中训练队伍，以备万一。

固然是陕北对匪无办法，然而山西办法亦有限。谈到山西防匪，设若军队再无把握，则一切等于零。盖山西在二年以来对于共党，正如敬之所云防疏法轻，并且我们在玩弄之；况盐务督销也！公卖鸦片也！公营筑路等等。无论政治、无论建设，民既苦之，安得不为共党蛊惑之工具？受病已深，不能再恃之政治，此余所以只恃军队之精干可靠耳。

十九年以还，晋将领大部分只注意钱，不甚留意训练。阎先生归来，虽云稍好，但既不讲求用人，一味集中用人权，师长用一副官，也要经过整委会（晋绥军事整理委员会）考试，此与前清末季练兵何异？余之日要阎先生训练军队者，又有何益。

阎先生函，有大虑小虑，并云大虑且不言，小虑恐井（崧生）、高（培五）部为共匪所化云云。其大虑或又疑蒋先生与俄有默契耶？忆数月前偶及此，余以为不能，阎先生以有俄领事某今夏住庐山等事为证。余言在庐山绝无此事，阎先生终信其有。当时余曾想，何以温静庵、孙萃崖喜听小声的话与爱信背人的话呢？阎先生总向坏处疑人，岂不甚于温、孙！

廿二日　早间高培五代表史君来谈陕北共匪情形颇详。何敬之电云：杨虎城以商南一带剿堵徐海东匪需兵甚亟，拟调延安一带之冯钦哉部前往协剿，延安一带拟令高培五部接防，其绥德、吴堡、葭县、神木、府谷五县可否由晋绥军前往接替等语，当将原电转河边。

杨光甫日来接连四电，历报兴县公安局长、巡官及警士二十四人加入共匪，并该县某区长、邮局长及临县、保德等县警务人员之加入共匪情形，现在兴县全部警务枪械均已收缴，共犯亦在审讯，其余亦在分别捕缉中。又谓兴县原定与岢岚同时起事，嗣以兴县驻军较多，未敢动。又隰县共匪谋先劫狱事，亦于日前败露，杨龙泉（澄源）已派兵一连前往云云。总之，晋西各县已为共党所深入，阎先生屡次来话，对之似亦十二分焦急。忆数月前何敬之南下前，特致意阎先生谓悉华北大部共党纷纷入晋，据自首共党云，山西防疏法轻。此意达阎先生时，只笑而无言。证之事实，如以法重为非，今日之法更重而受之者且众。但是阎先生总不向这方面想。

傅少芸（存怀）为一帮会色彩最重之份子，前日已令代丰宝璋（玉玺）长第三独立旅，是否为利用帮会抑藉以解散帮会？按日前曾令取缔帮会，今所发布，殊令人难解。

十时先往省府开会。后到绥署解决杨光甫电傅宜生电各事。关于百灵庙一带特税事，余认为最小限有令何敬之切实明了之必要。一、种烟非蒙地更非蒙人，吸烟非蒙地亦非蒙人。二、此种税不收则已，收则完全统税厘金一类，为中央税。三、此项收入为中央款，令晋绥代收，发给中央军队。四、此项已规定的中央军队的饷税款，中央要免亦可，中央自收亦可，中央拨给蒙委会或察哈尔亦可；但中央对其指定的军队饷项须为另指的款。五、蒙人今日之不独立是力不足也，不降日是怕日待之虐也，非国家相与如何问题也。六、此款本不应与而与之，徒资其独立与反抗之力耳。七、察萧（振瀛）之蛊惑此事，冀每月从中得三、二成之利以济

察哈尔，然察饷中央已负责矣，益此亦不能减中央之担负，徒以七、八成济蒙会之恶而已。八、在萧可以不顾国家整个利害，只顾察省三几万之分外收入，在中央当然权衡轻重，审度是非，有以救正之也。以上前四条为税与饷之本身问题，后四条为晋绥以外之中央问题也。此事余向主宜生亲晤敬之说明底里，既经说明之后，只要对的饷有办法，该税如何处理皆可。阎先生总以特税不是什么好听的事，以不明说为好，难之。

午饭在省府请子范等。报载日之广田表示对蒋如何信仰等等，据何亚农言（子范言），皆我政府所自鼓吹，日方对中国国民党政府决无谅解可能云云。余以为亚农太替日本张目，国民党政府好坏为另一问题，只是我中国经得起倒了此国民党政府另组一其他政府耶？中国今天却是全民堕落、不争气，实非一党之过也。日本不愿与国民党政府谅解，愿与另一势力谅解，正如不愿与于孝侯谅解。盖日本甚利我们天天倒政府，亦愿我们疆吏听他的话，这如何可者！

廿三日　十一时至绥署商议应付蒙委会争百灵庙税务事，因宜生又来一极精密之釜底抽薪各方皆顾及之办法。电长数页，条理分明，余颇能之，与议诸人及阎先生皆以为可，余亦颇觉其有几成行。又何敬之请晋绥军入陕事，阎先生不决，电询意见，因复以冯（钦哉）部调商鵅，高（培五）部南展，何（敬之）、杨（虎城）以井（崧生）力不足，特请我军协助，此现在事实也。过去井请我防一县我允之，今何、杨请我防五县而却之，情有未协也。若就匪势言，井决无力肃清其现防地之匪，将来河西不了时，我晋西也不了。与其将来剿扰我之匪，何如现在剿扰他人之匪，是今日助人即所以自助，此又就利害言之也。况国家养军，正为卫民，理无坐视，情尤切己。派兵过河者是，若虑过河军被赤化，而未过河之警亦有被赤化者，此为训练问题，非过河与否问题也。

午后五时到省府开临时会，为学校开学未到学生仍多问题，讨论颇久（余默想防闲中等以上学生逃学，已属不得，今且防闲师长之逃教，以社会最低手段防闲社曾最尊贵的人，如此国家，安得不弱）。当嘱冀厅长整顿学风不仅于学生，教职员亦应一律整顿之，尤其新生活运动之各条件，都应纳入教育，切实教督之。

六时至王梦龄家。七时一刻至山西大饭店晤翁文灏、丁文江。八时往煜如家晚饭。何亚农今日适到。

余以为日当局之宣传中日谅解，是已经得志速求恢复常态，若其下也者之宣传不能谅解，一为震吓中国，一为他个人不想恢复常态（永远这样他才可于中取利），独怪一部分中国人也愿意天天有事。

廿四日　早间尊光来，昨由大同新归也。九时许，翁、丁来稍谈。十一时约槐青（渠精于太极拳）来，询其近日运动情形。午后在绍戡家略坐。

六时在中和斋请翁、丁及军分会高级参谋毛、张两君。八时到均一家，子范、亚农等先到。

廿五日　早纪念周，讲在万国储蓄会去储蓄，无异以血汗所积金钱，雇外国人教我们妻女习惯赌博，其金钱之损失尚属余事。

会后晤何亚农，渠云：当以黄膺白北来与否为对日外交有无办法之试验表。又云：观汪精卫关照广田之谈话，以及孙哲生之再不能倚靠国联、倚靠欧美之谈话，可知政争者又皆含有争亲日之态度。王亮畴之访日，即欧美派得意之阵容。然则以能谅解日即要倒汪，尚嫌不够，因蒋今日实需要汪也，云云。

阎先生回电云：绝不应派兵入陕。以为过河之后，时日稍久，必然哗变回来。此即出余意料之外，盖蒋先生已复电谓已请何敬之筹画组参谋团入陕矣。

十时许到绥署，台林一讲其霍邱县一带经共匪之原因及其后之经过，并拟复何敬之电（即本阎先生意，以为山西不能派兵：一、因剿陕北匪现有兵已足，二、府谷兵撤回方数日，陕北真需兵时，并万不叫撤也）。

有李子固者，条陈防共剿匪办法颇详，可取处甚多，其治共根本，仍在优裕民生。吟（璧）晚车归来。

廿六日　早间接何敬之电，谓蒋令军分会组参谋团入陕指挥剿匪，晋绥军接防河西五县事，仍盼早日出动云云。因立草一电致河边，略言中央对陕北匪已注意并派参谋团去，固然是中央责任，然而也是听我方条陈。我一点兵也不派，无乃拒人太甚！况且陕北匪平不下去，山西当然也不了。若完全由中央平下去，我们坐视隔岸之火，亦似乎失策。

八时走崞县兰村慕颜家送其封翁殡，十时半到，汉捷、药痴、（续）伯年、印甫等均先日来（一时许起灵，二时半达坟地）。六时回太原。晚饭在陈芷青家，子范大醉。

廿七日　早间壮侯来，谈极久。午后军分会派往崧生处之副师长李某来。晚饭在山西大饭店，子范请。晤日人松井、大木、永井等各武官。

廿八日　早间子范来略谈，渠午车走平。十时开临时会，解决中学生不遵假期问题。午饭在正大饭店，靳祥垣请，有日人松井等。

阎先生复电，仍不拟派兵。当以晋军筑路久，须予以集合训练方可使用等意复敬之。同时接敬之电，大意仍催晋军早日入陕助剿，因将原电转河边。

傍晚接胪初电，谓何敬之派侯天士来言：军分会为尊重晋绥意见，才组织参谋团，若晋绥不出兵，则参谋团无依靠实力，决难收效，拟暂停派往等语。经胪初反覆申述，终难慰解，我方似应再加考虑，另筹转圜之法云云。

晚饭在煜如家，有日人松井、大木等。

三月一日　午前开会后，与冀厅长详谈专门以上教育专案之公布，对于因取消学校归并班次等被缩裁之教职员，即着手调查其额数原薪，以为设法处理之底据。

午后吟（璧）历述在南宫之见闻。三时许与肖韩商拟复敬之及胪初电意。

二日　早郁周（魏副官长）来，略与谈从余薪饷小之官弁，万不令携眷，渠等每年回家三、二次，火车半价由余给可也。

午后约槐青来讨论余家谱系事。

何敬之复勘电，仍盼晋军接防河西五县。即转河边。五时在绥署讨论防共问题，六时在自省堂会餐，八时半才归。

三日　胪初来信言，何敬之对余复电，认为有意延宕与不负责任云云。昨日敬之函述对矶谷谈话三则。午后与肖韩商复之。

傍晚阎先生复电云："敬之电晋军过河仅需留驻九个月，以我判断，军队虽不至哗变，但亦不能用矣！且自信此判断十之七八为不误，此事仍应有法处之。"观此复电，可断定阎先生始终不悟，一则对协剿陕北匪以为不是自己的事；一则对其部队既无信赖，又不注意（何以总不训练，余每对之言训练、言用人，渠不是对付，就是敷衍）。

阎先生浅见的过于利己，令人可笑又可气。这样的应事，何以也能支持二十余年？一定是过去不这样，不然就是命运问题，再不然就是各方的人物更糟心。

四日　昨午后似感冒，颇不适，夜间尤甚。今早开会未往。

复何敬之电已两次，均以俟参谋团过河，藉予晋军以训练时间，再往协剿等意。今若仍以此意复之，无乃太难堪。因电胪初婉词代答，并速其归，劝阎先生。肖韩走后，谷主任来略谈照相术理。肖韩因阎先生反覆无常气极，且怪余姑息不自振作，甚至不爱国。

午后均一先来，述关于财政事，如国民师范虽已停招若干班，而该校对于应节款项，亦要无故支配用尽等等。尊光来述宁武知事，尽力于该县林业之整顿、改革及最近调保德等事。

今日身体仍不适甚。晚偕肖韩看桃花运电影，觉西人处处流露出见难赴义之勇气。

五日　早间王浚源来述关于代县金矿事。

今日何敬之来四电，其三述杨虎城、邵力子、高培五速晋绥军过河协剿事；其一述晋军不能协剿，参谋团亦不能出动，当转河边。

谭梦贤同学来，几年未见，略谈数语，闻余病，即以杯水跪地祷告仰求，寻即速余饮，谓可愈病；并历述其学佛等等。后要余作书与汉卿，谋任行政专员。

六日　早间康子麟来，云昨晚到并。胪初继来，述敬之谈话颇多，即令明日往河边。

尊光来言，一、二日去河边，顺便回大同一省其老亲。谈至协剿陕匪问题，尊光谓似不愿与

共党走于极端耳。慕颜来云，昨日曾到河边，对于协剿陕匪事，决不同意坐视，因与阎先生辩论久久。

七日　午前子麟、槐青来。午后肖韩来。今日感冒觉较昨日为重，傍晚更甚。